

滅

亡



減

止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奇地發見到處都是柵欄，到處都是冷的，硬的，石頭和木頭一般的東西。他努力掙扎，想在這無形的柵欄中找一條出路。他再用手摸，這裡是牆壁，那里是柵欄，這裡又是木塊。他纔明白自己並不是在無邊的荒原中，只是在一個狹小的囚籠裏面。他又覺得這囚籠愈縮愈小，他底呼吸也愈是急促了。什麼軟軟的，沈重的東西又壓着他。他拚命掙扎，出了汗，喘着氣，嘶聲叫道：「放我出去！」這聲音好像也衝不出囚籠，被打退回來，撞在牆壁上，碎了，碎成一絲一絲，在他底耳邊無力地飄盪着。他絕望了。

忽然他好像在什麼地方看見一線微光，這鼓舞起他底勇氣。他便聚精會神地去找尋那一線光明，終於找到了。他明白這是從他底母親底照片上放射出來的。這樣一想，好像母親底雙眼更射出強烈的光芒。這光芒不久就照透屋裏的全黑暗，射進了他底心。霎時間這屋子又成了光明的一片。他底心得到短時間的寧靜，便安靜地閉着眼睛睡去。

過了一些時候，他忽然又醒起來，睜開眼睛向周圍一看，好像聽見下面門響，又聽見

步履聲和談話聲。房東夫婦回來了，樓下的一切舉動，他都聽得清清楚楚。他聽見他們拴上門，又走進樓下後房，開了鎖，扭開電燈，然後又聽見移動家具聲，他們底談笑聲，聲音漸漸減低下去，變成了聽不清楚的私語。似乎他們上牀預備睡覺了。

忽然青年女人底帶笑的，動情的聲音響起來：「我要打你兩記耳光！」男子也在笑着說，但聽不清楚。女人也笑了。牀上發出響聲。「我要打你兩記耳光……讓我輕輕打罷。」還是女人底聲音。接着又是肉和肉相撞的聲音。男子底得勝的笑。「不行……不要吵，會把小孩吵醒了。」這是男子底話。牀上起了大的騷動，似乎女人要打男子，男子在躲避。男子用被蓋壓倒了女人，那女人從被蓋裏發出笑的罵聲來。

「塔」的一聲，男子赤着腳從牀上跳下來，穿上鞋子。女人也跳下牀笑罵道：「看你跑到哪里去！」

在靜寂的夜裏，耳朵倒有了和眼睛一樣的功用，樓下的一切他好像看得異常清楚。女人抓男子，但沒有抓住，拍咚一聲跌倒在地上了。男子在笑。女人起初不響，但忽然

開始哭了。男子笑着過來拉她，一面說：「何苦來……跌傷沒有？」

女人不答話，反而哭得更厲害了，她一面和男子掙扎，一面在哭罵：「你這狼心短命的……你這殺千刀的……你天天欺負我。」

顯然男人放鬆了手讓她在地板上滾。他底聲音也變了，不再是笑聲：「你說，哪個欺負你……你自己跌倒的！」

「你不跑下牀，我怎麼會跌倒？」女人底說話和鼻涕口痰聲混合成了一片。男子不開口了。

忽然女人跳起來向男子身上撲過去，只聽見男子受窘似地，接連地說：「你要怎樣？」「拍」「拍」男子底臉上似乎挨了兩下打。兩下很清脆的聲音！

「夠了……夠了，」男子說，似乎竭力自衛。

「我要把你打個痛快！」雖然還是哭罵，雖然還是夾着鼻涕和口痰聲，但已經是帶了得勝後的滿足的音調了。接着又是「拍」的一聲。

「你還要打？」男子也開始罵起來。「好……你真不講理……滾罷！」咕咚一聲，分明是男子把女人推下牀了。

「你打我！你這殺千刀的……你這短命的……你打我！」哭罵聲裏沒有方纔的滿足的音調了。手打着地板，腳踢着男子。她把她底最後的武器都拿出來使用了。

「好，打你就打你……打殺你又怎樣？」他真正痛打起來了。她似乎沒有抵抗的力，只聽見她在地板上打滾。後來大概她被打得受不下去了，她便叫起來：「救命哪！打殺人哪！」

這在杜大心毫不覺得奇怪。因為他搬到這家來雖然不到三個月，但這樣的事卻也見慣了，而且討厭了。雖然有人在叫「救命哪！」但他知道沒有人底生命會有危險，或須得他去援救的。實在這種滑稽的悲喜劇不能夠使他動心了。

下面似乎鬧得更不成話了。男子把女人從屋裏拖了出來，拖到近後門的一個過道似的小天井裏。女人顯然成了戰敗者，她底哭罵聲裏含着求饒的成分多，而罵的成分倒

少了。

「打得好！把我打死就好了……你好另接一個進屋來……打殺我好了……救命哪……我不如死了好了……」很可憐的聲音。

有人在敲門叫：「張先生……張先生開門！」男子去開了門。進來的是一個女人，這是從她底說話聲上面分辨出來的。

「你們夫妻間有什麼大不得了的事？有話好好地說。何苦常常這樣吵架，叫人家聽見笑話……張先生，你是個男人家，讓她一點……張師母，你起來。回到房裏，有話明天講好了。」

「王師母，你不知道……她這個潑婦……我受夠她的氣了……今晚上要給她嘗嘗我的手段！」男子先說。

女人也開口了：「王師母，你看他要打殺我哪……好，打殺我罷……我也受夠苦了……不想再活了……你打……你說……我嫁給你以後，你哪天不欺負我……打得

好……把我打殺就好了……你打打殺殺好了！你不把我打殺，你不是人！女人見有了勸的人，膽又壯了，哭罵聲裏又有力量了，她只是滿地滾。

「王師母，你看，我纔說兩句話，她就說了這許多……你看她，這樣子滾不滾？你說，該打不該打？」男子說着又動手打她，那女人便殺豬也似地叫了起來。這一次只是乾號了，顯然是她拿這來做抵抗男子的武器。

氏抗勢的

王師母把男子拖開，她一面還說：「張先生，你不要再動手。有什麼事情，明天再說好了……你今晚暫且避開一下……免得張師母再生氣。」

男子本想借此收場，就讓王師母帶勸帶推地送出去了。

女人看見沒有對手，也不再撒嬌了，又經王師母勸慰一陣，自己也敘說了許多關於她底男人的壞話，後來也就若無其事了。

「好！你們兩個鬧得夠了，現在該讓我來睡一刻罷。」杜大心在樓上亭子間裏的牀上這樣地自語着。

兩個女人站在天井裏談話。孩子在房裏哭了。王師母便告辭出去。那女人關上門，然後跑進房裏。

「寶寶……不要哭……媽媽來了。」小孩底嘴吮奶的聲音和他底哭聲還混合在一起，隨後哭聲就全然消滅了。女人抱着小孩在房裏緩步走着，一手輕輕拍着小孩，一面又哼着：「寶……寶……寶……寶……不……要……哭……」低低的，幽閒的，有節奏的歌聲，緩緩地從母親底嘴裏流出來，方纔的吵鬧已經沒有一點痕跡了。一切都融化在愛裏面，漸漸地歌聲消失了，但聽見關電燈的聲音。

不久又是異常寂靜了。

周圍全是黑暗，死一般的靜寂，忽然從街中來了一陣嗚嗚的聲音，顯然是一輛汽車在外面走過。

杜大心像受了針刺一樣，陡然一驚，掀起被蓋坐起來。他似乎看見了什麼異樣的東

西。

閉着的門自己開了，走進來一個女子。這時候黑暗的屋子裏充滿了非地上的光明。在光明中他看見掩着那苗條的身軀的是一件天藍色旗袍，綠色的帽子上站着一個綠鸚哥。在水汪汪的雙眼裏，他看出恐怖的表情，他明白了。這是坐在祕書長身旁的那個女子。白天的事情還印在他底腦中，使他激怒起來。全身的血都衝到臉上。

「去！去！我不認識你！」他向她揮手說。

然而她走過來，在方桌前的椅子上坐下了。

他用雙手蒙着臉，把身子倒在牀上，口裏狂叫：「去，去……我不要看你……你，那祕書長底東西……去！」

他聽見那女子的脚步声。她又站起來，似乎走到牀前，坐到他底身邊來了。呀！一隻多麼溫軟的手！這隻手來拉開他底蒙着臉的雙手，他還在抵抗，然而他聽見一個很熟習的聲音：「大表哥！」他底手軟了，他實在沒有抵抗的力量了。他底手便放了下來。這時候他

纔明白這不是什麼祕書長底女人，乃是他的表妹，他底幼年時期中的唯一的愛人。

依舊是她底平凡的面貌，依舊是她底比秋水還清明的眼睛。然而她憔悴得多了。她坐在他底牀邊，不開口，也不看他，默默地低着頭。他奇怪，他偏起頭向她看，從她底眼角流下淚珠。她是在哭。看見那個他所愛的少女底臉上的痛苦的表情，更增加了他底心裏的痛苦。過去的一切像電影一般地在他底眼前重演一回，他完全明白了。她是爲他而哭，爲四年來沒有了她底愛而生活着的他而哭！

第三章 四年以前

這是四年前的事。正是八月天氣。在他底姑母家底花園裏，月光把松樹和槐樹底影子投在地上，越顯得枝葉如畫。他坐在草地上，表妹靠了他底右手邊的一株槐樹立着。園裏很寂靜，四圍只有花草底清香。在綠草叢中還聽得見蟲鳴。

「這消息不見得就是真的罷，」他底心裏充滿着說不出的痛苦，努力說出這樣的問話。

「怎麼不是真的？昨天晚上紅玉聽見媽和三舅母談起……說賴家還想早一點接人……一家人把我瞞得這樣緊……媽說怕我女兒家知道會害羞……還有媽……」那個少女用戰抖的聲音說，但到了最後，就閉住口，似乎有點難爲情。

「害羞這是你自己底終身大事呢！爲什麼不問問你願意不願意……爲什麼就私

下替你決定了？還要這樣瞞着你……」他恨恨地說。

「我想……一定是怕我不願意……媽已經知道了……」她住了口，她底苦惱的臉上稍微起了紅暈。片刻的寧靜後，她纔接着說下去：「媽知道我們底事……知道我和你很好……她常常勸我少和你見面……」

「爲什麼？我不會帶壞你……」他咬着嘴唇，不眨眼地望着她。

「媽常常說，你脾氣怪，又不知禮貌，總是大模大樣，舉動很使人討厭……」

「你就相信……」

「唉！從少女底深心裏發出這一聲嘆息。「你難道不知道我底心？」

他把那隻握着一把青草的手放開，指着他底胸膛說：「你底還不是和我底一樣？」她無言地點頭，苦痛的表情裏交織着深的感激。

又是片刻的沈寂。他說了，希望在他底心中燃燒着，眼裏發出喜悅的光輝，好像在絕望中又找到了一條生路：

「我們底心既然是一樣，就不用不着去管姑媽底心了……這是你底事……我底事……我們兩個人底事……這又不是姑媽底事……我們只管照我們自己底意思去做……我們自己去求我們底幸福，不要專靠姑媽……現在還來得及……我們可以想法……我們還有最後的武器——走！」

她不回答，開始啜泣起來。

「不要這樣，我們還有最後的武器……爲了你，我什麼都可以犧牲……你又怎麼樣？」他興奮地說。

她仍舊不回答，卻哭得更傷心，雖然聲音很低。

「你快預備……我們可以走……你不必再哭了……你爲什麼不答話？」他覺得她不該只是哭，不該不回答他。

「你爲什麼只是哭……不回答我？」他有點奇怪了。

「不要這樣逼我！」那少女從苦痛中拚命掙扎出來這句話。「我……」

不……肯……拋掉……媽……媽……她老了……苦苦地居孀……多年……只有我一
個……女兒……媽愛我……我也……愛……她……」

一時的悲憤阻塞了他底咽喉，他掙扎一會，纔嘶聲說出一句：「那麼，你就是不愛我了！」他抓着胸前的衣服用力說：「我恨不得把心剖開給你看！」

那少女嗚嗚咽咽地答道：「我也……恨不得把心給你看……我底命苦……我不配……我捨不得媽……我不能拋棄她……我不能……使她因我而痛苦……我不願……把她急壞……氣壞……」

「那麼，你是甘願到賴家去了？」

「……不要——不要問我這樣的話……」

「我知道你是甘願到賴家去了！」

「……」

他不說一句安慰的話，一句哀憐的話，他反而不停地拿針去刺那傷心地哭着的少

女底心實在他底悲哀是太大了，本來一個男子如果真正愛一個女人，他可以爲愛而犧牲自己底一切，只要這女人是屬於他的時候。然而如果他明白她不再是屬於他的了，那麼他底對於她的愛，就會驅使他去向她作出種種殘酷的復仇。杜大心這時候就處在這樣的境地。他許多時候來的幻想竟被她底幾句話打破了，並不留一點餘地。她不再是屬於他的了。縱然她還在愛他，又有什麼用處呢？因爲她甘願到賴家去了。得意後的失望，樂後的悲哀，壓倒了他，使他竟忍心把一肚皮的怨氣，完全出在他所最愛的這個人底身上，出在這個無抵抗的少女底身上。

沒有哀憐，也沒有一點同情。他自己的痛苦的確太大了，佔有了他的全心靈。他不能再想到她，再爲她設法。他不但不能安慰她，反而逼她哭得更厲害：

「你是甘願到賴家去了……可是我呢？……只恨我沒有眼睛……不能夠認識人！……」

「我……」

撲的一聲，槐樹上的一隻棲鳥飛起來，把樹葉弄得響，叫了幾聲，又歇口了。忽然從樹上落下一團白的東西，在月光中看來更是雪白。他自然地把頭一偏，那東西正落在他的肩上。「塔」的一聲，原來是一堆鳥糞，他摸出手帕來揩乾淨了。

「大小姐……大小姐……」遠遠地傳來紅玉底聲音。

「我走了，」他站起來，拾起放在草地上的帽子說。

她並沒有說一句話，讓他穿過了假山，踏亂了草地上的花影樹影，向園門去了。

在一陣昏迷中他走出了姑母家。明月一路上伴着他。他底頭突然沈重了。他想走快，然而脚不再聽從他底命令了。周圍的一切對於他已不復存在。他只有一個思想——自己，幻夢被打破後的自己，好像有什麼妖怪要奪去他底寶物似的，他拚命防衛着，而其實這個寶物已經失掉了。他從前以爲只能是屬於他一個人的。她現在已不復是他底，而另屬於一個姓賴的了。他不能夠忍受！沒有她，他不能夠再生存下去。這不僅是在保護他底

心愛的東西，而且是在保護他自己了。

分明走過自己底家門，他並不覺得，仍然無目的地向前走。頭越發沈重了，渾身發出不少的汗，脚步更慢了。然而他還是在拚命地走。

突然起了一個響聲，什麼東西在撞擊他底頭，使他退後一步，立刻把他從昏迷中驚醒過來。原來他正撞着一個醉漢。

「該死的！你瞎了眼睛嗎？」那醉漢怒目看了他一眼。罵了兩句，又哼着小曲，一偏一倒地走了。

「……八月桂花香……九月菊花黃……」醉漢走遠了。他也慢慢折回家裏。

第二天早晨醒來，想到昨夜的事，他覺得自己昨天晚上對待她的舉動太暴躁，太自私自利了。當她底兩種感情在心中戰鬥得很厲害的時候，他應該哀憐她，同情她，而不應該拿那樣的話語去增加她底苦痛。他痛悔。他想立刻去到她底面前，哀求她的寬恕。但是男

子底自尊心終於克服了他，使他不能夠向她示弱。

第四天他實在忍不住，又到姑母家去了。他不曾看見她，他想問別人，但他覺得姑母家人對他很冷淡，他連發問的勇氣也沒有了。後來從他們底談話裏，他纔知道她病了。他明白她得病的原因，他很想進去看她，但又覺得有許多無形的欄柵把他攔住。告辭出來時，他已走出廳堂，紅玉從裏面跑出來，交了一本書給他，說「是大小姐還給表少爺的。」他正要向紅玉發問，那小丫頭已跑進去了。

這是她從前在他那里借去的一本小說。他想她一定夾得有字條在書裏面。一路上他翻了幾遍，終於沒有尋出什麼。回到家裏，他又仔細將全書翻閱一遍，到底在最末一頁的幾行空白處發見了她底筆跡，是用鉛筆寫的：

「我不忍再提昨晚的事，請你忘記這一個苦命女子！不要再想我。你年青，又有志向，前程不可限量。望千萬珍重。他日自有比我強過百倍的人——」

在知道她得病的消息以後，又讀到這樣的信，這一個十九歲的青年竟哭得像一個小孩子似的。

自此以後，他在表面上似乎很平靜，然而內心的激動卻是十分厲害。他有時也去姑母家。她底病自然不久就好了。不過在他看來，她卻比從前憔悴多了。他們雖然常見面，但除了幾句客氣話之外，就再沒有話可說。而且當着姑母家人底面，他們兩人便感到一種莫名的不安，縱有滿腹的話在人前也難開口了。他怕看她家那種強爲歡笑的態度。他既然兩人沒有共同生活的緣分了，那麼又何苦時常用這種短時間的見面，拿苦痛的感覺來互相折磨呢？到後來他連姑母家也不去了。但是愈是想把她忘去，他愈覺得她已經深印在他底心裏。痕跡只有愈磨愈顯。在這苦痛底熬煎中，他不僅怕到姑母家去，怕走那條街，甚至這城市他也住得厭煩了。其實如果不是爲了他底母親，他連生活也會厭棄了。

本來他這年在中學畢業以後，就打算到S市去繼續求學。這時他便積極進行這件

事。但在準備動身的前三四天，他忽然生了大病。

在他底病中，她也曾幾次來看他，但因為總有她底母親陪伴她，他們兩人也就不會說什麼想說的話。

他底病使他留在C城，親眼看到她底出嫁，這在他，實在是太難堪了。然而在病魔底勢力下的他，又有什麼方法逃避呢？他曾幾次想扶病動身，免得見到她底出嫁，不過他總拗不過他底母親，他底慈愛的母親。她愛她底母親，他也有他底母親！母親含着眼淚在牀前仔細地勸慰他的時候，他底勇氣，他底悲憤都不知飛到何處去了。母親自然不大知道他底心事，但這終於是母親底心！他已經違反了母親底意思多少次了。然而這次他到底順從了母親，在家裏靜養身體，等候那苦痛的日子到來。

苦痛的日子終於來了。這是一個晴明的春日。姑母一家人自然是很快樂的。只有他（還有她）底心有若在嚴冬的時節。周圍的一切都不能引起他底快樂。他在這一天只有像木偶一般地行爲。實在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樣過去的。當姑母家的人把那個新婦

打扮的她拖上花轎的時候，他看見她在掙扎，她在哭。姑母家的人都以為這不過是女兒出嫁時的常態；然而這哭聲，這掙扎是異樣的，這只有他一個人才懂得。他知道這是爲他而發的。他在一陣激動之際，忽然有了一種異樣的思想。他想上前去推開衆人，把她拉回來，但他終於沒有勇氣去做，而且他們人數又太多了。他全然絕望了。

眼淚顆顆的向肚裏流，他憤憤地看著四個轎夫把花轎擡走了。他想：好淒慘的音樂！她底哭聲是聽不見了。對於其餘的人，這女兒不過是嫁了，走到幸福的路上去了。然而對於他，她卻是去了，永遠地去了，死了。

他回到家裏，他底苦痛達到了可怕的地步。但是第三天她回門的時候，他仍不得不再到姑母家去。在賀客盈門音樂齊奏中，他看見她和那姓賴的一起出來拜客。他看不清楚她底臉，她底被花冠下垂下的珠串遮住的臉。兩個陪嫁的伴娘扶着她，跟着姓賴的跪拜。到他底輪值時，他也照樣地行了那回故事。他跪拜完畢起來時，卻恨恨地看了姓賴的一眼。這是一個多麼瘦弱的青年，高的顴骨，灰白的臉色，微駝的背：這就是他底特徵。他

想這就是她底終身伴侶了。他覺得自己並沒有不及那人的地方，輕蔑地看了那人一眼，算是復了仇，頓時覺得坦然，便一個人從賀客叢中勝利地逃走了。

但是就連這樣的「坦然」也不會長久。他回到家裏，一想到她怎麼能夠和那種人在一起生活，他底心又痛楚起來。

在一個春雨連綿的下午，他離開了多年來住慣了的故鄉。帶去的東西除行李外，還有母親和弟妹們底送別的眼淚。

這一天早晨她是來了的，但並沒有和他多說幾句話。

「大表哥，一路上千萬要保重……」她說到這里似乎有什麼東西阻塞了那女兒底咽喉，她閉了口。

這時候他恨不得抱着她痛哭一場，然而一個念頭像針一般地刺痛着他。他深切地感到她不是屬於他的了。他又奇怪自己為什麼還要愛她。他在和自己戰鬥，臉上露出奇

異的表情，使得他底母親也驚異起來。母親悲哀地又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他陡然明白了，便裝出鎮靜的樣子回答道：「你放心，我是知道的……」

他低着頭，但又偷眼望她，看見她在暗暗地點頭，過後又掉過頭去從身邊抽出一方手帕，裝着拭鼻涕的樣子，其實是在揩眼淚。

到了S市，他考進一個有名的大學。第二年就接着他底母親病故的消息。據他底弟弟寫信說，母親病中常常囑咐弟弟千萬不要把她底病狀告訴他，免得他着急。一直到臨死的前一晚上，她纔說她切望她底大兒回來。到次早她逝世時還頻叫他底小名。這封信很傷了他底心。雖然他底周圍的情景在接信的前後時間中是一樣的，並沒有什麼改變，但他底心境卻是不同了。他知道他底母親，一個人一生只能有一個的母親是沒有了。她底愛，她對於他的無限的愛，現在也伴着她長埋在黃土中了。從得信的那一天起，他底心裏又失掉一個重要的東西，日子更過得憂鬱起來。

又過了一年，他因一個同學底介紹，相信了爲人類謀幸福的自由社會主義。加入革命團體。後來他竟完全拋棄學業，離開學校，把他底全精力用在革命工作上面。家裏依舊寄了很多的錢來，但是他除了留下一點來維持自己底最低限度的生活外，其餘的就一概拿出充作團體底費用，或幫助個人。

在這樣的生活，他似乎完全忘掉了過去的事情。他寄回家的信裏從未提過她，家裏的來信也沒有報告過她底消息。只有五個月以前，當他底長詩撒日之勝利在春潮季刊發表，得到好評的時候，他底弟弟來信說她底丈夫死去了。他爲她底惡運落了過後也就坦然了。雖然他所受的創痕還不會復原，然而他是在用忙碌的工作來漸漸地銷磨牠了。

第四章 女人

在四年以後的今晚，她又這樣地出現了。

相貌並沒有改變，只是憔悴多了。她還在哭。

「我不能夠離開媽，」他還很清楚地記起這句話，然而她現在又怎麼離開
母親而來到他這裡呢？

「大表哥……」她說，「我回來了，像一隻破船一樣，經過了暴風大浪之後……經過了四年的飄流之後……到底回到牠底碼頭來了……」她眼淚汪汪地望着他，等候他底回答。

這樣的一句話是他不曾料到的。他底失去的寶物到底被找回來了，她現在確實又
是他底了。他底臉上頓時顯出光輝，一個美麗的前程立刻顯現於他底眼前。他不說一句

話，緊握着她底手，望着她底激動的臉。她又說：

「我回來了……雖然這隻船被風浪打得破碎了，然而牠到底找到了歸路回來了，而且得救了。」

一種說不出的快樂驅走了多年來堆積在心中的苦痛，他覺得心裏輕鬆許多，嘆了一口氣。他坐起來，望着她底交織着苦痛與快樂底表情的眼睛，然後撲身過去抱着她。兩人底快樂的眼淚溶合在一處。

過了一些時候，忽然一個思想在咬他底腦筋，一切快樂的感覺立刻消失了。熱情也消退下去。他激動地，或可以說憤怒地拋開她，又倒下來，絕望地說：「這不可能了……」

那女人投一瞥驚異與苦痛的眼光在他底身上，她底話語已從眼睛裏說了出來。

「不能，我不能夠愛你了。」他絕望地回答從她底眼裏來的問話。他又指着他底胸膛說：「我已經沒有了愛人的心了。這顆心是再不能夠愛人，也不能夠接收任何人底愛了……」

「我所要帶給你的，是我底全量的愛，全量的溫柔。我永遠是屬於你的……你重享到人間的幸福。」

「全量的愛……全量的溫柔……人間的幸福……」他迷惘地反覆說。過後又放棄似地，搖頭道：「不，不能……我底心已經乾枯了。從牠那里已不能流出一滴愛泉來！」

「我要用我底真誠的，純潔的愛底眼淚來潤溼牠。」

「我底心已經破碎成片片了。」

「我要用我底愛絲把牠連結起來。」

「在我底心裏只有黑暗。」

「然而我要給你帶來我底光明。」她用手撫摩他底頭，然後又埋下她底臉，愛憐地吻他底嘴唇，過後又注視着他的眼睛，說：「親般疼你，妻子般……」

這女人底接吻，充滿着愛憐的接吻，這他發出一句哀憐的，第一次。牠又把他底心

裏的黑暗，恐怖，不安與絕望驅散了，他又

我底可憐

「我底可憐的孩子，」她望着他底因了多年來的苦痛而

使他底苦痛失望和憤怒大大地增加了。

他發出一句哀憐，
執般疼你，妻子般。

「不，我不要愛，也不要女人底愛了。我爲什麼要愛你們女人呢？不錯，你們是母親，你們把我們帶到這個可怕的苦痛世界中來。在小孩子的時候，你們把我們關在慈愛的家庭監獄裏，拿了你們底愛，你們竟把你們底偏見，你們底無知，一概傳給了我們；當成人的時候，你們又把我們拋到這殘酷無情的社會中，讓我們這些被嬌養慣了的孩子去被人摧殘，受人踐踏……你們是妻子，是情人，是伴侶，你們驅去了我們底愛情，你們掠奪了牠，拿牠來作你們底裝飾品，你們底消遣品，你們需要牠的時候，就盡量地玩弄牠，玩得夠了，時文把牠拋棄了……你們是女兒，你們叫我們做你們底奴隸，你們底牛馬，來裝飾你們，打扮你們，滿足你們底奢侈的慾望，物質的享樂，給你們找一個可人的夫婿……」

「不要說這個……我們女人做你們男子底奴隸，已經有無數的年代了……」她掩了面哭，哭得十分淒慘，使他害怕，禁起了寒慄。

然而這時候他覺得他不是在向着他熱愛過的表妹說話，坐在他底牀

是他底表妹，好像只是那個做了無數年代的奴隸的，所謂「女人」的生物了。做一個自

不該只是這樣哭。他底憤怒又使他說下去：

「不錯，你們做了無數年代的奴隸，然而可曾有一個時候，你們想站起來做一個自由的人嗎？無數的年代過去了，你們竟沒有反抗的念頭……你們中懦弱的就做了男子底柔順的奴隸，然而強項的就做了折磨男子的主人……你說，如果你們還有一點自由人底感覺，那珠玉的首飾，那華麗的服裝，那香豔的脂粉，難道不會壓碎你們底頭腦，燒灼你們底身體，染污你們底面貌嗎？你知道那些東西是什麼做成的……」

「你不記得，你……當我勸你離開家庭的囚籠的時候，你不是拒絕了我底提議，甘願到賴家去做奴隸嗎？去做你不愛的，不認識的那人底終身伴侶嗎……你們天天訴說做奴隸的苦，可是一旦到了一舉手就可以打碎鐵錘的時候，你們反而退後了……你們實在是甘願做奴隸的……」

「……」

「犧牲……爲什麼要這卑下的犧牲？羔羊溫順地送到虎狼底口裏，而美其名曰犧牲……」

牲奴隸甘願跑去讓主人凌辱，而美其名曰犧牲……你放棄了一個做自由人的機會跑去
去做奴隸，也美其名曰犧牲……你這種犧牲究竟使誰得救了……你底母親姓程的？你
自己這種奴性的懦弱的犧牲，只有使人類墮落……我詛咒牠……我也憎恨你……去
罷，我不愛你，我不愛你們女人……」

他底聲調異常激昂。他說話時全不看她，而且拚命把聲音提高，來壓倒她底啜泣。

她似乎並沒有在聽他底話，卻俯下她底頭吻他，冰冷的眼淚又落在她底紅熱的額
上，她用慈愛的聲調，像母親責備孩子似地說：

「可憐的孩子！你怎麼成了這樣子……你不明白你說些什麼話。沒有愛，一個人還
能夠生活嗎……」

他想答覆，但這一次他底咽喉真被阻塞了。他掙扎了許久，總不能說出一句話，他覺
得自己有點異樣了。

遠遠地他看見了一個大的泥沼，在裏面跪着許多豔裝的女子，她們只是在哭泣。猛

然地，自己也莫明其妙地，他從牀上跳下來向前撲過去，一面憤怒地叫道：「去罷，我不要看你們了！」

椅子阻擋了他，使他跪拜似地跌在地板上。有人用莊嚴的，差不多音樂似的聲音在說：「我要用我底愛來拯救你。」他擡起頭來，看見前面有一團光明，在光明中立着一個穿白衣的女子。她底面貌是如此莊嚴，如此溫柔，如此美麗，如此光明，他不禁軟化了，無力地睡倒在地上。

一切都是夢景。在什麼時候天亮了。

第五章 一個平淡的早晨

杜大心醒來，看見自己睡在地板上，覺得很奇怪，過後也就明白了。雖然已經記不清楚昨晚的情形，但他還留着一個大概的印象。這時隔壁人家的掛鐘響了，清清楚楚地敲了七下。他穿好衣服，照例地在樓下廚房裏洗了臉漱過口，並不在自己底房間裏停留，便開了門，大步走出去。

走出衙門，他頓時覺得是在一個寒冷的，寂靜的街道中了。太陽已經升起來。天空罩着一層薄霧，不過街中的景物還模糊可辨。他信步走到十字街頭，忽然暫時停了脚步。這時才明白他並沒有一定的目的地，但自己現在卻站在三條可走的路前面了。究竟走哪一條路呢？自己一時也不能夠選擇；不過他有一個思想，就是不到昨天看見汽車碾斃人的那條街去。他站在十字街頭向四面茫然望了一望，終於半意識地選取了右邊的一

條路。

街上少有行人。陽光透過薄霧射在西邊的屋脊上。光芒已經比較在夏天時微弱了，但太陽還想盡力驅散那遮蔽着牠的薄霧，把牠底光明完全照在地上，帶回夏天底暖熱來。不過牠底努力還是沒有用，人們依舊感到冷。過往的行人還是縮着頭，彎着肩，駝着背。那伸直的道路經過了半夜的安息之後，現在又開始向人們訴說牠底被人踐踏的命運了。人底脚步一壓下去，便聽見路底受不住的叫聲，這叫聲和很早的市聲打成一片。在堆滿着人和菜攤子，菜擔子的一個廣場前，他知道自己是走過菜市場了。

他不關心地看着那一羣忙忙碌碌的人，脚步下得很慢。離他不遠，一個賣菜的大腳婦人，她用藍布帕子包着頭，黑黃色的一排上牙因嘴唇包不住，全露了出來，正在細幾根蘿蔔。她剛剛把蘿蔔細好交給主顧，一面伸出手去接那遞過來的錢。一個八九歲的黑臉小孩，偷偷地，卻又迅速地伸手在她底背後的一個籬筐裏抓起一根蘿蔔就飛跑了。因為動作得很快，他一個不留心，在跑的時候竟把放在地下的扁擔踏了一下，驚動了那個婦

人。她立刻明白了這經過情形，連忙放開大步追上去。大概跑不動了。她很快地追到他底身邊，一把抓着他底右肩，只

着她又用她底粗大的右手沈重地在他底黑瘦的面頰上打了幾下，含在他底小嘴裏的蘿蔔，便落在地上了。這根蘿蔔已經被咬去了一小段，而且在剩下的一段上還留着幾個很深的齒印。那婦人不停地打他底臉，他底身子。他在竭力防衛，一面也拿難入耳的罵語來回答那婦人底咒罵。但身子底大小相差得太遠了，他終於被打得哀聲向他底敵手求饒了。差不多凡是阿諛敵手，卑下自己的話他都說盡了，但沒有一點效果。

周圍漸漸地聚集了一羣觀客。大家都以看滑稽戲的眼光來看這方才發生的事。一個健壯的中年婦人和一個瘦弱的黑小孩相打，而且在那個激動得臉頰像喝醉了酒一般紅的婦人底手裏，那個黑小孩確實是喫虧了。這是多麼滑稽的景象！大家臉上現出寬鬆的微笑，好像表示他們所希望的正是這類事情。

「你這小烏龜現在要刁賴了，等我把你拉到巡捕房裏，叫你見見世面去！」雖然依

舊是怒罵，但裏面卻含着得意的語調。羣衆立刻發出了讚揚的吶喊：「好好！」然而黑小孩底臉上這時候起了一陣痛苦的痙攣，他在絕望中掙扎，他想作最後的脫逃。但結果只得到比刀還鋒利的咒罵，和鐵石一般沈重的拳頭。最後那婦人決定了結束這場戲，把菜擔子託人看守，自己拖了小孩找巡捕去了。

這一次，孩子一點也不抵抗，很柔順地任她拖住。臨行時他掉過他底小臉四面一望，想找尋什麼東西似的，忽然扁起嘴，從紅腫潤溼的一對小眼裏，淚珠滾滾地流下來。從他底口裏發出了慘不忍聞的聲音：「媽媽！」這聲音裏含着什麼意思，羣衆自然不能懂得，而杜大心也是不能懂得的，不過他明白在他底一生中聽見用這樣的聲音叫「媽媽」的，這算是第一次。

去了，婦人拖着小孩去了。羣衆也就散開了，除了一小部份的人跟着婦人走去外，其餘的人都回去做自己底事。一路上三五成羣，議論紛紛。杜大心本來打算一直向前走，但這時候他便急急跨了幾下大步，向左轉了彎，又到另一條街上去了。

走完了這條街，再一直走去，猛然間他向周圍一看，喫了一驚，他明白自己是在什麼地方了。這正是他打算避開的地方，然而卻又不自覺地走到了。街道還是一樣，但景象卻不同了。

一切都是幽靜而安閒，陽光驅散薄霧，慢慢地從屋脊上爬下來。右邊一排店舖底屋簷上染着黃金色。旁邊屋脊上坐着一隻黑貓，在曬太陽，拿牠底前腳在頭上搔癢。在一家簷角下掛着一個鳥籠，裏面裝着一對白燕，在歌唱着歡迎新來的陽光。一切都是幽靜而安閒。店舖裏櫃檯旁邊擺着老板或店夥們底悠悠的找不出一點表情的黃臉，有的眼望着街中散淡地緩步的過往行人，有的口含紙煙在

道。昨天的慘劇是不留一點痕跡了。要不是杜大一定不相信會有發生慘劇的可能。因為不僅這一擺在櫃檯旁的黃臉上看來，也可以推測出，在他們的。不僅汽車不會碾死人，黑小孩不會因偷東西而

戰爭，軍閥魚肉人民，土匪與軍隊底橫行，以及革命都是不會有的。何等幸福的人生呵！

然而不幸的是杜大心昨天親眼在這里看見

在昨天的原地方了。他還分明記得這是那屍首

一點別的遺跡。什麼都沒有了。一切只能在他底記憶

看着過往的行人。一陣車輪聲漸漸逼近。一輛糞車慢慢地滾過來在前面拉着繩子的是
一個十多歲的女孩穿一件短短的，薄薄的破棉襖，一團團灰黑色的棉絮已經綻出來，懸
掛在破布底裂縫處。蓬着髮，赤着足，她底臉凍得通紅，嘴裏噴着熱氣，拖起車來很是喫力。
後面推車的老漢，從年紀上看來可說是她底祖父，一頂非常破爛的氈帽蓋着他底半禿
的頭頂，眼睛只有一隻，臉上的紋路皺得不堪，枯瘦的脣邊點綴了幾根灰白的鬚鬚，一身
破爛衣服和他底孫女底差不多；他也是赤足。他推着這一輛糞車很喫力，恰像一匹老馬
駝着重載被鞭打着不得不向前走一般。緩緩地走着，雖然是緩緩地，卻也終於走過去了。

杜大心目送着他底背影直到看不見爲止，然後又回過頭把眼光射在昨天流血的地點上。霎時間他看見從土地內爬出來昨天的那個屍體，而且站了起來，相貌恰和剛才看見的推糞車的人一樣。呀！不只一個，是兩個，四個，八個，十個，千個，萬個！街上過往的人都是同樣的衣服，同樣的面貌。他感到一種壓迫，先是懷疑，後來就是恐怖了。「呸！這是不可能的事！我不信！」他努力睜大眼睛，果然什麼都沒有了。一切依舊是幽靜而安閒，他有點莫明其妙。忽然在他底耳邊，有人在大聲說：

「我們在貧窮裏生，我們在貧窮裏受苦，我們在貧窮裏死。這都是爲着你們。」

這不是一個人底聲音，這是一萬人底聲音，百萬人底聲音，乃至一全個階級底聲音。他想到這所謂「我們」和「你們」，不覺猛烈地戰抖起來。

這一天也和其他的日子一樣，平淡地過去了。推糞車的老人回到家裏依舊和他底孫女過着半冷半餓的日子，店舖的老板們依舊伴着他們底妻子做悠悠的好夢當夜之

母親以她底大得無窮的手臂把地上的一切緊抱在她底懷裏的時候，有一個人這一晚卻不能夠閉眼安睡了。這是一個是生病的女人，因為她底愛兒早晨在家裏餓得難受，跑了出去，到晚上還不見回來。

第六章 李冷和他底妹妹

傍晚李冷回到了B W路的家裏。這一天他底面貌確是有點異樣，他底妹妹李靜淑也不禁感到驚奇了。

他往日回家，臉上總帶着他底慣有的天真的微笑，和她談許多事情。但這一次他卻沒有了笑容，也不開口，雖然從他底臉部表情看來，好像他並未遇着什麼大的事變，心裏也沒有重憂，但他總有一點不快意的事隱藏在心裏，這是李靜淑一看便知道的。她仍和平日一樣溫柔地接待她底哥哥，裝着不知道什麼的樣子，用愉快的話語驅散他底心中的隱憂。

實在自從他們兄妹來到S市以後，在這麼大的S市裏，她只有一個親人，就是她能了解而且也了解她，她深愛而且也愛她的哥哥。

他們是K省人。父母都健在。父親李成龍是滿清時代的一個大官僚，做過兩湖總督，確實刮了不少的地皮積了一個很大的財產。一國變一之後，他便棄官歸隱，每日以詩酒美人自娛，倒也能享清閒的福。然而親戚朋友中有許多人覺得他有非常之才，不出山濟世，未免可惜，也曾時常勸他出來做一點事。他總說，他不忍辜負滿清三百年來的深仁厚澤。勸的人聽到這樣的話，覺得自己在這個忠臣底面前實在太渺小了，因此也不敢再勸他。但從此李成龍底清高之名也就傳出去了。

其實別人雖說他底舉動難得，而他自己卻以為這是分所應有的。因為他自己是曾以「君弱臣憂，君亡臣死」的名句中過狀元的。所以有時在茶餘酒後和朋友們談起他底退隱，他除了對滿清底深仁厚澤說了幾句感激涕零的話而外，倒也沒有什麼驕傲的表示。這樣的人確實是難得的！

不過一般小人總有嫉妬賢者的心思，因此有些不滿意他的人便造了不少的謠言來誣蔑他。自然在有識者看來這些謠言都是全不可信的，不過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

腹罷了，其最大證據就是李成龍確實能夠甘居清貧，與別人之退而不隱者不可同日而語。他在S市買了一座洋房，又在西湖造了一所別墅，住家在K省境內。他底家裏有一個老妻，一兒一女；另外還有兩個二十多歲的小老婆。

李冷兄妹靠了舅父底主張，居然自幼就進學校讀書，李靜淑所進的女子中學校長就是她底舅父。李冷比他底妹妹長六歲，在K省中學畢業後，在家裏閒住了一年就到S市去進大學。這是在五四運動之後，李冷即刻受了那逐漸澎湃起來的新思潮底洗禮。在他和妹妹的通信中，他常常和她討論社會問題，介紹新書報給她，後來竟把他底新思想也傳染給她了。

李靜淑接受了新思想以後，好像得到了生命力。熱誠，勇氣和希望充滿在她底心中，她感到前面有一個不可思議的幸福在等待她，她要努力向他走去。她開始進入夢的世界中了。然而她愈走入夢的世界，她便愈感到她底家庭的環境是和她底理想不相合的。父親底冷酷的無愛的臉，母親底終日嗚不平似的，愁煩的眼睛，兩個姨娘底狐媚的樣子，

醉後紅着臉拍桌子擲東西的父親和怨命的失了丈夫底愛的母親間的打罵，兩個姨娘在旁邊的惡意的擠眉弄眼，這一切都使她看不慣，而且受不下去了。有時她忍不住竟幫忙她底母親和那幫助兩個姨娘的父親衝突。到後來她差不多不能夠在家裏再住下去。幸而不久她在中學畢了業，便向父親提出到S市讀書的要求。她知道這是一個難關，但她相信有她底至愛的母親幫助她。

李靜淑底要求倒有點使她底父親爲難了。在他看來，女子無才便是德，最好是不讀書。他底女兒在中學畢業已經是破例的了。所以 he 不想答應她到S市去，打算看中一個女婿把她嫁出去，就算盡了父親底責任。然而她底母親愛女兒。她想，從她底丈夫那里，她已經再得不到幸福了。她將來只有靠她底兒女，她不能輕易讓她底丈夫去決定她底女兒底命運。她愛女兒，她願意事事使女兒滿意。她固然不能斷定她底女兒底讀書的要求是對的或不對，但在她充滿對女兒的愛的時候，女兒底意見就是她自己底意見。因爲她底唯一的心思就是使女兒事事如意，爲了女兒底幸福，她就忘卻自己底一切。本來母親

之愛兒女就是如此，何況失了丈夫底愛的衰老的她。

這個女人和他底丈夫爭吵時，永遠是弱者，永遠是自己屈服。但這一次爲了女兒底幸福，心裏充滿着純潔的愛，她卻變成不可克服的強者了。她不斷地和她底丈夫爭吵，要他答應女兒到S市去，天天反覆不倦地說着同樣的話，大有若不達到目的便拿生命來力爭之概。李靜淑底舅父和在S市的哥哥也都來援助這少女。李靜淑到底得到了勝利。李靜淑底勝利也就是她底母親底勝利，母親底快樂也是不能以言語形容出來的。雖然一想到女兒走後，在家裏就少了這個唯一的愛她而幫助她的人，她以後的日子更是苦刑，然而這和她底年青而美麗的女兒底無限的幸福比起來算得什麼一回事！至少在這時候母親底心情是如此的。

李靜淑到了S市時，她底哥哥已經是N大學本科二年級生了。她也考入這大學的預料。他們兄妹就住在B W路的洋房中，雇了一個女傭。每天早晨兄妹同去學校。二點鐘的時候，又一道歸家喫飯。午後兩人上課的時間便不同了。在這種刻板

是和平的，安靜的，友愛的生活中，一年半的光陰又流水似地逝去了。

他們兄妹都是研究文學的。李冷在課餘的時候，常常寫了一些詩在一兩份報發表。他底詩可以表現出來他底恬淡和平溫柔的性格。在那些詩裏面並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悲劇，也沒有慷慨激昂的壯烈的情景，只是些小巧和平，委婉的詠歌而已。至於李靜淑呢，她酷愛音樂，但也是一個文學作品底愛讀者。不過她底哥哥常常笑呼她做「公正的批評家」，他底作品寫成後，必先拿與她看，常常根據她底意見修改原作，因為她底意見常常使他覺得滿意。在這樣的境地之中，他們兄妹間的友愛自然不斷地加深。到了現在，一個人有什麼不快意的時候，其他的一個也會不高興的；不過這樣的時候不常有，因為他們總是過得很平靜，很愉快。

然而這天李冷回來卻是面帶愁容了。李靜淑只看了他一眼，眉頭便微微皺起來。她心裏想，哥哥大概遇到了什麼不快意的事。她剛要猜想這是什麼事，但一個念頭立刻捉着她。在她底美麗的臉上，又出現了無邪的嬌笑。

「今天你怎麼回來得這樣遲……你喫過飯嗎……我想你一定是在朋友的地方喫飯，所以不等你……不過我給你留得有好菜……你如果餓，我去叫娘姨給你弄熱來喫……」她笑着說，一雙含着無限的友愛的大眼關切地望着他。

李冷底臉上現出了一陣苦痛的掙扎，他好像在和什麼東西爭鬥。但後來他也恢復了笑容來回答他底妹妹：「妹，謝謝你……我已經喫過飯了。」他又閉住口。片刻的寧靜使人感到不安。

李靜淑知道她底推測是不錯了。她在猜想哥哥底心裏的不快意的事件，但總想不到一個恰當的出來。她很想立刻知道他底憂愁底原因，她好安慰他，給他解釋，驅散他底隱憂。不過她又怕在這時提起他底憂愁，恐怕更引起他底不快。她想應該先驅散他現在的愁思，等他恢復了平靜的狀態時，再來勸慰他。而且一看見她底哥哥底和藹的（但這時候卻帶着愁容的）面貌，她對他的無限的友愛更燃燒起來。她又記起今天一個整下午所籌思的計劃。她帶笑地向他說：

「哥，我想還有一個多月，你底二十五歲的生日便到了。我想好好地安排一下，使你在那天很痛快地快活一天。那天正是星期日。我想把林先生，袁先生，陳先生，和鄭女士都請來，我們給你舉行一個小小的慶祝會……你看好不好？」一雙晶瑩的，天真的大眼望着他，等候他底懇切的回答。

她底笑是如此真實，如此純潔，她底哥哥是被感動了。他明白她底心理。他感激她，他實在找不出什麼話來拒絕她底提議，而且他也不能夠把他底憂愁對她隱瞞了。

「妹……我知道你底心思……你不要以為我有什麼憂愁……我實在並沒有什麼……不過和杜大心激烈地辯論了一陣……不……這差不多是他一個人在攻擊我底理想……我雖然不承認他底話，可是我也受傷了。」他底態度，他底聲調表示出來內心的苦痛，他確實受傷了，這傷痕是在他底心裏。

「怎麼，你認識杜大心？我怎麼從不曾聽見你說過呢？」因為那首充滿了對人生之熱烈的詛咒的長詩，給她的印象太深了，所以一聽到作者底名字，她便禁止不住她底驚

奇，並且他會使她底哥哥受了傷，這更是奇異的事。「他又和你辯論些什麼呢？」

李靜慢慢地把這一天的經過情形，以及他和杜大心間的談話詳細地告訴了他底妹妹。他最後用激動的語調說：「我現在明白了，他爲什麼會寫出那樣殘酷的，詛咒的詩來……他自己說他相信憎，他否定愛……他說我是太幸福了……不錯，我實在是太幸福了……」他突然用手捧着臉，倒在躺椅上。

李靜底一對長睫毛蓋着的秋水一般明淨的大眼陰沈起來，她收斂起頰上的兩個笑渦。她在深思。然後她又站起來以緩慢的脚步在房裏踱來踱去，也不再說話，自言自語地唸道：「我們實在太幸福了。」

「杜大心也許是對的，」李冷在一陣惶亂的激動中說，臉依舊埋在手裏。「他還說：『你們這一般詩人天天專門講什麼愛呀，和平呀，自然的美麗呀，天天歌頌什麼造物者底功德呀！其實，這所謂愛，所謂和平，所謂自然的美麗都被你們幾個人佔了去，至少在我，在那被汽車碾死的人，在那無數凍死餓死的人，這些東西都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要詛咒』」

人生！而你們呢，你們卻拿溫柔的話來欺騙人，麻醉人！他竟然對我說這樣的話……這太可怕了！他也許是對的，不，我並沒有錯。我沒有騙過人，也沒有那種心思……我愛一切……我愛和平，我愛自然……我希望每個人都能如此……詛咒人生……我不能夠……這太可怕了……我不能，因為我心裏只有愛……我只要愛……我欺騙人……這太不公道了……」他好像在和誰興奮地爭辯似的。

李靜淑想說什麼，但她也不能開口。她明白哥哥底憂愁，但這也就是她底。她自己似乎也受傷了。因為她所靠着生活的正是這個原理。她底意見是和她底哥哥底意見一樣的。然而現在有人要來動搖那原理，那意見了，這人就是撒旦之勝利長詩底作者，那個可怕的人。她腦裏正在這樣地思索，忽然無意地她看見了她底哥哥底絕望的狀態，她立刻又起了一種充滿着友愛的憐憫心，她忘記了方纔的一切，忘記了哥哥所轉述的杜大心底話。在憂愁中的哥哥，這一個念頭就把她底腦筋完全佔據了。她走到他身邊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拿下他底捧着臉的手，安慰似地說：

「哥，你太興奮了。他那樣說，又有誰相信呢？不要管他……你太激動了，應該休息一下。……你看，你從來沒有這樣激動過的……你疲倦了，好好地躺一會罷。」

李冷聽了妹妹底這樣溫柔的話語以後，他底頭腦也就漸漸寧靜了。李靜淑伴着他，讓他安靜地靠在躺椅上。等到李冷睡熟以後，她便走到書架前取了一本書。然而這天晚上在明亮的電燈之下，她總不能把心關在書上。她又想起杜大心底話，她感到一種莫名的恐怖……她感到一種從來不會來到她底思想中的人間的恨。她很恐怖地發現自己是如此可怕地被映在人們底眼裏……她聽見自己寶愛的原理被人如此攻擊……而且那可怕的日子是要來的……但她並沒有什麼錯過……她相信她底生活是非常正當的，她底原理也是無可指摘的……然而人說她太幸福，說她所信仰的愛之福音是在騙人……她不能忍受。她又覺得自己前面就橫着一個深淵，她自己是立在懸崖上的，而在從前她是一點也不覺得，現在猛省起來纔覺得從前的生活是何等危險的了……但她又相信她底生活是無可指摘的……然而最後一想到她底父親，她不覺打了一個冷

噤……

從此以後，她底心靈之門又開了半扇，她又瞥見一線新的光明，好像又知道了一條新的生活之路。但怎樣纔能夠走上這條新路，她這時還不明白，她底全心靈現在所能了解的只是有這條新路存在罷了。

第七章 生日之慶祝

那一次奇異的、偶然的會面竟使李冷和杜大心變成了朋友，李靜淑也因此認識了那個可怕的詛咒人生的詩人。

杜大心第一次給李靜淑的印象完全和他給她底哥哥的印象不同。

是料不到的。因為這一個詛咒人生宣傳憎恨的人在她底面前，正像一個不知世子那樣地行爲。他底動作差不多是笨拙的，而且帶點羞愧的，與李靜淑底理想中心完全兩樣。她從前以爲杜大心至少是冷酷的，驕傲的，粗暴的，而且多少有點

種人。現在她看見杜大心底幼稚的，笨拙的動作，對他起了一種愛憐的心，像姊姊了過失的弟弟一樣。（雖然他底年齡比她底大）她寬恕了他對於她的觸犯。她一單不討厭他或懼怕他。在這種情形下面他們便自然地成了時常來往的友人了。

一天晚上，杜大心參加了他們底團體底會議回來，覺得很疲倦。在這會議裏他爲時局問題和一個較老的同志辯論了許久。當時在興奮之際，倒不覺得什麼。出來以覺得頭腦有點脹痛。他回到家裏頹然倒在牀上，似乎一點力量也沒有了，他連衣脫，就昏昏迷迷地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十點鐘。

十二點鐘光景，他正預備出去喫飯，忽然在地板上離門不遠處發見了一張顯然是誰從門隙裏擲進來的。他拾起來一看，原來是李冷底名片，上面還用鉛筆行字：

「頃借舍妹來訪，值兄外出，未晤，悵甚。明日有暇請於午後來弟處一談，愈早愈佳。

此致

大心兄

弟冷留字 星期六

原來李冷兄妹昨天曾到這裏來過，名片便是他們留下的。不過昨晚杜大心回家，倒頭便睡，所以沒有發覺出來。

這天午後兩點鐘他果然到李冷家去了。

樓下的客廳是十分華麗的。壁上掛了幾張西洋名畫，地板上鋪着埃及製的地氈。房子底中央放着一張大餐桌，桌上正中放了兩盆花，桌子四周有幾把烏木靠背椅，另外靠牆壁還有幾把躺椅。最深處的一堵牆邊放着一個矮矮的條櫃，上面陳設着極精美的裝飾品。在左邊的一角立着一面穿衣鏡，一架大鋼琴放在右邊的一角，正和鏡相對着。

李冷一個人坐在靠背椅上，其餘的人都坐在躺椅裏。杜大心認得這些人中間穿着漂亮西裝口含紙烟的是大學教授袁潤身，穿長衫的是春潮季刊底編輯陳冰伯，坐在他底身邊穿着粉紅色旗袍的女子是他底新婚夫人鄭燕華。還有一個穿着一套半新半舊的西裝的矮人是李冷底同學林秋岳。李靜淑便坐在鋼琴旁邊。

他們一見杜大心進來，照例起身打個招呼，杜大心也和他們點了點頭，揀了一把離

門不遠的躺椅坐下。

「大心，又有好幾天不會看見你了。你在幹些什麼事情？」李冷笑着向他說。「你怎麼來得這樣遲？」

「我一天總是瞎忙！對不起，昨天累你們兩位白跑了一趟。我昨晚回來，倒頭便睡。今天十二點鐘預備出門的時候，纔發見你留下的名片。要是再大意一點，今天我就不會來了！」杜大心說着，略帶困窘的笑容在他底瘦削的臉上現了一次。

「杜先生……你今天要是不來，我們可不答應你，」李靜淑半嗔半笑地說。「今天是哥哥底二十五歲的生日，我們請了幾個客來快快活活的玩一天。他們幾位在早晨就來了。你一個人卻來得這樣遲！我們正要罰你呢。」

「但你並不會告訴過我今天是他底生日，我怎麼知道呢？昨天的名片上又不曾提起，」杜大心分辯道。

「這又怪了，以前杜先生在這裏的時候，我不是常常提起嗎？怎麼杜先生沒有聽見？」

昨天是哥哥不肯在名片上寫出來，我也想要是告訴了你，你大概不來的。」她微微一笑：「杜先生總是和小孩子一樣怕見客……」

「不，那是我底記憶力差，忘記了，」杜大心更是困窘了，逃遁似地說。

「妹底嘴是永遠不肯讓人的，」李冷笑了起來。

在李靜淑底臉上出現了兩個笑渦，接着是一聲低的，清脆的笑聲。大家都笑了。

陳冰伯撫着他底短短的八字鬚向杜大心說：「大心，你最近那首長詩我覺得不及撒旦之勝利就藝術而論，你是退步了，應該更努力纔是。下期你有什麼稿子呢？」

「你底批評不錯。我近來心境太惡劣了，精神也支持不住，事情又多。提起筆就感到一種苦痛，一種壓迫。我沒有力量再寫什麼東西。就是那首靈魂底呻吟還是因為你幾次來催促纔勉強寫成的，所以那麼壞……我覺得我沒有力量了……寫作的力量我是沒有了……」杜大心憂鬱地說。

「爲什麼呢？你因爲這點事情就灰心嗎？」陳冰伯驚訝地問道。

「不是因爲你底話是我自己感到。我以後像詩這一類的東西再也不能寫了。我沒有那心思了。我覺得在我們不把行爲來造成一種力量的時候，言語是完全沒有力量的。所以靈魂底呻吟這首詩是多麼空虛，因爲在這一點我自己底心就早是空虛了……」

杜大心底憂愁被引了起來。

「杜先生底詩真動人，佩服得很。」林秋岳插嘴說，一半爲的是安慰杜大心。

「我也這樣說，我常常讀他的作品還掉眼淚呢！」鄭燕華也附和着說。

「不過，我底意見和你們底不同，我覺得他底作品完全不像他底人，他底作品是太可怕了。」李靜淑加入了這談話。「我固然也被牠們感動，但我總怕讀牠們。我覺得作者所描寫的是誇張的，可怕的，不必要的，而且是不可能的。譬如在那首曾經傳誦一時的長詩撒旦之勝利裏，作者居然那樣詛咒人生，那樣歌頌撒旦之勝利。那種思想，我們不說有，只要一想到就夠使人戰慄了……杜先生，你覺得我底批評是過於苛刻嗎？」

「密斯李底話不錯，」袁潤身笑着拍手道。

「我底意思並不是這樣。」杜大心似乎更憂愁了，但表面上並不激動，他只是冷冷地說，因為這時候，他忘記了聽他講話的是些什麼人。他好像自己是一個裁判官，在宣告一個階級，一個社會底死刑。他覺得他所判決的死刑囚是一點抵抗力也沒有了，所以他能夠鎮靜地，冷冷地說話。「我所寫的正是我所確實感到的。如果你們責備我詛咒人生，那麼至少在我看來，人生是可詛咒的。如果你們責備我歌頌撒旦底勝利，那麼至少在我看來，撒旦底勝利是應該歌頌的。密斯李底話，從你底出發點看來，是只能這樣的。但我，我便不承認你底話。你說我底描寫是可怕的，這是因為世間正有這如許多可怕的事。你說這是不必的，不可能的。而事實上卻除了你而外，在別人底心裏確以為是必要的，可能的……」

「我否認這樣的話！」袁潤身憤憤地說。

「且聽我說完再反駁不遲，」杜大心冷笑道。

「袁先生，你且讓他說下去。」這是李靜淑底溫柔的聲音。

「我憎恨罪惡的心並不減於密斯李，也不減於任何人。然而正因為我憎恨罪惡，所以我不能放過牠，忘掉牠，所以要把牠寫出來，使一切的人知道這世界是怎樣的。其實我也常常對自己說：『夠了，夠了。這一切的罪惡已經夠了，你爲什麼還要把牠寫出來，傳出去，苦惱大家？』然而事實上大家正以爲罪惡還不夠，誰都蒙着眼睛，塞住耳朵，裝出不見一切，聽不到一切的樣子，一面又來犯罪惡。我在一陣憤怒中又說：『既然大家還以爲罪惡犯的太少了，不如就索性讓撒旦來管治世界罷！』因爲至少牠是不戴一點假面具的。我已經敲遍了人生底門，但每一扇門上都塗滿着無辜受害者底鮮血。在這些血跡未被洗去以前，誰也不配來讚美人生……」

除了袁潤身惶惑地望着杜大心外，其餘的人底臉漸漸地陰沈下來，但是看得出這是爲了憂愁，而非由於憤怒。李靜淑底一對大眼閃電似的看入杜大心底眼睛，她想看出一點不可解的東西。她底聲音微微戰抖：「我想這血跡是應該用愛來洗掉的，用了憎只能添上更多的血跡。」

「愛小姐！誰看見過愛來？」杜大心譏笑似地說。「我們已經被這樣的話欺騙夠了。如果愛是真實不虛的，那麼世界怎麼會成了這樣子？人們說愛，不知說了若干年了！誰會看見愛來？我不，我要叫人們相恨，唯其如此，他們纔不會被騙，被害，被殺。就因為有你們在，拿愛字來粉飾世界，所以這世界還會繼續下去！在我是不能忍受下去了！我不要再聽那愛字。」最後的幾句話是用憤激的語調說出來的。

李靜淑底臉上現出憂鬱的表情。她底一對晶瑩可愛的眼珠又幽暗起來了。她並不答覆杜大心，她在深深地思索什麼。杜大心看見這樣也就不再說下去。他底態度漸漸緩和起來，他覺得自己底話有點過火，觸犯了她，想說一兩句道歉的話。

然而袁潤身卻憤憤地說了：「大心，豈有此理，你簡直在罵人了。」

杜大心看見他底那種舞着右手，點着頭，開動着大口的樣子，只覺得好笑，並不去睬他。

李冷在這場爭論中並沒有說過一句話，現在卻也開口了，他微笑地望着他底妹妹：

「我們底這位女批評家今天又被人難住了……其實我也不贊成大心底意見，不過今天我們又不是在開辯論會……你們說來慶祝我底生日，卻在這裡吵起來，這真奇怪了……妹，你說是不是？」

李靜淑底臉上微微現出紅暈，那兩個可愛的笑渦顯得更動人了。杜大心看見這個，他底心裏就像被射入了一股陽光似的，有了暖意。她覺得杜大心底眼光在她底臉上盤旋，又聽見她底哥哥底話，便帶羞帶笑地回答道：

「這要怪我，是我惹動了杜先生底感觸，叫他這樣激動。杜先生，你肯原諒我嗎……從這時候起大家都不許再談什麼不快意的事情。」

「多麼可愛的聲音呵，」杜大心想。他也笑了一笑。

「我有一個提議就是請每個人說一個笑話，」李冷這樣說。

「有趣！我第一個贊成，」袁潤身一面在擦火柴，燃第二支煙，一面大聲說。

「我也贊成，」大家異口同聲說，但除了杜大心。

「不過我也有一個提議，就是請密斯李先給我們唱一首歌。」袁潤身把煙夾在右手底兩個指頭中間，張開口，吐出一口白霧，一圈一圈地騰上了空中，然後他慢慢地說。

「贊成！」大家又是異口同聲說，不過杜大心仍舊沒有開口。

「袁先生總愛拿人家開心，我哪里配說唱歌？」李靜淑推卻說。

「妹，你就唱一個罷。」李冷這樣鼓舞着，衆人又跟着慫恿她。

李靜淑略略遲疑一下，就帶着一種矜持的，嬌羞的微笑答應了。她走到鋼琴旁邊，坐在凳子上，揭開鋼琴底蓋子，在鍵盤上試按一下，說道：「這是我新近學來的，歌名一個英雄底死，說的是十七世紀俄國農民革命軍領袖哥薩克英雄拉進底。」雜誌上發表的，想來大家都看過。我現在只唱開始的一部分，只唱到頓河地方去煽動革命爲止……」

杜大心底臉上突然現出一種異樣的表情，這顯然是一種意。他感到驚喜了。他底臉爲一種光輝所籠罩着，心裏也激動得厲害。

都定在李靜淑身上，沒有一個人注意到他。

李靜淑說罷，先深思一會，臉突然帶上莊嚴的色彩，便接着鍵、

杜大心底坐位正對着那一面大穿衣鏡，李靜淑底一切動作，

分清楚。

她底大眼立刻亮起來，似乎在看牆壁上掛着的一幅米勒底晚禱。

冰伯，鄭燕華諸人都凝神地望着她，眼光裏含得有讚嘆和驚異的表情，她也能感覺出這更鼓舞起她底勇氣。漸漸地她自己完全消失在歌裏面了。她覺得自己就是歌中人，歌曲也就是從她自己底心裏吐出來的話。好像她自己就是俄羅斯草原上的農家女兒，在送別她底將出發到戰場上去的情人，爲他歌唱一般。她底眼裏和臉上的表情正隨着歌中的情節而變更；臉頰因激動的緣故，更染上一層薄薄的紅霞。她底豐富的，青絲一般的頭髮蓋着鵝蛋形的臉，左邊眼角下有一塊小小的白痣，秋水一般的清澄的大眼似乎要穿透牆壁上的那幅名畫。天藍色的旗袍裹着這苗條的身軀，胸口微微地起伏着，身子也

隨着歌聲和琴音底節奏而略略搖動。在她底不高不低的，白玉一般的鼻子下面便是那不厚不薄的，充滿血氣的嘴唇，就從那嘴唇裏發出如此美麗的歌聲來。唱到委婉的地方，她底聲音便是異常柔和，像軟軟的挽不斷的絲；唱到悲壯的地方，她底聲音又是十分淒厲，像深夜裏戰場上的號角。自然地，不疾不徐地，這歌聲好似一串明珠從她底口裏不斷地滾了出來。婉轉時，好似一陣微風輕輕地掠過那沈醉在春夜月光下的大草原；激昂時又如深夜的春潮急急地打着那荒涼的石頭城。

李冷微笑地閉着眼，一面聽着，一面點頭，表示他底滿足。袁潤身顯然是着了迷，林秋岳不轉睛地望着她。陳冰伯滿意地摩撫他底短短的八字鬚，他底夫人鄭燕華告訴他說，她從沒有聽見過這樣美麗的歌聲。

杜大心不曾看過李靜淑一眼，但又不曾把眼光離開那女郎。因為他望着的是鏡中的她，但也是同樣清楚的。她今天確實更美麗了，至少在他看來是如此。

這時候李靜淑正唱到拉進最後回答他底情人的話語。他聽着更有大的感觸。心裏

激動得十分厲害。爲了不願使別人看見他底臉上的似乎是悽厲的表情，便站起來，掉過頭，無目的地望着窗外。這一節差不多全是從他自己底深心吐出來的話，現在從這美麗的口裏唱出來更是動人了。

「對於最先起來反抗壓迫的人，

滅亡一定會降臨到他底一身；

我自己本也知道這樣的事情，

然而我底命運卻是早已注定！

告訴我：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

沒有犧牲，而自由居然會得勝在戰場？

爲了我至愛的被壓迫的同胞，我甘願滅亡。

「我知道我能够做到，而且也願意做到這樣……」

他默默地想着，爲他自己底命運而躊躇。他突然感到一種淒涼，覺得在座諸人中只有他一個人會得着滅亡的命運，淒慘的結局。一種莫名的悲哀忽然來襲擊他，他覺得自己是十分孤獨的了。

李靜淑底歌聲停止了，袁潤身第一個拍手讚好。其餘的人也附和着。杜大心才回過身子，看了李靜淑一眼，然後無言地坐在躺椅上。李靜淑關上鋼琴底蓋子立起身，也回到原位。她看了杜大心一眼，杜大心並沒有稱讚她，然而從他底眼裏他看出了他底批評，她滿意了，美麗的臉上現着極力捺住的孩子的滿意的微笑。不過她還不明白他底眼光中爲什麼含得有無限的感激。

「我底話如何！今天密斯李底這首歌在我聽來真是一曲仙樂了。我真找不出話來讚美。」袁潤身歡喜得合不住口，兩排雪白的牙齒露了出來。

「我從沒有聽見靜淑唱得比今天更好的。」這是鄭燕華底話。

「這樣的歌正須得這樣的人來唱。」陳冰伯也笑着說。

「是，這個批評很公道。」林秋岳感動地說。

只有杜大心不開口。他底深沈的眼睛好像要看穿天花板似的。表面上的鎮靜隱藏不住神經的緊張和心中的激鬥。

「大心，你覺得密斯李底歌怎樣？」袁潤身看見他不開口，很覺得奇怪，便嬉笑地，挑戰似地問道。

他收斂了他底眼光，覺得臉部快要燃燒了，然而還極力裝出冷靜的樣子，略略點一個頭，要說什麼，但沒有說出話來。

「怎麼難道你還不滿意？」袁潤身半驚奇，半氣惱地逼着問道。

「唱自然唱得好，不過……」杜大心努力說出這一句。他底心跳得很厲害。

「不過什麼呢？你爲什麼說起話來這樣地吞吞吐吐的？」袁潤身大張開嘴得意地

問，一面又在燃第三支紙煙。

袁潤身底話很使杜大心不快，他輕蔑地望着他，過後他底臉上浮出淡淡的笑容，他很安靜地說：

「這首歌是我作的。」

這句話使全客廳裏的人都喫了一驚。但一瞬間大家也都明白了，杜大心不會說謊話。只有袁潤身一個人心裏有點不高興，但他也不說什麼，只是拚命抽紙煙。

「杜先生，爲什麼這首歌底口氣和撒旦之勝利完全不同呢，既然都是你底作品？」李靜淑微笑地望着他，溫和地問道。

杜大心分明窘着了，但到底找出一句適宜的答語：「在我，這些並沒有什麼不同，都是從一個共通點出發的。」

第八章 一個愛情的故事

袁潤身底說笑話的輪值終於到了。他先做一個大的姿勢，把臉部底表情改變得十分莊嚴。他底細小的近視眼睛在一對鑲着黑邊的大圓眼鏡裏睜大起來。向右邊分的，梳得極其光滑的頭髮蓋着那塗滿雪花膏的，白中透黃的圓圓的臉盤。微厚的嘴唇上有一撮日本式的鬍子。右腿放在左腿上，左手又壓在膝蓋上，右手空着，預備在說話時做出各種姿勢。袁潤身是在演說了。

果然他一開口便與衆人不同：「我不高興說笑話，我給諸位敘述一個故事。這是我自己經過的事，並非編造出來的，請你們不要隨便當作普通的故事聽。」

「前年我得了巴黎大學文學博士以後，因為用功過度，身體弄得異常衰弱，醫生勸我到法國南部去休養，我便動身到M城去。」

「我住的房子在山上，異常幽雅。房子底外形頗像一個 *chateau*。我住在樓上，房裏的陳設極其華麗，很合我底意思。

「房東是一個六十歲的老婦，她有一個女兒，已快四十歲了。女兒在十八歲時就和人結了婚，但不到半年，她底丈夫拋棄了她，從此音訊杳無。她遭此打擊，便不再戀愛，立誓終身奉養老母，倒也享了不少的家庭幸福。

「我底房東對我很客氣。她們沒有兒子，所以就把我當作親人一般看待。她們很知道青年作客異鄉的苦味，又常拿親切的話來寬慰我。我在那里住了兩個月就完全習慣了，猶如在自己家裏一般。我底初意只是在那里住個一年半載把身體養好，就回到中國去。誰知命運捉弄人的本領太大了。從第二月底末尾起就發生了一件事，我底一生的幸福幾乎就因此斷送了。

「重大的事情底開始總是發生於偶然。但是在這偶然的一瞬間我們底命運就被判定了。至少我底經驗是如此。有一天午後五點鐘光景我從友人家回來。剛走進大門，我

就遇着房東母女送了兩個女客出來，房東給我介紹倉卒間不好說什麼，只握了手，說了兩三句客套話，就分別了。

「這兩個客人一個是四十多歲的中年婦人，一個是十六七歲的女子。那女子美極了。她穿着一件粉紅色的 robe，外面罩了一件青色大衣，披着白羊皮領。淡青色的帽子下面露出她底鵝蛋形的臉，鼻子隆起，一雙天藍色的眼睛常常帶着笑，嘴唇紅得真像是一顆熟透了的櫻桃，但這是自然的，並不會靠口紅底的力量。」

「雖然只有幾分鐘的時間，我卻也把她看得夠了。不僅是看得夠，而且着迷了。四年來遇見了不少法國女子，其中也有幾個使得我時常懷念的。然而一見就能使我傾心到此的，她卻是第一個人。」

「姑娘走後，房東母女就詳細地把她底歷史告訴我。從她們底話裏我知道她今年只有十七歲，在這里女學校內讀書。她底母親早死，父親在巴黎經商。她從小就寄居在叔父家裏。最近因為她患病，她底孀母帶她到巴黎去就醫，現在病好又回到M城來了，所以

到這里來看房東母女。她們兩家也有一點親戚關係。房東母女又向我說起姑娘底種種好處。我從他們底口氣中，知道她們是何等地疼愛她。而且也就不知不覺地被房東母女底談話所感動了。我也就盲目地開始愛她了。

「說戀愛是盲目的，這真是至理名言。譬如我只見了瑪麗（房東女兒告訴我，姑娘底小名叫瑪麗）一面，談過兩三句話，我就愛上她了。在別人會認為這是滑稽的，但在我當時的事實確是如此。從這晚上起我就添了一件心事，書看不進去，事也無心做了。其實單是這樣，倒也不要緊。無心看書，不看書就是了；無心做事，不做事就罷了。所苦的是時時刻刻都在想她，想着她，心就無安放處了。第二天起得特別遲，因為前一晚想着她，不能熟睡的緣故。」

「第三天房東家請姑娘一家人喫茶點。在下午兩點鐘光景客人就來了。我在樓上看書，其實這不過是在混時間而已，我底心早就不能夠關在書上了。然而在末聽門鈴聲時卻極其希望她們早來，但聽見了門鈴聲，知道他們已經來了之後，我心裏又是懸懸的，

怕見她們了，只有躲在房裏看書。自然我是極願意下樓去的，但勇氣總鼓舞不起來。不久房東女兒上樓了，她好像知道我底心事一般，一定要我下去。我起先推口說，我是外國人，夾在她們中間不免會使她們不方便，又故意找了些不大近情理的托辭，但終於半推半就地被房東女兒拉下去了。

「走進客廳，三位客人在和房東談話，一見我和房東女兒進來，便站起來帶笑帶言地歡迎我。姑娘正坐在門邊不遠的一把椅子上。今天更是美麗了。除了那天見過的她底孀母外，還有一個中年男子，房東介紹說是麥歇某某，就是姑娘底叔父。大家握了手，說了兩句客套話。房東給我指定了一個座位，恰在姑娘底上手邊。

「房東女兒笑着說：『麥歇袁本來不好意思下來，我拉了他底膀子，才把他拉下來的。』大家都笑了起來。我特別注意她，她確實笑得動人！我等大家笑聲止了後，便紅着臉把我底所以不下來的理由說出來。她底叔父便說：『這並沒有什麼，在法國外國人就如同在自己底家中一樣。我們法國人對待外國人和自家人是沒有分別的。你們中國人又

很客氣。只要你願意，請常到我家裏玩，我是再歡迎不過的。我有一個圖書室，你如肯借書來看，我也是很願意的。」

「姑娘接着說：『是呀，只要麥歇袁肯來，我也高興得很呢！』她說了又是笑。她底牙齒潔白得真可愛。」

「房東母女和她底叔父夫婦談得很起勁。我也就逗」

她答，後來她也向我問長問短了。不過我覺得她底舉止

的氣概，還不像一般法國女人那樣多話。房東

們，專心去和其餘的兩個客人高談闊論。我

們，二則也不願使他們聽到我

「我因為愛看她笑，便常

上更現出一層薄薄的紅暈，雪白

羅蘭色底透出淡白色小花的

都露了出來。

「在四點鐘的時候，房東女

個女主人坐在長桌底左右兩

斜對着。用茶點的時間，差不

她纔答應一兩句，不然就只有笑的分兒，

但一面仍不時偷眼去望姑娘。不知爲什麼。

次我們底眼光對射着成了兩根平行線，那時我心裏

了，故意對她笑了一笑。她並不把眼光避開，只是臉上多染

不是畫家，不能夠把她那時的神態和那一對奪人魂魄的眸子畫

「五點鐘一到，她和叔父就告辭回家了。

「我回到樓上房間裏，忽然覺得冷，清清的，感到了淒涼的滋味，好像剛纔做過了一個神奇的，美妙的好夢。然而現在卻從幸福的世界裏墜落下來了。這樣大的房子裏卻只

有一個孤零零的我。

「百無聊賴地又混過了五天，第六天早上，她底嬸母到我家來玩，臨走時曾請房東母女晚間到她家去閒談，順便也請了我。我自然一口答應了，喫過晚飯在八點半鐘時候就高高興興地跟着房東母女到嬸母家去了。」

「這天落着小雨，到了嬸母家，未見着她，我很覺掃興，以爲她被雨阻留在學校中了。幸而房東立刻便問起她，嬸母說她去取牛奶去了，就要回來，我纔高興起來。果然我們剛坐下，她就活活潑潑地走進來了。她笑嘻嘻地給我說個『晚安』，不鬆不緊地握一次手。我們大家圍着一個方桌坐下。在燈光下面看起來，她底美麗又別有一種風味。」

「她們女人底話照例很多。她底嬸母又愛說笑，所以談笑總是沒有間斷過的。她有時也笑嘻嘻地說兩三句。這晚上她和我正坐在桌子底相鄰的兩角。有時候互相看着笑一笑。她們問我中國底風俗，我也略略說了一點，又常常惹起她們發笑。」

「後來我們告辭走了。在路上老房東還絮絮地向我述說瑪麗小姐底種種好處。」

「從此我就常常借着向她底叔父借書的題目，到她家去，總是在星期或晚上。這其間我和瑪麗也有過一些故事，現在也不說了。」

「愛情這東西是生長得最快的，只要牠發芽後不會受着什麼阻礙，那麼牠在很短的時期內，就會很迅速地發育到成熟的時候。我和瑪麗間的愛情也是如此，那不可避免的時刻便到來了。」

「一個禮拜日的晚上，我和她從影戲場出來，時間已不早了。路上冷清清的，沒有什麼行人。走過我家門前，我邀她進去，她推口說不早了，要回家去。我見她一定不肯進去，便說：『路上冷清清怪可怕的，我把你送到家罷。』我們就一道走下山去。在路上我們談起今晚的哀情影片，又把話題引到她底身世上去，她說她底父親待她如何無情。又說父親要她去巴黎學戲，她如何不願意，更說世間沒有一個真正疼愛她的人。她忽然眼裏落了淚，就靠着路旁的一株苦栗樹不走了。她低低地哭泣着。我從沒有看過少女底哭，而且也絕對不會想到像她這樣的一個活潑可愛的少女會哭得這樣傷心。我自然找了許多話

來安慰她，但都沒有效果。一個強烈的慾望漸漸地把我完全佔有了。我本來已挨近了她底身子，這時便貼近了她，就一把把她抱住。我激動地在她底耳邊說：『瑪麗，我愛你，我愛你，快要愛到發狂了！』我用我底火熱的眼睛望着她。她不開口。然而她底臉發亮了，淚晶晶的雙眼已告訴了我：我底愛情底自白是得着她底歡迎的。我知道她也愛我。我底膽更壯了。我先在她底眼淚所打溼了的右頰上親了一下，她並不停問。我愛她，就勿管。

溼的嘴唇。她也回答我一個動情的吻。

在的，將來的一切都忘記。

我只有一個她。

「送了她。」

幸福的。一吻。

雖仍只有一吻。

於

個石頭子

父親，求她

在好夢中生活

「然而好夢卻

約會時，覺得她似乎有什

覺得她是在強爲歡笑，不過我也

當我把她擁抱在懷裏的時候，她緊緊地貼着我眼裏含着淚，口裏喃喃說些什麼，懂的話。好像有誰在欺侮她，壓迫她，她要求我保護她一般。雖然她總說沒有什麼事，但我已早料到會有什麼非常的事變快來了。

「果然第二天在約會的地方我使不會見着她，從八點鐘等到十二點鐘，還不見她來。我想她也許因事不能抽身來會我。第三天又等到十二點鐘，又不見她，混身那樣討厭的

定不來了。我絕望地走回家裏。

「我這一晚心裏一上一下，一翻一覆，不知要怎麼纔好。第二天早晨十點鐘起來，洗好後，走下樓去。在廚房中遇見了房東女兒。她告訴我昨天八點半鐘瑪麗會來此告別，並致意我。我大喫一驚說：『怎麼她走了？到什麼地方去？』房東女兒纔一一的把昨天的情形告訴我。原來她底父親昨天早晨來M城，專來接她到巴黎去學演戲。她本不願意，也會在信函中幾次反抗過她底父親，但她底父親一來，她終於屈服，跟着父親走了。今早我在牀上高臥時，正是她和她底父親乘車去巴黎的時候。一個小小的女兒有什麼反抗的力量呢？房東女兒說到這里也有點傷感。她又告訴我法國社會上薄命的女兒太多了；她似乎記起了自己被人拋棄的那一段歷史，眼淚不禁奪眶而出。我沒有話說，回到房裏哭了許久，這時候我也忘記了一切，忘記了我所處的世界。我感到自己底孤獨，人生底無味。我哭我自己，我過後又回想她從前待我的種種情況。我更明白她臨行時因為怕觸動我底悲哀，所以知道我在約會地方等着她的時候，纔來我家告別。這可見她臨行時還異常

愛我，還爲我着想。然而她如今已經去得遠了。一點痕跡也不留地就去遠了。我這里只保存着她底一張照片。這時離我和她第一次見面之期還不到四個整月。

「我從前不是向她說過：『我愛你快要愛到發狂了』嗎？這時我真發狂了。一個星期之內，不知幹些什麼事。在第八天就大病了。病好時已是深秋。這一次的打擊算把我底青春斷送了。從此心灰意懶，無復生人的樂趣。到M城的目的本是休養身體，誰知病反由此而深。我便決定到羅馬去憑弔古蹟，到瑞士去留連風景。在去年夏天回到S市。一到S市，就承N大學校長王君聘我在大學裏教課，一直到現在……」

袁潤身說罷嘆息一聲，又大大地噓了一口氣，彷彿身子輕鬆了許多。過後他頹然倒在躺椅上，似乎精力竭盡了。他又嘆一口氣，補上一句：「至於瑪麗，我從此就不會再見着她了。」

愛情固然能使人變成癡呆，但牠也能使人變成純潔。「想不到袁潤身那樣討厭的

人，居然會說出這動人的故事。」杜大心禁不住要這樣地想。

聽了這樣的故事，大家都很有感動。各人底臉上都現出淒愴的顏色。

在一陣難堪的沈靜中，鄭燕華說話了：「袁先生，人生的遇合都是有緣分的。事情既過，徒然悲傷也是無用的了。俗語說，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也許袁先生還有更大的幸福在前面呢。」這自然是安慰的話。

「然而我現在又被命運捉弄到第二個情網裏面去了。如果我再遇着那樣的結局，我這一次再見棄於我所愛的人，那麼，如此人生還有何意味，我就只有以自殺來了此一生……」他底臉因了激動而漲得緋紅，聲音也戰抖得很厲害。兩眼燃燒似地定在李靜淑底臉上，似乎要從她底不厚不薄的嘴唇裏等候什麼樣的回答。

杜大心底臉上立刻起了一陣絕望的憤嫉的痙攣，一塊石頭壓在他底心上，深邃的眼睛完全陰暗起來。好像誰打傷了他。

大家底眼光都注視在李靜淑底臉上。她明白了。一層紅霞上了她底……

眉頭，無言地站起來，慢慢地走出房去。大家目送着她底背影。

袁潤身底紅臉立刻變成蒼白，身子震動得更厲害。他張着口，閉着眼，還在微

杜大心底臉上現出一種憤恨的樣子，他在狂暴地和一個絕望的思想奮鬥。但沒有人注意到他。

大家找不出話來說，覺得靜寂得太難受了。李冷到底是主人，他便先開口來打破這可怕的沈寂。

「大心，你底輪值來了，怎麼不開口？」

「我嗎？我什麼也不會說！」這是杜大心底冷冷的，而且含得有一種苦惱的回答。大家聽了有點愕然，不明白他何以會這樣地不高興。不過都知道杜大心底行爲古怪，所以也就不追問他。

「好，我代你說一個故事罷。」李冷似乎被杜大心底回答窘着了。但他是主人，到底善於體貼客人，所以他就這樣地掩蓋了杜大心底苦惱。

然而這時候李靜淑拿了碗筷進來，安排在桌子上，娘姨也把菜飯端進來了。

在喫飯之際，李冷果然說了一個異常美滿的故事，使大家忘記了先前的一切。快樂的空氣籠罩着全個客廳。大家談笑一直到九點鐘的光景。

第九章 杜大心與李靜淑

走出李冷家，衆人都雇了黃包車坐上走了。獨有杜大心步行着。

經着溫和的春天的晚風一吹，杜大心底精神是比較舒展了，他底頭腦也清晰了許多。這一天的生活在這四年以來的他，並不是尋常的。他似乎進入一個神奇的夢境，他底冷靜的心也被擾亂了。現在走出了那夢境，在這晴明的暮春的晚上，在這幽靜而寬闊的馬路上，他可以冷靜地回憶方纔所經過的一切。

第一個念頭就苦惱着他。他記起袁潤身說完故事時，他自己底心情。他當時確實感到憤恨，妬嫉，絕望。爲什麼呢？他爲什麼要苦惱呢？有誰侵犯了他？袁潤身然而他自己分明地同情那人，哀憐那人。那人底故事？那只能引起別人底同情的，而且爲了那故事，袁潤身似乎給了他一個較好的印象。那麼一定是那人底最後的話。是但這和他有什麼關係呢？

袁潤身愛上了李靜淑，或任何女子，對他又有什麼妨害呢？他既然同情那個人，那麼他自然希望那人底愛會被李靜淑接受，希望他們兩人能過着幸福的愛情生活……然而一想到這裏，他覺得自己並不是一個了，另外還有一個新來的自己在反抗現在的自己。那個自己在叫喊：「李靜淑是不能夠屬於袁潤身的。」他底現在的自己似乎屈服了。是李靜淑是不能夠屬於袁潤身的。這事情在他是不能忍受的。爲什麼呢？他不能確切地說出來，然而他所感到的是：袁潤身可以愛任何女子，然而袁潤身卻不應該愛李靜淑。爲什麼呢？他一時找不出回答來。

一對迷人的大眼含笑地望着他。他知道這是什麼人底眼睛。霎時間一個美麗的面孔出現了。他底歌被她唱出來，而且唱得異常美妙。他滿意了。她知道作者就是他，而他底歌又爲她所愛讀愛唱。他滿意了。他覺得自己是幸福的了。

她是多麼溫柔，多麼美麗！不錯，但這和他有什麼關係呢？他很奇怪爲什麼他今晚上竟讓一個女郎佔據了他底腦筋。他爲什麼這樣想她？他到底發現了他自己在愛李靜淑。

而且好像他對於她的愛也不只是在現在纔發生的。同時又解決了一個疑問：他愛李靜淑，所以不願意袁潤身愛她。

是他是愛上了李靜淑，她也許會愛他的。袁潤身呢，她不會會他，他們兩人底思想和性格差得太遠，而且從李靜淑今天對袁潤身的舉動就可以看出來的。然而袁潤身愛她，又是那樣情急，袁潤身又拿自殺的話來要挾她，難保她不會軟化的。那麼，他又怎樣辦呢？

但無論如何他總是在愛她，熱烈地愛她，至少在今天聽過她底歌聲以後，他不能不承認他是熱烈地愛上她了。……他愛她？愛上一個資產階級的女兒？這似乎不可能！這太可怕了。他已決定不愛一切，不愛女人。這不可能！他一個立誓犧牲個人幸福來拯救人類的人，還有資格來愛女人！特別愛上一個資產階級的女兒！把他底有限的精力分到男女的愛情上而去！這不可能！不應該！

然而事實上他明明愛她，而且深切地覺得他對於她的愛是十分真誠，十分純潔的。每想到她，他底心就燃燒起來。他從前自信，他底心是堅如磐石，冷若死灰的，現在磐石也

被搗碎，死灰也已重燃了。

失悔自己不該常到李冷家去嗎？但已經悔不及了。那麼，索性讓他對於她的愛情繼續發展下去，向她自白吧。她會愛他嗎？也許，這是可能的。然而她肯像他那樣離開富貴的家庭而生活在貧苦中嗎？他也許就會被捕，被囚，被殺，那麼她又怎麼辦呢？他能夠把這痛苦一一給她受嗎？他既然真心愛她，就應該使她過着幸福的生活。但是事實上他所能帶給她的就只有苦痛，以及超於苦痛的恐怖……幸福？他自己已宣誓不再和牠相見了。自己既然離棄了幸福，怎麼還能夠拿牠來給人呢？

總之，如果她真愛他，她甚至甘願拋棄富貴的家庭，來和他共同生活在貧困中，她又從他得到些什麼？監禁，死亡，孤獨！這樣一個可愛的女子，誰忍心叫她去受如此悲慘的命運？

他自己底命運是斷定了：監禁和死亡，而且愈快愈好，愈慘愈好。他決定要做一個爲同胞復仇的人，如果他不能夠達到目的，那麼，他當以自己底極悲慘的犧牲去感動後一

代，要他們來繼續他底工作。所以在他愈是悲慘的命運愈好。然而要是她愛上了他，這一切她也不得不分享了。她底青春，她底美麗，她底才華都如此斷送了……多麼可怕……多麼殘酷……他實在不能愛她，至少也不能使她知道他是在愛她……但他現在是沒有力量了！

矛盾的思想反覆地來到他底腦中。他不但不能走快，反而把路走錯，走遠了。

一路上，她底歌聲，她底姿態，她底言語都來追逼他。而且在明白地斷定他是在愛她之後，她底印象對於他簡直成了一個專制的暴君。

約莫十一點鐘光景，他踉蹌地回到家裏。汗像流水一般地從額上落下來，頭腦已昏亂了，他不能睡覺，打開窗戶，在半圓月底清輝下望着靜寂的街堂出神。

過了一會，忽然從不遠的地方送來一聲叫喊：

「賣小孩兒呵！」

這一聲山東漢子底聲音在這樣情形之下聽起來，倍覺淒慘。聲音近了，他看見一個

山東漢子一扁擔挑了兩個籬筐，後面跟着一個披頭散髮的婦人。籬筐裏有幾個頭在動。他分辨得出在前面一個籬筐裏坐着兩個較大的女孩，後面的一個裏坐着三個男孩。

「賣小孩兒呵！」

這個「小販」在杜大心底窗下走過不見了。惟有那悽慘的叫聲，還在春夜的溫和的空氣中回響着。杜大心不自覺地雙手蒙了耳朵出神。

杜大心在KT路KI里一個亭子間裏倚窗望月的時候，在BW路一所洋房中右邊樓上有一個女子也在憑欄望月。這就是李靜淑。

她很愛月夜，每逢月夜總是睡得很遲。這一天也不是例外，不過心境卻是不同了。

「如果這一次我再見棄於我所愛的人……我就只有以自殺來了此一生。」袁潤身底話還清楚地留在她底耳邊。

今天的結果是她完全料不到的。她想不到袁潤身會在人前向她求愛，而且拿自殺

的話來要挾。她接受他底愛呢，還是拒絕他？平心而論，她找不出袁潤身底大壞處。他也許還是現社會中一般人所羨慕的一個人。她又想起他底失戀的故事，她又對他表示同情，覺得他可憐。她想如果她這次也拒絕他，他底前途便會更是黑暗了，雖然她知道他並不會自殺。

然而她又覺得袁潤身是一個多少有點無聊的人，她也找不出他底一點好處。她自問她究竟曾愛過他沒有？

——不，不曾。

究竟現在愛他不？

——不，決不。

還可以愛他不？

——……？不，決不。

這是從心之深處發出的答語，她底心不會騙她的。她自己確實不曾愛過他，而且也

從沒有過愛他的念頭。她和他在性格上，主張上都是不同的。在她看來，袁潤身似乎是不能夠知道自己底靈魂深處的人。他好像是一個利己主義者，而且他也曾向人宣傳過他底利己主義。而且他不是常常宣言他只知道自己底幸福，從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嗎？她有她底幻夢，而他也另有他底。他底生活和她父親底生活又有什麼分別？她能愛這樣的人？

不自從那晚上瞥見一條新的生活之路，發現自己是在懸崖上生活以後，她就不能夠再以這種生活自滿了。她無時不在想法來擺脫掉那懸崖上的生活。如果她至今還未能毅然決然地捨棄一切來救出自己，這不是她不願，乃是還未能明白怎樣纔可以走上新路的方法。然而袁潤身式的生活，她是厭棄了。她不願做太太，也不願做大學教授底夫人。她相信人應該彼此相愛，互助地，和平地生活着，那麼她就不能再過那種靠別人底血汗，別人底眼淚來建築自己底幸福的生活。她不能再過寄生生活，也不能再過喫人生活，杜大心底話多麼刺人！但她知道杜大心底話是很公平的，因為她確實還是一個「千金

小姐。」

杜大心？她一想到杜大心，她底心境就立刻改變了。似乎一道光明來到她底心中。她望着月亮微笑了。

「杜大心，」特別在今天這三個字確實不是一個常人底名字了。他是她所愛讀愛唱的歌底作者。他底深沈的眼睛似乎還在她底面前表示他讚美她底歌聲。他底冷冷的，淡淡的笑容還在她底眼前蕩漾，而且在壓迫她，要她驅散一切其他的思想。她覺得自己今天有點異樣。她想努力不去想那個人，然而結果愈是想他。心裏似乎被什麼東西在燃燒了。

她以為她現在更了解他，她相信他底出發點是和 she 底相同的，這就是她所奉為上帝的一個字「愛」。然而這「愛」何以會變到「憎」？在她還是不能明白的。不過他底舉動，他底言語，他底面貌，特別是那一對深沈的眼睛，無一不含有了一個神祕不可解的東西。這是悲哀，而且更是超於悲哀以上的東西。他一定有什麼隱痛，一定有一種無可挽

救的悲哀藏在心之深處。她固然不能把他底靈魂了解透澈，但這一些日子的觀察使她知道他有着一個高貴的靈魂，一顆黃金似的心。她似乎感到他底心之跳動。她覺得在她底面前他底態度中含得有無限的溫柔。她又記起一個英雄底死的歌內司頓加·拉進和他底情人的談話。這一切不是從他自己底心中流露出來的嗎？她忽然覺得只要自己能做拉進底情人，聽他底那樣的話語就很幸福了。爲什麼呢？她很羞愧地驚訝自己會有這種可笑的思想……爲什麼呢？從她底心靈深處發出了一聲叫喊：「我愛杜大心！」

她明白了。她現在發見了她底深心的祕密——她愛他，她愛上了杜大心，一切都在這裏面了。

一層紅霞上了她底面顏，心靈頓時開展，不厚不薄的嘴唇因微笑而開了。她懶洋洋地用右手撫摩被微風吹亂了的髮鬢。

第十章 愛與憎

一天傍晚，杜大心來到李靜淑家。李冷兄妹照常地接待他。他這幾天來似乎變得更瘦了。李靜淑心中很難受，好像看見一顆美麗的太陽漸漸落下地平線的光景，她感到一種無助的淒涼。她望着他底瘦削的臉上的兩顆燃燒似的，閃光的眼睛，差不多快要嗚咽地說：「杜先生，你這幾天更瘦了！」

「自然，」杜大心裝出冷靜的態度回答說。然而聲音裏已帶了悽愴的調子。

「自然？」李靜淑驚奇地望着他。他底臉上起了一陣苦楚的痙攣，那少女看見也有點恐懼而顫慄了。她懷着一種捺住的悲哀的心情，轉過話題來安慰他。

「杜先生，我又要勸你了。你何必定要那樣自苦。工作固然要緊，但總不可過勞。你難道是在青春時代，還有大好的前途，還有很長久的時間，又何必急急於一時？」

她笑了一笑。「你

第一次到我們這里來了以後，你只是一天天地瘦下去了。我見你總是帶着悲哀的面容。你究竟有什麼事不能放開胸懷呢？……杜先生，保重身體也是很要緊的，靜淑很懇切地說，長睫毛蓋着的大眼露出無限的溫柔，好像慈母在責備。

杜大心記起了，在他一生中曾這樣勸慰過他的，只有……

一道光輝，他底眼睛也亮了。一道笑容掠過他底臉。……

「唉！」他只嘆了一聲，兩隻深沈的……

不……

英雄底死那幾首歌，我

極目之勝利就使我害怕了。」她又

一個共通點出發的嗎？那麼，你一定也承認

到憎底味道多而愛底味道少，不知不覺地留下很

本來就很難互相了解的，自己既然懷着憎恨之心，好像

的人都是他底仇敵，都在憎恨他。這樣把自己囚在用自己底

又拿仇恨，嫌厭，猜嫉來做食料。這種生活是多麼可怕！你爲什麼要憎恨

亡

覺得我也是你底仇敵？你覺得我是可憎的嗎？你會憎恨我嗎？」她微微地笑了一笑。「你

……你難道

憎恨我底哥哥嗎？其餘的人還不是和我們一樣……」

「小姐，你不知道……」杜大心激動地插嘴道。

「杜先生，你爲什麼要這樣叫我，要這樣譏笑我？」她略略帶怒地看他一眼。呀，在他底深邃的眼睛中閃耀着亮晶晶的淚珠。她底聲音又轉變得極其溫柔了。「其實世間並無絕對的事，愛與憎也是相對的。愛多一分，憎便少一分，你雖然在過去只嘗到憎，但將來還有不少的機會來嘗愛的。沒有愛的人尙可以學習而發展愛，何況你本有一顆熱烈的愛之心呢……」

李靜淑還想說下去，然而杜大心開口了。他底話因爲受着心中熱情底追逼，雖然是很快地吐了出來，但同時也爲了着急的緣故，而成爲斷續的了：

「我想找話來反駁你們，但是我沒有力量。因爲我知道你們底話都是從深心裏吐出來的。我感激你們，我感激你們底勸告，你們底同情……」片刻的寧靜。

「然而我底病並不是在不知道愛，不會愛，不會嘗過愛，不決不。我也會知道愛，也會

愛過，而且也曾嘗過愛。固然我不像你們那樣有過美滿的幼年時代，但我也不是絕對沒有嘗過愛的。五歲以前的事我記不起了。但我記得從五歲以來我就在愛一切人，愛一切生物了。那時候我父親在S省的一個縣裏做知縣，我們離開了省城的家到那縣去，我沒有什麼小伴侶。那衙門的四堂就是我終日遊玩的地方，一羣雞就是我底遊伴。每天早晨，我一起牀，就伴着一個丫頭去把雞放出籠來，晚上又把牠們照應進籠。讓牠們去安歇。對於二十多隻雞，我給每一隻都取了名字。我又想出種種方法指揮牠們遊戲。我常常睡在四堂後的乾草堆上，在溫和的陽光底撫愛之下，我半開着眼，望着在草地上嬉戲的雞羣，一切是安靜而快樂。我快活極了。我覺得生活的確是如此美滿。

「有一天一隻雞忽然不見了，晚上點名的時候，也找不着牠；然而這天晚飯時，桌上添了一碗好菜。不久因為請客的緣故，我看見廚子把我最愛的一隻大花雞捉住了。這隻雞是我最愛的，在雞羣中算是最肥，松綠色的羽毛上加了不少的白點，我叫牠做大花雞。爲了要救牠一命，我曾大哭了一場，然而結果母親笑呼我爲癡兒，而大花雞終於被殺了，

這天喫晚飯時，我想起我底大花雞，很覺傷心，我的確不會在牠底血和肉做成的好菜的碗裏下過筷子。

「從此我就知道人底愛是不能及於動物的，只能及於人。我也就無心再和雞玩了。因為我底小孩子的幻夢已經被打破了。雖然在殺雞的時候，女傭袁媽，在廚房裏念什麼『往生咒』，說雞被殺了，可以去投生做人，但在我，我每看見牠們在活潑跳躍，就想到被人宰割烹好端上桌子的時候，我底小小的心就不舒服了。做了雞，就命該做人類底口裏的犧牲，這大概是自然的事，而且念往生咒的婆婆媽媽們也承認的。然而在我，我實在不忍再和那般只是爲了給人做食物而生活着的雞一類的東西遊戲了。」

「不過我還想着人一定能夠愛人的。過了三年在那縣裏一個荒年來了，有錢的人把米堆在自己家中的穀倉裏，窮人們喫草，喫樹皮，喫土塊，到後來真正喫起人來了。失掉小孩的事，賣小孩的事都是常有的。因爲人究竟還不忍喫自己底親骨肉，別人底小孩倒也不要緊。」

「我們底衙門裏每天煮了十幾大鍋的稀飯施給窮人。我親眼看見每天早晨那些瘦得和死屍一樣纏着破布的人，拿着破碗碎罐扶老攜幼地源源而來，爭先恐後，好似奔命一般。照例每人兩瓢。從早晨八點鐘起一直到下午，每天總有一兩千人。有些人來遲了，連一瓢也得不着。這樣的施粥又有什麼用處？現在我想起來，這只不過是延長他們底痛苦，使他們慢慢地餓死而已。城外野田畔掘了幾個大坑，餓死的人一條一條地被拋在坑裏，像無數的蛆一樣。」

「你們也許會覺得這太慘了。然而當時還有人借這機會屯了米，高價出賣而發了大財呢！」

「我自己沒有受過餓，固然不知道餓是怎麼一回事。但我也小小的經驗。我從前常在草叢中捉叫蚱蜢，把牠們關在玻璃盒子裏。牠們底食料是花草，喫飽了便發出『咱咱』的叫聲。有時候我忘記給牠們放食料進去，牠們便互相吞食起來。有一次只剩下一隻的時候，那唯一的勝利者便喫牠自己，先從自己底兩隻後腿喫起。我看見喫掉自己底

血肉的那隻蚱蜢，我底心都抖起來了。我以後便不敢再捉蚱蜢來玩。從這件事我便體驗到飢餓之可怕。我想那些餓死的人在斷氣之先，一定咬嚼過自己身上的血肉！

「從那時起，我便知道所謂人們相愛，也只是些夢話。而且我自己也不能夠愛人了。小孩底腦筋固然簡單，但對於那些喫草根，喫樹皮，喫土塊，喫小孩，以至於喫自己，而終於免不掉死得像蛆一樣的人，我是不能愛的；對於那般親見着這樣的慘劇而不動心，照常過着奢侈生活的人，我是不能愛的；對於那般趁這機會來發財的人，我更是不能愛的。」是，我又愛過我底母親，我底表妹。然而我底母親因為沒有了人間的愛死去了，我底表妹被強迫着做奴隸去了。縱然在今天我底愛之心還在燃燒，我想再愛一切，我願再愛一切，我也不能夠了。

「至少在這人掠奪人，人壓迫人，人喫人，人騎人，人打人，人殺人的時候，我是不能愛誰的，我也不能叫人們彼此相愛的。凡是曾把自己底幸福建築在別人底苦痛上面的人都應該滅亡的。我發誓，我拿全個心靈來發誓說，那般人是應該滅亡的。至少應該在他們

滅亡之後，人們纔能相愛，纔配談起愛來。在現在是不能夠的。

「許多年代以來，就有人談愛了，然而誰曾見着愛來？基督教徒說耶穌爲了宣傳愛，宣傳寬恕，被釘死在十字架，然而中世紀教會殺戮異教徒又是唯恐其不殘酷。宣傳愛的人殺起人來，喫起人來更是何等兇殘。難道我們還嫌被殺被喫的人尙不夠柔馴嗎？還要用愛去麻醉他們，要他們親自送到喫人者底口裏嗎？」

「不，我是要叫那些正被喫，快被喫的人不要像羔羊一般地送到敵人底口裏，就是死，也要像狼一般地奮鬥而死，總得把敵人咬幾口才行！只要能做到這一步，我自己底短促的一生又算得什麼！」

他越說下去，越是憤激，頭腦發起熱來，汗不住地往下流。說到最後他實在不能再忍耐了。

「我還要到工會去開會，現在我走了。」並不等李冷兄妹說話，他就站起來邁步往外面走。李靜淑望着他底瘦長的背影走出去，不久就聽見鐵柵門底沈重的響聲。

第十一章 立誓獻身的一瞬間

杜大心是去遠了。李冷兄妹好像從一個惡夢中醒了過來，各人懷着莫名的恐怖，心很厲害地跳動着。兩個人惶亂地互相望着，不說一句話。杜大心是去遠了，然而他底話還分明地留在這裏。

過了一刻死一般沈靜的時候。

「哥，你聽見他底話沒有？」李靜淑開口問道。又是片刻的寧靜。

「自然，我聽見了。」李冷悄然回答。這時他也失掉了平日的那種安靜的態度。他底憂愁的聲音洩漏了他底心中的激動。「他底話也許是不错的，不過那是太可怕了。流血仇殺，相恨，相害爲什麼永遠是那樣的爲什麼一定要那樣？」

「哥……」李靜淑在深思了一刻之後，又痛苦地說：「現在是要臨到我們底頭上

來了。他說的凡是會把自己底幸福建築在別人底苦痛上面的人全都滅亡的事是到底會實現的。那時候爹是要滅亡了。我們也是要滅亡了……多麼可怕！那一天不久就會來的……

唉！想起這許多年來完全生活在罪惡叢中，生活在懸崖上，多麼可怕……誰知道就在安靜溫和的空氣之下，我們在做着青春的好夢的時候，還有人在他們底因飢寒不能熟睡的長夜裏，拿充滿了怨毒的聲音詛咒我們。在那般終日啼飢號寒的窮人底心中，我們兄妹也會被人看作喫人的怪物！多麼可怕！我恨不得把自己撕成粉碎！」

一妹，想起來我也不能夠生活下去了。我們叫人愛，我們自己底生活卻成了貧民底怨毒底泉源。這樣的生活現在應該終止了。我們有錢人家所犯的罪惡，就由我們來終止罷。」一道光輝出現於李冷底無助的面孔上，一線的希望，在絕望中又閃耀了。

「我們宣誓我們這一家底罪惡應該由我們來救贖。從今後我們就應該犧牲一切幸福和享樂，來為我們這一家，為我們自己向人民贖罪，來幫助人民。」李靜淑底恐懼也漸漸被希望所驅散了。一種崇高的理想開始在她底心中燃燒着。兩隻大眼射出來強烈

的光芒，這裏面只含着無限的純潔。她底臉上現出一種從來不曾有過的光輝，在李冷看來，他底妹妹似乎在微笑了。然而這微笑是不尋常的，這是靈魂的微笑。這少女底全身似乎都浸在光明中間。李冷覺得有點詫異，他從沒有見過他底妹妹是如此美麗的。這時候他自然還不能了解爲什麼會是這樣，但在後來他卻懂得了。每個革命家在懷着崇高的理想立誓獻身於人民的一瞬間都是如此的。

在這時候她雖然知道在她底前面便橫着貧困，苦刑和死亡，但她一點也不怕，也不悔，因爲現在她底靈魂裏已有了一種更崇高的東西，她覺得她已得着良心的安慰，她底心真是平靜得像一泓秋水似的。她底清脆得像銀鈴一般的聲音現在聽起來好像是音樂了。她又繼續說：

「我還是相信這世界只有用愛來救，我決不相信憎。不過以後我們要用行爲來表現愛，而不單是言語了。」

她底態度，她底容貌，她底聲音都充滿了熱情，使李冷十分感動。

「妹，我也是如此，我也這樣發誓，」他熱情地說。

這兩兄妹底心又合成了一顆。他們覺得在一生中他們從沒有比現在更是幸福的時候。

這樣的一瞬間在那般爲了求良心之所安，甘願犧牲自己底一切來爲人民謀幸福的青年，便是唯一的幸福的時候了。雖然這一瞬間就是貧困，監禁，死亡底開端，但他們卻能以安靜的笑容來接受。因爲他們深切地明白從這時候起，他們便是做了人，而且盡了人底義務了。

難道還有誰能夠比他們更是幸福的嗎？

第十二章 杜大心底悲劇

杜大心所屬的那個工會裏的事情漸漸地多起來。雖然宣傳部辦事的人除他而外，還有兩個委員，但大部分的事都要他來做，而且如果他不去負責，那麼和他相對的另派的人就會更占勢力，那一派人底意見就會勝利而被採行了。另外工人旬刊底編輯也是他，他還要擔任寫作大部份的文稿。工會底地址是在Y區，他卻住在法租界內，相隔太遠了，辦事上感到大的不便，所以後來他便決定搬到Y區去住。

同時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覺得他對於李靜淑的愛情是一天一天地發展起來了。雖然他底理智斷定他不應該愛這個女郎，但是事實上他卻是異常愛她。而且在他底激情得勢的時候，他好像非有她就不能生活下去一般，一天不見她，這一天就成了不幸的日子，心神不得安寧，生活也就成了苦刑。然而見了她，他底愛情就生長得更快了。同時理

智又來壓迫他，使他感到良心的痛悔。到後來他只有決定搬到較遠的地方，一方面拿工作來壓抑自己底激情，一方面極力和李靜淑疏遠，設法冷淡他對她的愛情。這樣他更覺得搬到Y區去是他底目前的唯一出路了。

張爲羣代他租了一間後樓，房租每月三元，就在張爲羣住的那所房子裏。一天下午杜大心雇了一輛小車搬運他底行李，自己另外乘電車到Y區去。

在這紡織工人總工會底十幾個辦事員中分了兩派：杜大心是一派，王秉鈞也算一派。王秉鈞底勢力要大一點，他雖然只是一個交際委員，但他是某黨工人部底職員，又是派到這工會來的代表，他可以向黨部按月去領津貼工會的款子。王秉鈞本是一個工廠的學徒，但因為人很聰明，又常常跟着幾個二等偉人東奔西跑，而且同別人辦過幾個工會，資格既老，經驗又多。加入某黨後，因為他曾從事勞働運動多年，所以得在工人部裏當一個職員。他在工會裏也頗有勢力，大部份的辦事員都是附和他的。工人呢，只要辦事員是那樣主張，他們暫時也就無話可說了。

同情杜大心的只有四個人：總書記周百順、交際委員高洪發，還有張爲羣和蔡維盛，這兩人都是宣傳委員。

周百順、蔡維盛、高洪發三個究竟是有了年紀懂得世故的人，做事時常帶着敷衍的色彩，顧慮很多。他們雖然比較其他的辦事員好，但至多也只能做到把工會底事看得和家事差不多有同等的重要。若說爲工會而作多大的犧牲，在他們是做不到的。而且他們之同情於杜大心與其說是受了他底思想上的影響，不如說是受了他底人格上的感化。他們不能明白地說出王秉鈞所述的總理主義和杜大心底自由社會主義誰好誰壞，但他們卻相信杜大心，因爲他們以爲杜大心是一個難得的好人，他底對人以及說話的態度都是誠懇的。他們也很討厭王秉鈞底驕傲的樣子。並且王秉鈞永遠只是那幾句話，開口說總理，閉口說總理，差不多三句話內就要夾一個總理。至於總理曾拍過他底肥大的肩膀，也是他常常說起的，有時甚至做出樣子好像表示說，這個肩膀一經總理拍過之後，就成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了。至於總理究竟曾否拍過他底肩膀，平凡的他們自然是不

知道。雖然張爲羣極力說王秉鈞底話不見得可靠，但周百順他們也並不曾起過疑心，有時候在會議中王秉鈞被杜大心或張爲羣駁得無話可說的時候，他就拍拍那曾經總理拍過的肩膀，憤憤地說：「總理底意思也是這樣。」杜大心自然是一笑置之，而張爲羣卻一點也不肯相讓，反模倣着他底樣子來譏笑他。然而總理究竟是偉大的，而王秉鈞也就偉大了：一般人底意見是如此。所以王秉鈞就常常這樣地得勝了。

但杜大心也不是就完全失敗的，有時候他也有一點小勝利。本來中國人有一種特別長處，就是顧面子；工會辦事員因爲要顧全杜大心底面子，所以在小地方也常常對杜大心讓步，使他不至於太失面子。至於宣傳部底事，差不多全是杜大心一派人包辦，不過王秉鈞有時候也要來干涉。

這樣的工作使得杜大心苦痛，而且也覺得受不下去了。特別是當他誠懇懇，剖肝瀝膽地說出來他所感到而且確實相信的話語的時候，只得着王秉鈞底鼻子裏冷笑的回答，以及衆人底冷淡和敷衍的態度。這樣的事對於他簡直是苦刑。他屢次想不開口，讓

王秉鈞一個人去說，然而他一看到自己所當作寶貝的理想被人那般無理地糟蹋了他，底憤怒又使他不能不說話。他明白這樣的熱辯，這樣的憤怒只能戕害他底病弱的身體，並且有幾次熱辯之後又繼續着來了一陣劇烈的咳嗽，臉又紅又燒，汗也大出，氣也緊了，好像那顆心也要從喉嚨裏跑出來似的。這時候一座的人都沈默了。最難堪的是王秉鈞底臉上的似笑非笑的表情。他看見這個，更覺得憤怒，因而咳得更厲害了。他知道自己在竭力向着死之路上走去，而且分明感到死是一天逼近一天。本來患了肺結核症的人應該靜養的，他自己也知道。他底同志們勸過他，李靜淑底勸告更是動人。他們都說他還是青年，以後奮鬥的日子還長遠，應該顧到將來，不該只顧現在，不要爲現在的工作以及無益的自苦毀壞了身子。這樣的話自然很有理由，他也不能否認。然而他底熱情卻破壞了這一切，他不能夠在他所憤恨的事前閉口。他看見可恨的事就要恨，可悲的事就要悲。他縱然明知道這種恨，這種悲是沒有好處的，但他自己是不能自主了。一切將來的夢想已不能安舒他底精神，他對於苦痛的現實之感覺是太銳利了。表面上他常常可以做到

異常冷靜的地步，其實這冷靜正表示着心裏苦痛到無可如何的程度。看起來分明是涼血的了，而胸中卻正藏着一顆熱烈的心。這顆熱烈的心所渴望着的正是工作——日夜不息的工作。他正要拿這樣的工作來戕害他底身體，銷磨他底熱情，消耗他底精力，把他弄成麻木不仁，那時候他便可以不再時常感到那種難堪的銳敏的苦痛了。

然而事實上他底病愈深，他底感覺便愈銳敏，他底苦痛更難堪了。他那時候的日記中有一頁是這樣寫着的：

「我不能愛，我只有憎。我憎恨一切的人，我憎恨我自己。」

「迦爾洵說過：『狼不喫狼，人卻欣然地喫人呢！』不錯，我每日只見着人喫人的悲劇。人能愛人嗎？爲什麼在一個同樣的人的世界中，一邊是光明的，熱的；而一邊卻是黑暗的，冷的呢？一些人在熱的世界中狂歡，一些人卻在冷的世界中凍死。我們坐視着。我們爲將來的人許下了美麗的東西，而對於現在那些快要凍死餓死的人又怎樣呢？」

什麼是將來！所有的將來的希望都在這不死不活的現在中消失了。什麼是『夢』？難道『夢』能使餓着凍着的人滿足嗎？我們儘管以美麗的夢來安慰人們，然而人們依然是不斷地餓死凍死，被同類摧殘而死。對於那些人我們底話還有什麼力量！他們是會帶着憎恨的記憶而死的。我要做一個替他們復仇的人。

我恐怖死，然而憎底力量卻勝過了死底恐怖。我既然不能爲愛之故而活着，我卻願意爲憎之故而死。到了死，我底憎恨才會消滅的。——五月二十八日。」

杜大心底另一個痛苦底原因就是他對於李靜淑底愛情。他在六月六日的日記裏也寫着：

「今晚到李冷家，冷出去了。我和靜淑談到各人將來的希望。她底話很使我感動。她對我底信仰很贊同，不過她不贊同用暴力革命的方法，自然我底偏於憎的主張是

她反對的。她說她們兄妹已決心脫離資產階級的生活，準備不久即實行到民間去，宣傳愛之福音，救濟人民。（她底哥哥剛在大學畢了業。）這一席話把我縛得更緊了。

她今晚對我特別表示好意，對我底病又很關心，我把工會中辦事的困難和我底苦痛告訴她，她懇切地安慰我。她底可愛的大眼中的確含了一眼的淚珠。她爲我而哭！我感激她。我感到女性底溫柔，我感到了女人底靈魂深處有一種極其高貴的東西，這是我們男子所沒有的。我當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深深地覺得在她面前我只是一個小小的孩子。我想的只是如果我能在她底靈魂深處佔一個位置，一切的代價我都甘願付出。如果在那時候，她向我叫道：『去，那里是海，你跳下去！』我就會立刻跳下去的。然而事實上她卻只說：『去罷，杜先生，你可以回去了。你不要再拿憎恨來苦惱自己。你記着無論在什麼時候到什麼地方總是有一個人同情你的。』這是什麼意思……她也許會愛我，也許已經愛上我了。我自己要用全心靈來愛她……然而我現在沒有資格愛人了。我今晚在她家裏的時候，我完全被她征服了，完全違反了自己底意

思。我爲什麼要愛她？爲什麼還要愛她？我自己不是屢次立過誓不愛女人嗎？我所負的責任乃是擔起人間的恨和自己底恨來毀滅這個世界，以便於新世界之產生，我應該拿自己底苦痛的一生做例子，來煽起人們底恨，使得現世界早日毀滅，喫人的主人和自願被喫的奴隸們早日滅亡。這樣淚海纔得填平，將來幸福世界的人底血液裏纔不致混入現代人底毒汁，這樣的工作自然不是我所能完成的，然而至少我要做一個開路的先鋒。我如果爲着一個女子，就拋棄了自己底工作，去享受人間的幸福，或者去爲她而犧牲一切，那麼，我又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呢？從前的話都成了空談嗎？我自己應該努力做一個言行一致的人。凡我以筆寫出來過的，我都應該拿行爲表現出來。我要實愛我底苦痛，拿苦痛來洗滌自己底罪惡，努力做一個純潔的人。我當竭力想法消滅對她的愛情。

以後不應該再到靜淑家去了。——六月六日。』

但六月九日和十五日的日記裏又有下面的話：

「昨天和今天都到靜淑家去了。我不是早說過不去嗎？然而我不能不去，我已經做了我底愛情和激情底奴隸了。不見着她，我簡直不能過日子；見着她雖使我因良心上的痛悔而更感苦痛，但我覺得非此不能滿足的。」

她分明是一個愛之天使，多麼純潔，多麼溫柔！我愛她，我應該愛她。我爲什麼又不應該愛她呢？然而愛了她，又怎麼能使她幸福？又怎麼有餘力來盡力於我的信仰？我究竟應該怎麼辦？——六月九日。」

「我覺得我應該到她家去！我應該愛他！是的。我爲什麼不到她家去呢？爲什麼不應該愛她呢？……以後又怎麼辦呢？到底又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呢？——六月十五日。」

杜大心底悲劇就在這里了。

第十三章 張爲羣

工會裏辦事員中真正算得上杜大心底同志的，只有張爲羣一個人。

他現在只有二十四五歲，是A省人。他本來出身小康之家，家境並不算壞。誰知他在高小畢業後進了中學的第一年，本縣裏遇着兵災，他底家被搶得乾乾淨淨，父母又相繼去世，自己無法過活，便廢學到S市來，在一個紗廠裏作工，已經作了八年。他爲人既謹慎，又很勤苦，更沒有嗜好，又不要供養家庭，所以到底也積了一點錢，在三年前娶了一個妻子，現在又是一個小孩底父親。

他是一個天真的人，雖然已經成年，卻還有孩子氣，還未失掉赤子心。正因爲有赤子心，所以看見不平，不公道的事，就要出來說幾句話，叫幾聲，看見別人痛哭，自己也就流眼淚。這樣他就不能以自己底小小的個人幸福爲滿足了。在不到一年以前他便信仰了

杜大心底自由社會主義，要用革命的方法來打破這不平的一切，創造出一個美滿的世界來。

張爲羣底理想是很單純的，而且是出於感情的。關於現在的一切不平的事象是他自己從生活中看到感到的；至於那美滿的將來世界，卻是杜大心給他的書本裏面告訴他的。他雖然不能夠像一般學者或著作家會從科學上，哲學上，社會學上得出結論來證實自己底理想，但他卻堅決地相信那偉大的日子是會來的，這差不多已到了迷信的地步。他和一般教徒一樣，他底主義就是他底宗教，他也有一個上帝，這就是「人類幸福」。自然這四個字在他也只是是一個空泛的概念，要他確實地指出如何才是「人類幸福」，他也不能夠。但他確也曾具體地覺得這四個字裏面至少要包含着 he 平日所看見的受苦的人也會過着安樂的日子的意思。在將來，是不再有不平的事，沒有人壓迫人的事，也沒有廠主和工人這一類的分別。人人都是平等的，都享着和平的幸福。他不但相信那日子是會來的，而且還相信在最近的將來，甚至一兩年內就會到來的。所以有時候他便覺

得不能忍耐了。他常常拿「革命什麼時候才會來」的問題來問杜大心，不是預言家的杜大心自然無法回答，不過杜大心也常把自己底意見向他解釋，並且常說些鼓勵的話來勸勉他。

張爲羣做事確是敢作敢爲，除了工作時間以外，其餘的時間總有大部份是用在工會底事上面的。工會裏各底部事，只要是煩重的，危險的，衆人都推他去做，他就自願地擔承了，很勇敢地去做，而且心裏很快活。因爲這樣，他在工會裏也佔了一部份勢力。杜大心一派之所以能包辦宣傳部，大半也靠着張爲羣底力量。

杜大心和張爲羣的感情很好，杜大心對於工會工作還沒有灰心，也就是因爲張爲羣的緣故。杜大心看出他是一個很有希望的人，因此也不願離開他。他搬到Y區來的時候，恰恰又同住在一幢屋子裏。他住在後樓，張爲羣夫婦就住在亭子間。每天張爲羣下工歸來，若不是工會開會的日子，喫過晚飯後，杜大心便來到亭子間閒談，把他底知識以及他底經驗，在可能範圍以內盡量地告訴他們夫婦，他們也很注意地，很快樂地聽着。有時

他也向他們描寫未來的世界，他底話語是如此美麗，如此雄辯，如此慈祥，使他們好像在做一个黃金似的好夢。這時候杜大心也完全和平日的他不相同了，平日永遠支配着他底腦筋的「憎」已軟化在未來的美夢中了。這樣的聚會，在張爲羣夫婦是很快樂的，在杜大心也感到一種平淡的樂趣。但可惜這也是不常有的，因為工會底事太多，他們很少有這樣的閒暇。

張爲羣底妻子也漸漸地喜歡杜大心了。後來他們夫婦說杜大心自己煮飯麻煩，一定要他和他們一桌喫，杜大心拗不過，也只得順從了他們底意思。他也常幫忙張爲羣底妻子做點洗菜，洗碗筷等等的工作。雖然她笑着不要他做，但他終於也爭着做了一點，每月也照例貼他們飯錢。她又叫他把換洗衣服也拿與她洗，他無法拒絕，自然她是不愛錢的。他們夫婦本來沒有親人，所以待他更覺得親熱，而他就把他們當作親骨肉看待了。這就是在這苦痛的生活中，杜大心所引以為唯一安慰的事。

一天晚上杜大心和張爲羣從工會底祕密會所出來，已是十一點半鐘了。兩個人底脚步雜沓聲在荒涼的街道上淒楚地回響着。偶爾有一兩個沈默的過客把他們底頰長的影子模糊地投在灰黑的地上，頭也不回地急急走過去了。天空閃耀着一天的明星。他們不久便走過一片麥田，正走在兩面長得很高的麥桿中間的一條窄小得僅能容一個人過身的小徑裏。杜大心忽然聽見張爲羣在他底身後叫道：「杜先生，」這是一種非常異樣的聲音。他詫異地回過頭看了張爲羣一眼，黑暗中有一雙明亮的，含着淒厲的表情，的眼睛。

「什麼？」

「杜先生……我實在不能夠忍耐下去了。」分明要忍下去而終於捺不住，吐了出來的聲音，這裏面含着無窮的苦惱，使杜大心也覺得淒然了。

「爲羣，不要這樣說……：你有什么事要這樣苦惱？」杜大心一面安慰他，一面仍向前走。

「杜先生……革命什麼時候才會來？」他又在問那永不能解決的問題了。

「爲羣！……我不是向你說過好多次嗎？……那日子會來的，一定會來的。……你爲什麼要這樣性急，這樣忍耐不得？……何必這樣苦惱！」杜大心這時候忘記他自己也是一個「忍耐不得」的人了。

「不是這樣！杜先生……我實在等不得了。杜先生……你曉得這不是爲我自己，實在這不是爲我自己。……我自己一個人並不要緊……決不是……」這聲音在靜寂的夜裏戰抖着。像一隻凍得快死的狗拖了尾巴抖着，抖着。「你看這是爲着那些人，在那裏面的人，爲着那般過苦日子的人！」

杜大心掉過頭，看見張爲羣拿他底戰抖着的手指，指着那左邊的吐着紅煙的黑色大怪物，杜大心也感到一種恐怖的激昂。他不能再說什麼，只是把他底脚步沈重地壓在軟軟的泥土上面，向前走着。然而張爲羣又說了：

「杜先生，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

「……………」

「你曉得你現在住的那間後樓是怎樣讓出來的……」

「什麼……」杜大心更是惶惑了。

張爲羣並不管他，自己一直憤激地說下去：

「在你搬來幾個鐘頭以前，房東叫了警察來，把裏面的人趕出去。我曉得，我都曉得，那是一個患着癆病的婦人，養了三個孩子。他底丈夫我也認得，他從前也在我們廠裏頭做過工。在五個多月前，因爲偷了一點絲被工頭查出來，送到警察局去關起，判了六個月監禁。他不過偷了一點絲罷了！六個月監禁！還挨打他們一家本來很窮，是靠着做一天工喫一天飯的。丈夫犯事後女人就苦了。起初她還替人家洗衣服補衣服，得一點錢養活她自己和孩子們。但後來她病重了，不能勞苦了，只得靠挪借過日。所有值得錢的東西都被當盡，賣盡。我們有時也幫助她一點，但終於是有限得很，我們自己也不充裕。她整整有四個月不曾繳房租，雖然我替她繳了一個月，然而那個把一個銅板看得和性命一樣貴重

的房東，怎麼肯把她放過去。他時常來和她吵鬧，但是錢總是逼不出來的。別人連喫飯都很困難呢！她總推口說她丈夫出來後再繳房錢。房東吵得不耐煩了，便另自把房子出租了……」

杜大心停住脚步，張爲羣也就不往前走了。

「你便來租了這房子，這是我介紹你來住的。當時我並不知道詳細情形。我想房東既然貼出了召租條子，當然是她答應搬家，或者房東也有安置她的辦法。我一心只望你來和我同住，所以把房子給你租下了。後來你就搬來了。那天晚上我底女人告訴我那個女人底事……」

他似乎說不下去，嘴和臉都掙扎似地動着，但過了一刻終於又說了：

「你是下午搬來的。就在那天早晨快喫早飯的時候，房東叫了兩個警察來。她駭着了，然而怎樣辦呢？她知道這次房東是下了決心了。她哀哭着，和她底三個孩子跪在兇惡的警察和房東面前。凡是一個女人嘴裏可以說出來的卑下的話，她都不覺得一點難爲

情地說盡了。她還想哀求到那班人底半點哀憐。你想那班人還有人心嗎？她愈是卑下，他們愈是威風。她給他們磕頭，把那只有皮包着骨的頭在地板上不住地碰得響。到底把他們惹得不耐煩了。他們用腳踢她，把她底剩下的一點爛東西從曬臺上拋到後面田裏去。一小鍋還不會煮熟的粗米粥也被他們連鍋一起潑在田裏去了。這樣失掉了一切的希望，她只得牽了她底三個孩子走了。她走到田裏，坐在地上，望着那一點破爛東西哭了許久，最後把那些東西收拾起來走了……」

「她後來到什麼地方去呢……」杜大心苦惱地問。

「她從此就帶着她底三個小孩子討飯過活……然而今天我聽說她死了。」

「死了？」杜大心半意識地問着。他希望這不是真事。然而張爲羣底聲音是十分堅決的。這是無可疑惑的。死了，在這四萬萬的中國人中，一個患着癆病的討飯婦人死了，這又算得什麼！但這時候對於他，死去的不僅是那個不知名的病女人，也連帶着死了他自己底一線的希望。

「革命什麼時候才會來……我實在不能夠忍耐了……」張爲羣底苦痛的聲音把這充滿了麥香的安靜的空氣全然震動了。

杜大心極力要挽回他自己底失去的希望，而張爲羣底這樣的話又像利刀一樣刺進他底胸膛，不容他思索，也不容他防護。「爲什麼要這樣逼我？」他心裏想。

「你已經忍耐了二十多年，爲什麼今天就忍不下去？」杜大心憤憤地說，好像對張爲羣報復似的。

「在從前我相信這是命定的，應該的，而且正當的，所以我能夠忍耐下去。現在呢，我知道這一切都是不正當的，應該消滅的，這一切都是罪惡，所以我不能夠忍耐了。」張爲羣猛然拿右手按着他底胸膛說：「不是我，牠，牠是不能夠再忍耐下去了。」

杜大心再沒有話可以反駁張爲羣，而且也不想反駁了。他不能夠再說什麼話。因爲張爲羣底悲哀也就是他自己底悲哀，他也是早就不能夠忍耐下去了。

這時候紅煙還不斷地從工廠底煙突中冒出來，在星羅棋布的天空中更顯得血紅，

而且愈高愈濃。起初看起來，紅的只是天的一角，過後全個天都紅了。他們兩個都知道就在那里，他們所認為是罪惡的一切都在活動。不僅是昨天……今天，而且明天以及明天底明天……他們感到一個暴力底威壓，好像一個代表全世界底罪惡的神在追逐他們。他們覺得如果不靠着一種奇蹟，他們就會在惡神底手裏滅亡了。但這奇蹟什麼時候才會來呢？

天似乎就要燃燒起來了，人類底運命像遊絲一般地飄浮着。杜大心和張爲羣兩人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恐怖。

第十四章 危機

杜大心醒來了。

這一天的醒來和平常的不同。他一睜開眼睛就感到一種絕大的驚奇。他睡在柔軟的鋼絲牀上，而且在一個華美的房間裏。這房間，他是看見過的，但現在卻想不起來究竟是誰底家裏。奇怪！他今天似乎連思想力也沒有了。

這是一個秋天的午後。屋頂上有幾隻麻雀在吱噪吱噪的叫着。空氣很溫和，屋頂很寂靜。有時候遠遠的傳來一陣汽車或電車底聲音，這究竟是誰底家裏呢？他又何以會睡在這里呢？人很疲倦，似乎連思想力也沒有了。他也不去想什麼。依舊把眼睛閉着。迷迷糊糊的，又過了一刻。忽然他聽見一陣很輕的脚步聲，他知道一個人走進房裏來了。他微微睜開眼睛，他幾乎要叫出聲來。

進來的是一個白衣女郎。他認識她，她就是李靜淑，他很覺奇怪，要看她做些什麼，便裝着熟睡的樣子；但並未把眼睛完全閉上，還可以看見她底動作。她走近牀前，把她底右手放在他底額上。（他底心猛然跳了一下，但他沒有做聲。他想這是多麼溫軟的手呵，而且又是第一次。）她抽回她底手，在自己底額上摸一下，又輕輕把那手放在他底額上再按一下。她底臉上頓時現出安慰和欣喜的顏色，雙頰上的笑靨顯得更動人了。她於是輕步走到窗前，在一把籐椅上坐下。

杜大心明白了。這是李冷家中，這房間就是李冷底父親偶爾來S市時的住房。但爲什麼他是在這里，又怎樣會在這里呢？他還是不明白。他又似睡非睡地過了一刻，因爲人太疲倦了。

又一陣脚步聲，使他驚醒過來。他立刻分辨出這是李冷底脚步聲。進來的果真是李冷。

「大心還沒有醒過嗎？」這是李冷底聲音。

「輕聲點；他還沒有醒過，」這是李靜淑底低聲的回答。「他睡得很好，熱度也很平穩，大概沒有事了……我們不要吵醒他，讓他多睡一刻，他一定太勞苦了……他那樣拼命地工作簡直是在自殺。」

「他這人真固執，拚命把自己摧殘到這樣子！我們在旁看起來覺得多麼可惜。」

「這不過是他有了那顆熱烈的心。他本來也可以過着和我們一樣的生活的……想到這一點又使我們覺得羞愧……不過看見這樣的人就如此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又叫人不得不傷心……」李靜淑底話語中微帶悽楚。

「我想他底病根還是在那個『憎』字……」

「我也是這樣想……我要來醫治他這個病。我看，非把他底病根除去，他底身體不會強健起來的……」

李冷並沒有回答。然而杜大心忍耐不住了。他故意咳一聲嗽，然後把被掀起，睜開眼睛，表示自己是醒來了。

李冷本是立着的，便就走近牀前，李靜淑也走了過來。

「大心，現在覺得好些了嗎？」李冷友愛地，懇切地望着他。李靜淑底溫柔的眼光也凝視着他底臉。

「好了，謝謝你，」他微笑地回答說。這樣的微笑在他底永遠是憂愁的臉上是少見的。「告訴我，我怎樣會病在你們這裡？」

李冷底臉上也浮出笑容，指着他底妹妹說：「你叫她告訴你……你昨天險些兒把她急壞了。」

杜大心望着李靜淑，臉上的微笑還留着，而且更是光亮。

「杜先生，你不要信他底話，哥哥總是愛拿人家來開玩笑的。」李靜淑站在離牀前不遠的一把椅子背後，聽見哥哥底話，一想起昨晚的情形，不覺臉上泛起一道紅霞，便微微低下頭，用手指玩弄着椅背，說了上面的一句話。雖然有點不好意思，但她並不曾把笑容收斂起，她覺得杜大心底眼睛還在她底臉上，她底臉更紅了。

「妹總是女孩子脾氣，動不動就不好意思。好，還是我來說罷。」李冷帶笑地說道，到底是做哥哥的人懂得妹妹底爲難處。「今天早上八點鐘的光景，你來到我們這里。滿頭是汗，臉色青白得怕人，兩隻眼睛睜得大大地，我們正在客廳裏喫早飯，你走進客廳叫了一聲就倒在地上。我們連忙離開坐位來看，你暈倒在地上，只有胸前還是微微起伏着，有點熱氣。妹以爲你有什麼不好了，幾乎急得哭了出來……」聽到這里，李靜淑略略擡起頭，把杜大心瞥了一眼，褪去了的紅霞又泛出來。李冷並沒有注意她，只管說下去：

「我們忙亂一會，你後來也就醒過來了。我們又請醫生來，給你看病，醫生說這是由於身體虛弱，憂鬱過度，疲勞過度的緣故，而且你又中了暑……你喫了藥，後來便安靜地睡着了，一睡就睡到現在，可見你真是疲勞過度。你……現在你就在我們家裏多休養幾天罷。在異鄉患病，本是令人難堪的，你底身體既是如此虛弱，更不宜自尋苦惱，應該想寬一點。你在這里沒有家，就把我們這里當作你底家也可以。」

「真是一語令人萬感了。你們現在算是我底救命恩人。我能夠拿什麼來表示我底

感激呢？尤其是昨晚叫密斯李那樣着急的事使我心裏很過不去……」

「又是密斯——斯——李」李靜淑故意拖長聲音，笑嗔說。

「你叫得杜先生，我就叫不得密斯李！」杜大心帶笑地分辯說。

李靜淑抿嘴笑了一笑，望着她底哥哥說：「你看，病纔好一點，又鬥起嘴來了。杜先生總是不肯讓人的。」

「又是杜——先——生，」杜大心也帶笑地拖長了聲音說。

李冷微笑着。

這時候壁上的掛鐘剛敲了六點。李靜淑並不回答杜大心底話，卻自語道：「六點鐘了，我叫娘姨給杜先生煨得有稀飯。等我去端來，杜先生今天未進飲食，想必很餓的。」她說畢，便往外走。

「又是杜——先——生，」杜大心又這樣說。

李靜淑回頭看了杜大心一眼，想說什麼，但終於沒有說出來，只笑了一笑就走出去。

了。

過了兩天，杜大心底病痊愈了，不過人還微覺疲倦。他打算回到Y區去，但終於被李冷兄妹留下來。李冷爲了使他安心住下起見，又曾把他底消息告訴了張爲羣和杜大心底另一個同志朱樂無。他們也都來李冷家看過他，他們也勸他多休息幾天。他實在沒法走了，只得留下來。他整整住了一個禮拜。

這七天的日子在杜大心算是一種苦刑。但他終於能夠自持，不曾把愛情向李靜淑表白出來。她在這七天內天天伴着他，又像慈母般地照應他，看護他。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底拚命壓抑下去的對於她的愛情就很快地發展成熟了。他對於她的愛情底熱度一天一天地增加，他也深切地感覺到。但他極力維持着表面上的安靜，不把他心裏的激動顯露在她底面前。這是難做的工作。裝假本來不是容易的事，而一個真誠的人要在他所極鍾愛的人面前裝假，更是困難的事。所以這七天來他差不多熬盡了自己底心血。她在

而前時他覺得很滿足，忘掉了其餘的一切。實在除了她之外，他把什麼都忘記了。但是她一旦離開了他，特別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他便感到劇烈的良心上的痛悔。他覺得他並不
多是一天一天地向着背棄自己底主義的路上走了。因為他對於她的愛是極其專斷的，
一天一天地向前發展，征服一切，漸漸地要來征服他所相依為命的信仰了。他自己確實
感到在一陣激情襲來之際，他只想到佔有她或被她佔有的一件事，他只想如何纔獲得
她底完全的愛，其餘的一切，甚至愛與憎的問題也忘掉了。

幸而他還未完全失掉自制的力量，所以他還能夠不斷地鼓起勇氣來和他底激情
奮鬥着。然而他清楚地知道激情底力量是一天一天地強烈起來，而自己卻是不停地衰
弱下去了。到後來就在第七天的晚上，他們三人又談到各人底將來的計畫，她說到她底
獻身來幫助人民，宣傳愛之福音的決心，那時一種崇高的義務感情在她底優美的心中
激動着，這女郎即刻變成了愛之天使。他覺得自己實在沒有自持的力量了。他幾次想伏
在她底脚下，哭訴他心中的痛苦，自白他底胸懷，求她給他以愛之甘泉。但是另一個念頭

又立刻來征服他，而且又佔了上風。這念頭就是：他已是一個命定了棄絕一切人間的幸福的，不能夠愛她了。他到底能夠咬緊牙齒以極痛苦的忍耐，把那像一個要爆發的火山一般的激情鎮壓了下去。

別了李冷兄妹回到自己底房裏，那剛剛破鎮壓下去的激情又揚起烈燄來。這是一個涼夜，但他底心卻熱得快要發火了。他異常興奮，渾身發燒，頭腦也有點昏迷。他不能夠睡，悶熱得難受，便把窗戶大打開，讓涼風進房來。他還是不能睡，斜坐在牀上，半身靠着鋼絲牀底鐵欄。臉紅紅的，眼睛半閉着，臉上出了油。他要想什麼，但剛剛想起一件事。「她」便毫無理由地插進來，而且把他底腦筋完全佔據了。她底面貌，她底聲音，她底姿態都變成了無數個，同時出現於他底面前，把他包圍着，而且逐漸逼近了。他想透出她們底重圍。但是他不能夠。他底頭腦更昏迷了。他半自覺地叫着她底名字。他覺得她就是在她底懷裏了，他昏迷地用手撫愛着他底幻想中的李靜淑，一個人低聲說着什麼，臉上帶着羞容。

忽然他動一下身子，把眼睛大睜開，驚惶地向周圍一看，並不見李靜淑在這房裏，一

個不可克服的激情征服了他，他跳下牀來，衝出門去，想奪回他底失去的李靜淑。這時他也忘掉了一切，只知道李靜淑是他一個人底，他要永遠把她抱在懷裏，不許她離開。

本來抑制久了的愛情，激情一旦到了爆發的時候，便成了不可克制的激情了。杜大心對李靜淑的愛情因為被他自己極力壓抑的緣故，也就漸漸地滲入了激情，不僅是純潔的愛情了。這晚上他受了激情底驅使，不畏一切，不顧一切地衝出房去，預備到李靜淑房中，去自白他底愛情，而且還有一個更大的慾望，就是要證實她是永遠屬於他，也永遠不離開他。總之他現在是決心去佔有她底愛了。

他出了房門，在樓前的走廊上，他看見右邊房裏的電燈已經熄了。藍空中閃耀着密布的星羣，涼風吹拂着他底燒臉，似乎有一瓢冷水向他底頭上潑來。他底被激情昏迷了的頭腦，現在算比較地清醒了。他鼓起餘勇走到李靜淑底房門口。他先把頭放在玻璃窗上望，白色的窗帷遮住了裏面的一切。他又把耳朵貼在窗上聽，但只聽得見房中掛鐘底不疾不徐的的搭聲。顯然是那女郎安靜地熟睡了。然而他並不移開他底貼在玻璃窗上

的耳朵，他注意地聽那鐘聲，聽了許久。

他終於聽到什麼了：那女郎在夢裏嘆息了一聲。過了幾分鐘，她模糊地說了兩三句話。這雖是她底夢裏的低語，但他卻聽懂了。她在說：「爲什麼你永遠這樣地天天衰弱下去……要是你沒有幸福，我還能是幸福的嗎？」

這樣的話真傷了他底心。一種味道進了他底心頭，是酸，是甜，是苦，是辣，他說不出來。他底激情很快地逃走了，只剩下一個悽悽惶惶的他。他記起了剛纔的一切，想到他這樣的人竟懷着那種心思深夜癡立在一個青年女郎底房門前。他再細嚼她底話裏的滋味。他覺得實在無力自持了，便伏倒在那門前，用他底眼淚去洗滌門脚。他不知道究竟是在爲感激她而哭，或是在求她底寬恕，或是在哭自己。

他回到自己房裏去時，懷着另一種心情，這是交織着感激，羞愧與痛悔三種感情的。這一晚他沒有睡，他在深思。矛盾的思想反覆地來到他底腦中。他最後決定回Y區去。

第二天早晨，天剛剛大亮，他就走下樓，開了門去了。桌子上留了一封給李冷兄妹的

信。

他決定從此不再到李冷家了。

第十五章 革命黨被捕

黑漆般的天空裏有幾顆半明半昧的星，地上落着三點兩點的雨。秋夜的涼風吹起來，使人感到一點寒意了。這晚上在S市華界裏的一條二等熱鬧街道上，說是因為特別情形，在九點鐘的時候就沒有了行人。店舖底門關得緊緊的，幾乎連人聲也沒有。那麼長的街道上只有兩個背槍的警察閒步走着。

至於這種特別情形是什麼，全街中只有這兩位警察先生知道。其實他們所知道的也是有限得很。他們只知道如今S市要戒嚴了。若有人問他們為什麼S市要戒嚴呢，他們也只能答覆道，這是爲着嚴防「赤黨」作亂。因爲上司對於他們的訓話裏不會說到別的，他們也就無法知道了。說到店舖中人，他們簡直是一無所知。警察先生光顧到他們底小店來，叫他們關上舖門，他們就把舖門關上了。因爲天下似乎有一個至理存在着，就

是不聽警察先生底吩咐是要受罰的。誰又不怕受罰呢？

然而其中也有幾個經驗豐富的老先生對於這種非常的事情又不免要加以一番考究了。其實這所謂考究，毫不含有懷疑的意思，因為人雖至愚，也都知道爲官者，在上者底命令是天經地義，本無懷疑之餘地的。這考究不過是很據從前的經驗把警察先生所傳達的命令加以一番註解而已。說是「赤黨」作亂，「赤黨」是什麼呢？大概就是那推倒滿清割掉辮子的革黨罷！不過那革黨好像是穿白的，怎麼又說是赤黨呢？「大清改大漢，要翦掉毛辮，明明投洋人……」怎麼又說現在的赤黨要打洋人呢？可見這赤黨不是那革黨了。然而凡事總是古已有之的。不錯，呵，有了，這赤黨一定是「長毛」了。長毛本是用紅緞子裹頭的，所以說是赤黨，而且赤者紅也，紅與洪同音，長毛底頭腦洪秀全又恰恰姓洪，那麼赤黨一定是長毛了。長毛一出，天下又要大亂了，人民又要遭一番浩劫了。那位以關岳自負的吳大帥不是曾經發過通電說：「……赤禍蔓延，中原鼎沸……生民應遭塗炭……」嗎？想到這里，那班憂時的老先生們又不免要落下幾滴老淚了。

不過在這「赤禍蔓延」的中國，S市究竟算是一個世外桃源，雖然近年曾因齊盧之戰受過一點兵禍，但究竟是短時間的事，也沒有多大的損失，況且現在又有那管轄五省，坐鎮金陵的孫聯帥在，小民托庇了聯帥底福蔭，總還可以安居樂業。難保那滅長毛，定天下，登龍位的真命天子就是他老人家！有了真命天子，那班憂時的老先生們也就放心，安然睡去了。

然而只苦了那兩位巡夜的警察先生。他們在未來的真命天子，現在的五省聯軍總司令底治下倒敢憤憤不平起來了。這時候別人正抱着妻子安靜地睡覺，多麼寫意！他們倒冷清清的，在這荒涼的街道上巡夜。什麼巡夜，在他們看來簡直是受罪罷了！

灰白色的燈光在睡了的街中抖着，好像受不住風吹似的。在這抖着的燈光之下，右邊的一個警察底花白鬍子也跟着抖起來了，上面黏着幾點口沫，還在閃光。左邊的那個較年輕的同伴卻挺着胸膛，立得筆直，像一個驚嘆符號一般。

「他媽的！革命！革什麼命！」年老的一個先鳴不平了，接着打了一個呵欠。「把老子

革到這里受罪。」又打呵欠，又流鼻涕。

「哈哈，你的癮又發了，」年輕的一個說。

年老的一個無力地在右邊的褲袋裏摸出一個白色小紙包，就在街燈底微光下開了紙包，從裏面的十幾顆黑九子中取出三顆來，放在嘴裏，泫了一口吐沫，便吞了下去。旁邊的那個驚嘆符號帶着笑容不轉睛地看他。

「好，現在才有了精神。說起來真氣人，那般東西要革命，幾乎把老子命都革掉了。別的倒不要緊，癮一發，就真正要命。幸虧我還早預備好了這包九子，不然，明天就沒有我老陳了。」

癮過了，自然有了精神和興致，老陳一面踱着，一面又繼續說下去。

「老范，你倒好，年紀又輕，不抽大煙，又不喝酒，很可以省幾個錢好好過活。我是什麼都抽到煙槍裏去了……」老陳惋惜地說。

老范底臉上現出滿意的笑容：「我常常勸你把大煙戒掉，這又不是難事……」

「不難？」老陳驚訝地說。「你們不抽煙的人，不懂得！我戒過幾次，都不行。一戒煙，就要生病。現在老了，倒也不想戒了……現在抽煙真沒趣！煙又貴，又要躲躲藏藏地抽，和做賊差不多！誰願意從前我像你這樣年紀時，原不想抽大煙。在那時候不抽煙倒不好了。煙既便宜，人人都抽，招待客人，也是牠！你不抽，別人說你不懂得規矩，別人說你太古板，別人要拉你抽。有人敬你煙抽，你不抽，你就得罪了人……營盤裏誰又不抽大碗的雲土，由你去抽，又不要錢，成分十足，不滲半點假……我那時年紀輕，又壯又肥……我當兵跟着趙爾巽，趙大帥到四川，後來進西藏去打蠻子……打得真痛快！他們什麼槍礮都沒有……我們也沒有現在的五子，九子新式快槍。我們打火藥的土槍已經夠他們喫了！他們真膽大，不怕死，真厲害……我們的槍更厲害！真痛快！我們看見他們一個個倒下去，打平了，我們把蠻子打得不敢造反了……」他說到這里忽然得意地向老范問道：「你喫過人肉嗎？」

這個突如其來的驚人的問題使老范有點窘了：「喫人肉？誰喫過人肉？你真在說夢

「夢話？不瞞你說，我真喫過人肉，」這是多麼得意的聲音！「人肉真不錯，可惜我現在沒有這口福了……我們剛剛打平蠻子，還駐紮在藏裏。天氣好冷到處凍了冰，風也刮得厲害。不過我們也還過得舒服。一天沒有事，便倒在營裏抽大煙，有的是雲土，儘你燒。酒不消說是常常喝的。下酒菜最好的就是人肉，又不用錢買。我們營裏常常捉了鬧事的蠻子來殺頭，殺了沒有人收屍，他們擺在那里，我們常常跑去把肉割了下來，用藏裏的酥油煎好，喫起來又嫩又脆，不說沒有腥氣，倒還香得很……同營裏有個姓張的，他說他是不喫人肉的，一看見我們煎人肉還不說，就閉着眼睛跑開了。我們很討厭他，有一天故意煎了人肉請他喫。他問我們是什麼肉，我們說：『這是剛買回來的鮮牛肉。』他說了一句：『不要騙我，是人肉，我就不喫咧！』我們真真騙了他。他一面喫，一面誇獎味道好，等他喫得夠了，我們纔大笑，告訴他已經把蠻子肉喫得飽了，害得他吐得不得了！過了這一回，他也就會喫人肉，常常和我們一道去割死蠻子的肉了……」

「想不到人肉還這麼好喫，」老范想起來，倒有點羨慕老陳了。

那時我正是年少氣盛的時候，現在想起來又算活了一世。革命什麼都革掉了！煙又貴，抽大煙又犯罪。要罰錢，要坐監牢……趙大帥的兄弟趙爾豐也就被革命黨殺了頭。如今什麼都變壞了，再沒有那樣的好日子過了……晚上不能夠睡覺，還要巡什麼夜。都是革命黨鬧出來的事……老子捉了革命黨非喫掉他的肉不行，要把他碎屍萬段，纔消得這心頭之恨……」老陳愈說愈氣，到了後來，真氣得說不出話來。

老范也不開口，他在想像人肉底味道和那種奇怪的生活。只有四隻腳在馬路上的雜沓聲點綴了這個淒清的秋夜。

忽然脚步聲又增加了，雖然新加入的聲音是很低微的，但仍然可以使人聽見。在老陳底眼裏，一個黑影子晃了一晃，沿着關閉的鋪門匆匆溜過去了。老陳不加思索地發出一個命令：「站住！」但是那影子竟敢於抗命，仍然急急地走着。老陳大大喫了一驚，連忙追了上去，老范也跟着他跑。前面的人因為拿了一包很重的東西，不能跑快，終於在快要

進租界的地方被追着了。老陳一把抓住那人底肩膀。

「你幹什麼？」那人回過頭怒目說。

「你這包裏是什麼東西？」老陳問。

「舊報紙，拿去包物事用的。」

「打開給我看！」老范一面說，一面就搶了過來。那個人要防護已來不及了。老范把紙包拋在地上打開了，抽了一張傳單出來，在街燈下讀着：「打倒魚肉人民的軍閥孫傳芳！」他伸了舌頭出來，又縮了進去：「好大膽，罵起聯帥來了！」又在下面抽出一張較大的報紙：「『工人旬刊』……『總同盟罷工』……『孫賊末日到了』……『上海工人武裝起來』……哈，原來你就是革命黨，我們正要捉革命黨！」他撕了報紙，猛然打了被捕者兩下耳光。那個人正在抵抗。

「你就是長毛，」老陳罵了一句，就加入戰團，一手揪着「革命黨」兼「長毛」的那人底頭髮，一手在拚命地亂打。「你是革命黨，你要革老子的命……好，老子的拳頭不

准你革命。」拳頭下得更重了，那個人在這兩個警察底沈重的拳頭之下，顯然是沒有抵抗力了。他底回答只是叫罵，他並沒有一點乞憐的表示。

打了一些時候，被打者底叫罵聲也微弱下去了，那兩位警察先生似乎打得夠了，覺得打人也是一件費力的事。現在怒氣是沒有了，心裏在盤算未來的獎賞。而且確實覺得革命黨被捉，天下太平是有望了。老陳得意地拖着倒在地被打得半死的革命黨，老范抱着那一包宣傳品呼嘯而去。

幾分鐘以後街道又復歸寂靜了。只是那幾顆半明半昧的星已完全隱去，墨色的天空中河河地落下一陣大雨。

第十六章 八日

張爲羣一晚上不回家的事使他底妻子和杜大心都起了很大的驚恐。杜大心這一天六點鐘在租界和他分別的時候，他說是到印刷所去取傳單和工人旬刊的。然而他這晚上不回來，又是什麼緣故呢？杜大心疑惑事情有點不妙了。他到周百順家裏去過兩次，但打聽不出一點消息。張爲羣底妻子確實很焦急，而且她底一切的舉動都表示出來她底心裏發生了一個從未經驗過的擾亂。杜大心看見她底苦臉，也就更是焦慮了。

第二天一早杜大心出去打聽張爲羣底消息。他先到周百順家裏，沒有一點結果，又到工會底秘密會所和高洪發、蔡維盛家裏去，也沒有得着半點消息。高洪發又不在家。他打算到租界去，無意間在等電車的地方遇着高洪發。高洪發匆忙地走過杜大心底面前，被他一把拉住了。高洪發自然大大地喫了一驚，不過看見拉他的是杜大心，倒也就放心

了，他連忙對杜大心說：「我正要找你說話……好，我們到百順那邊去……」杜大心從他底臉色和語調上知道有什麼不尋常的事發生了。兩個人沈默着，在路上不談一句話，各人心裏鎖着深的祕密。

到底到了周百順底家裏，高洪發便說出他底第一句話：「爲羣被捉到警廳去了。」這消息是他從一個在警廳裏當偵探的朋友處得來的，據說就要送到戒嚴司令部去了，到了戒嚴司令部總是凶多吉少。他又說他底那個朋友勸他們把東西檢點一下，行動上也要當心點。高洪發還囑咐杜大心要特別當心，因爲他是一個學生，在這裡容易惹人注意，而且他又負着宣傳部底全部責任；又恐怕張爲羣受拷打不過，會把他底名字供招出來。周百順果然立刻把他家裏所存關於工會的文件清點好了，裝了一個小箱子寄放到別處去。高洪發也回去清點東西。杜大心呢，他只是在思索。他不怕什麼，而且他相信張爲羣縱然受了拷打，也不會供招出什麼的，因爲他知道張爲羣是什麼樣的人。

在十二點鐘的時候，杜大心纔回到家裏。其實他還不想回去，因爲他不願把這消息

告訴張爲羣底妻子。但不回去也不行事實具在，是不能永瞞着人的。她在家裏又是何等焦急。所以杜大心還是回去了。他把實情告訴了她，不過他也附加說，據他看來，案情並不重大，並沒有什麼要緊，大概至多不過監禁幾個月就是了。

這個消息像霹靂一般，把張爲羣底妻子驚倒了。她嫁給張爲羣以來，已有三年，其間並沒有經過患難，兩人也從沒有分離過，生活過得很好。現在，他被捉到官裏去了。革命黨這個罪名在這個年頭是很大的。縱然他底罪不至於死，結果也有些不妙。她想一旦他有什麼好歹，這孤兒寡婦又靠誰呢？她不能夠想下去。這個打擊太大了！她又沒有一點這樣的經驗。她實在受不住，幾乎要昏倒了。

她想昨天他們夫婦還過得很好，今天她就看不見他了。她想這該不是夢罷，她底丈夫也許還在工廠裏做工，也許方纔的一切事情都是她底幻想。她覺得她聽見他在說話，她聽見他底脚步聲。她想她底丈夫並未捉到警廳去，她現在是在做夢。他晚上就會回來的。她底年紀太輕，太沒有經驗了，所以對於這樣事變之來，竟不能相信他是真的，她總

以爲這只是夢，她底幸福纔是真的。若在別的婦人就會抱怨，甚至於毒恨杜大心、周百順一般人。因爲她底丈夫若不是和他們一道去辦什麼工會，他決不會遇着這樣的事變。在一般的婦人看來，這是一個很充足的理由。她們會借此來要挾杜大心他們。但在這個天真的小女人，卻不是如此。她只怨自己底命苦，她一點也不恨別人。她倒在牀上傷心地哭着。她底兩歲的孩子不知道這是怎樣一回事，在旁邊不斷地打岔她，她就眼淚汪汪地對孩子說些他不能懂的話語，說了又哭。孩子看見母親哭得傷心，自己也就放聲大哭起來，她又不得不停止哭去誑孩子。到了傍晚時分，她算完全止了悲，懷着一種淒涼的心情做了飯，又無可奈何地逗着孩子玩了一陣便睡了。

從此每天杜大心都要出去給她打聽張爲羣底消息，他每天向她報告的話總是同樣的：沒有動靜，大概不久就會釋放出來了。其實他所得到的消息並不是這樣。真正的消息是一天壞似一天。在張爲羣被捕後的第五天，高洪發便在周白順家裏向杜大心報告張爲羣被解到戒嚴司令部去的消息。高洪發很感動地轉述張爲羣底話。據說當高洪發

底朋友和張爲羣在戒嚴司令部見面時，張爲羣已經喫了很重的拷打，臉已經腫得不堪了，腿也爛了，他還是咬着牙齒說：「告訴他們，能救我出去自然是最好，不能夠時，我死，我一個入死也不要緊，我決不招出一句話。……我底妻兒們要望他們照應。我一點也不後悔，叫他們不要灰心……」杜大心想到從紅腫的面頰中間的口裏吐出來這樣的話語時的心情，自己底心裏不禁起了一陣劇烈的痛楚，他不能夠說什麼了。

周百順、蔡維盛和高洪發三人也有了兔死狐悲似的傷感。他們深知道張爲羣是無法救出來的了。他們現在所希望的只是使自己不要陷於這同樣的運命，同時一想到自己底妻兒，更有點膽寒。大家覺得周圍都有敵人，危機就在前面。雖然各人滿心希望危機不要到來，但同時卻也覺得危機是一刻逼近一刻。外面一點響動或人聲都使他們十分驚惶。各人明白自己底心跳動得異常厲害，但各人都想在表面上做出極其鎮靜的樣子，不要把自己表現得比別人更爲膽小。在這沈默得難受的空氣中，大家都感到在受着一個快來的不可抗拒的勢力之壓迫，而且覺得這時間是過得很慢，又很難堪了。

他們忽然聽見有人上樓的聲音，各人心中顫抖了一下。有人在敲門。「找誰？」周百順一面問，一面把抽屜裏的手槍拿出來，向着門邊走去。門外的人答道：「我。」但房裏的人一時分辨不出究竟是什麼人底聲音。

「你是什麼人？」周百順再問一聲。高洪發和蔡維盛都站起來準備出作戰的姿勢，杜大心還沈溺在深思中，安坐不動。

「我，你都不認識嗎？」門外人底聲音很熟，他們知道來人是誰了。不過周百順還很小心，一面開了門，自己便拿着槍隱藏在門後。

進來的人乃是王秉鈞。他一進門看見高蔡兩人底樣子，便帶譏笑地問道：「你們在幹什麼？」

「你快把我們嚇煞了，」這是蔡維盛底回答。

「哼！你們底膽子又不是麵捏的！」王秉鈞輕視地說。

突然有人在拍王秉鈞底左肩，他回轉頭來，一支冰冷的，僵硬的手槍指着他底鼻子。

他底眼睛立刻昏花了。一個人在怒目看他。他大喫一驚，眼睛大睜，肩一聳，雙手向上一揚，頭擺動一下，口也大大張開了，他連忙退後兩步。那個人笑了。他定了神，擡頭一看，纔知道這是周百順，抽了一口冷氣，向那人啐了一口，恨恨地找了一個座位，坐下說來：「好，你立刻就報仇了！」

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雖然王秉鈞心裏還有點跳動，但其餘的人卻也覺得寬鬆了許多。王秉鈞才開始狡說他這幾天因為病的緣故躲在一個親戚家裏，今天病稍微好一點，所以跑來看看有沒有什麼消息，他已知張爲羣被捕了。高洪發把張爲羣底話轉告了他。王秉鈞嘆了幾聲，摸着他底仁丹鬍子，露出一排黃澄澄的牙齒：「……想不到張爲羣這孩子倒這樣的勇敢……如果這是我，倒也不要緊；因為我受過多年革命的訓練，並且曾經見過總理。你們要知道先總理到P城去，路過S市的時候，我曾經親自去見過他老人家。他老人家知道我很努力，所以笑嬉嬉地親手拍我的肩膀，說我是一個忠實的革命同志……爲羣簡直是一個不懂事的孩子，他又不懂得總理主義，他現在居然這般勇

敢爲總理主義犧牲一定是先總理在天的英靈保佑他了將來我們的武裝同志打到S市時，我一定要在總司令面前保舉他……」說到這里又摸摸鬍子，獨自點頭說：「如果是我，倒也不奇怪……」

全屋子裏並沒有人和他答白，杜大心底臉上特別現出強烈的憎厭的色彩。然而王秉鈞還不覺得什麼，一個人很得意地說下去：

「他底命還算不錯，就是死了，也不要緊……不但不要緊，反而很榮耀的。他不就成了一個烈士嗎？何等榮耀！施洋，施百高，你們總知道吧！『二·七』之役，他爲了總理主義被蕭耀南槍斃，誰人不知，死得何等榮耀。我是百高的好朋友，百高在時極器重我。他常說：『秉鈞真不錯，他才是一個忠實同志，他才是一個真正運動家……』百高真知道我。本來那一次我也是逃不掉的，吳佩孚早就知道我是一個工人運動的領袖人物。聽說他要指名捉拿我，不料正是風潮激烈的那幾天，我女人病了，她一定要回鄉下娘家去。我沒有辦法，只得送她回去。這一來就把好機會錯過了……真可惜。你看，百高死了多好。現在一

提起百高的名字，武漢工人誰不流眼淚！

「然而百高生平有件恨事，」他一面說，口沫四處飛濺，黃澄澄的牙齒從時開時闔的嘴裏露了出來。「他沒有見過總理，他常和我談起。當時我也不會見過總理，但百高死後我卻見了總理了。他老人家還拍我的肩膀，說我是忠實的革命同志……本來總理的主義是偉大的，然而他本人更偉大，凡是和他老人家見過一面的人也多多少少有點偉大了。只是總理的信徒是不夠的，要見過總理才行。這種福氣可惜你們都沒有。便是百高在這一點也不及我……」他還得意地用左手摸摸他底右肩，極力模倣當時總理拍他底肩膀的神氣。

杜大心不禁失聲笑了。這一笑使得王秉鈞覺得惶恐了。在他看來這時候發出不敬的笑聲，不僅是侮辱了他，而且連總理也被侮辱了，真是罪該萬死。他不相信世間竟有這樣大膽的人！

杜大心走出去了。王秉鈞氣得不做聲，等杜大心底背影被門關住了以後，才指着門

說：「這是一個反革命！反革命！」

杜大心回到家裏自然不肯把剛纔得來的消息告訴張爲羣底妻子，他向她說的都是些自己編造出來的假話。她也就相信了。這樣使她底愁思減少了一點，她只是不能忍耐地等候她底丈夫底出獄。杜大心竭力設法安慰她，處處避免觸動她底憂思。他把她當作他底妹妹一般看待。家裏的用度也由他設法，他努力使她們娘兒過得安樂。

第十七章 殺頭之盛典

在一個天朗氣清的日子裏看殺人，在一般人看來確是再痛快沒有的事了！何況被殺的又是人人痛恨，人人得而誅之的革命黨！近年來大概因為世風日下的緣故罷，S市的人久已沒有機會參加這斬首示衆的盛典了。據說在上者懲辦那班「害民者」，「亂臣賊子」，甚而至於人人皆曰可殺的「革命黨」時，也只是在夜間執行槍決就了事，從不肯讓小民來觀光觀光的。的確，不僅是勝朝遺老，便是那些稍有閱歷的商店老板和店夥們也在嘆人心之不古了。

大概這個年頭轉了好運，在孫聯帥底治下，S市的居民居然再得有此眼福，自然這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誰也不肯放過。殺革命黨的地方是S N車站的廣場。在這天，不到午後一點鐘的光景，老的，少的，村的，俏的，男的，女的都來齊了，把這個大廣場堆得滿滿的，

只有中間還留着用麻繩圈着一塊地方。但這時候還不見一點動靜。幸而這是秋天，天氣還不熱，不過因爲人太多，太擁擠了，而後來者還是絡繹不絕，所以各人也感到呼吸有點不調和。特別後來的人只看見別人底背影，聞聞汗臭，更覺得倒霉；但其中也有僥倖得站在女人旁邊的人，卻正在慶幸飽聞着脂粉氣和肉香。各人都想走到前一排去，以便看得更清楚一點，所以誰都用盡自己底喫奶奶的氣力拚命向前擠去，尤其有女人的地方擠得最厲害。時常聽得見女人底清脆的叫聲：「呵呀！殺千刀的！」接着又是一陣羣衆底笑聲。最初的擠本有目的，到後來一般人竟無目的地亂擠起來了。

杜大心因爲來得很早，所以能夠在前一排佔一個位置。他這時候的心情是特別的。他沒有憤怒，也沒有痛苦。他只有疑惑和希望。他看着那一羣快樂得像在赴什麼慶祝的集會的羣衆，他不能夠相信在短時間以內就有人會被殺頭。這是不可能的。他疑惑自己在做夢。

忽然汽車大鳴，羣衆擠得更加厲害，竟讓出了一條過道，因爲演劇的脚色到了。先進

來八個馬弁擁護着一位長官，接連着又是四個背大砍刀的兵，押着一個赤露上身，兩手反綁在背後的犯人，再後又是一隊兵士。最後得意洋洋的劊子手出現了。另一個人替他捧着刀。在羣衆底歡呼聲中，這一千人進了廣場中間的圈地。

杜大心所注目的只是那個犯人。然而八天的分別，竟使他不認得張爲羣了。實在現在他所看見的待決的犯人已不是他底活潑的大孩子張爲羣。這是一個垂死的人。他底兩頰腫得異常之高，差不多與鼻子相齊。眼睛也因了臉底浮腫顯得很小。差不多不能說這是人臉，只可以說是一個紅色的圓球。進來時與其說他自己在走路，不如說是那四個兵把他拖起，推起走的。他底腿已轉動不靈了。裸着的背上顯出橫一條直一條的凸起的紫色跡印。縱使杜大心以前不曾聽見高洪發底話語，他今天單從張爲羣底相貌和舉動看來，也就可以知道在這八天中那個人是受過何等的拷打了。

戲劇開幕了……張爲羣被按着跪在地上，他柔順地服從了，一點反抗的表示也沒有。這又使得杜大心十分詫異，因爲平日的張爲羣決不是如此的。但過後他也就明白了。

這個人已經失掉了生活力。雖然他底臉上並沒有什麼恐怖死的表示，其實他底一隻腳已經跨進了死的黑門。要不是他偶爾睜開眼睛，或者噓一兩口氣，誰還知道這是一個活人呢？

「杜先生……什麼時候革命才會來呢？」他分明地聽見張爲羣在發問。然而他現在不能夠相信這樣的問話會幾次從那跪着的「他」底口中發出過了，他望着那跪着的「他」，望着監刑官，望着劊子手，看看兵士，看看羣衆，他不自覺地把右手伸進衣袋裏摸索了許久，又復絕望地把手伸出來。他陡然覺得在這一羣人底面前，他是無力的了。

「究竟什麼時候革命才會來呢？」分明還是張爲羣底聲音。他覺得不但自己不能夠答覆，而且現在的「他」也不能夠發問了。在這廣大的人羣中，他底眼睛一時所能看到的臉上都表示出來絕對否定的回答。於是他自己底臉上突然起了一陣可怕的痙攣。在一個很短的時間中，他什麼也看不見了。

至於羣衆底感覺，當然是和杜大心底完全不同。不過他們也覺得有點掃興，本來他

們底想像中的革命黨，「赤黨」縱然不是三頭六臂的惡魔，至少也應該是一個面目猙獰可怕的壯夫，卻料不到這只是一個快進棺材去的垂死的病人。其中也有人發言了：

「這樣的人，用不着殺，他就會死了。」

「不錯，只要拿刀晃一晃，也就會駭死他的。」

有的人竟敢抱怨說：

「真倒霉！這和殺一口瘟豬一樣。有什麼好看！哼，還值得那般宣傳！」

不過對於站在後面的人，究竟殺人也好，殺瘟豬也好，和他們是沒有大關係的，因為他們只能看見前面的人底高高低低的頭，殺人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他們也看不見。只要他們心裏想自己曾到過刑場看殺「赤黨」，沒有失掉那千載難逢的機會，也就很滿足了。這也算是見見世面呢！

不知在什麼時候，所謂監刑官者從他底椅子上站了起來，拿着一張紙從他底大口中哼着微小的聲音。羣衆中便是佔着最優等地位的人也只能看見他底頭在擺，口在動。

雖然誰都知道他在宣讀犯人底罪狀，但誰也聽不見他讀出些什麼來。至於站在後面的人連頭擺口動的這回事也無福看見了。

「媽媽，我看不見……一點也看不見……」在後面的人羣中一個被母親抱着的
小孩子對他底母親說。

「不要作聲……在殺人了！」她向他擺頭。

小孩當然莫明其妙，殺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不過在前面的的人卻是非常明白。他們不但明白，而且還正在睜起眼睛看殺人了。

監刑官底大口終於閉了。站在犯人身後右邊的劊子手忽然變了顏色，一隻腳踏住犯人底跪屈着的腿，右手拿着刀。前面在左邊的一個兵士先拿了大砍刀向犯人底臉上猛劈下來，但還沒有到臉上的時候，又輕輕地偏了過去。犯人底身子不自覺地向後面一仰。那個持刀以待的劊子手立刻把他底刀用力地砍下去，「礮」的一聲，把犯人底右邊臉皮連着耳朵一起砍了下來，但並沒有完全砍掉，頭還連接在頸子上。霎時鮮血直流，直

噴，劊子手底手上和身上都濺滿了血點。劊子手連忙退後一步。撲通一聲，犯人底身子便向前伏倒了。他並沒有死，反而因了這一刀變得更有生氣了。他底身子在土地上亂滾，口裏發出非人的怪叫。他一面又在暗那佈滿了灰塵和血跡的土地，被反翦着的雙手在拚命掙扎，一雙赤足也在亂踢亂打。剩下來的多半邊的臉上還留着一對圓睜的怪眼，這已不是先前的不時開閉的小眼了，而且這樣的一對眼睛是從不曾生長在活人底臉上的。這眼睛含着無窮的痛苦和恐怖。所有人底眼睛只要和牠們接觸一次，那主人就會連脊梁上都起了寒慄。在這個廣場中滾着的東西已不復是一個人，這是一隻受了致命的傷，痛得快死的怪獸了。

「好呀！」「好呀！」羣衆一齊拍手。

羣衆確實是激動了。沒有經驗的人開始害怕起來，而閱歷豐富的人卻是很坦然的。不過這兩種人都同時感到一種很大的滿足。後面的人更拚命向前擁擠了。

到底是監刑官不能夠忍耐了，便叫劊子手趕快弄完了事。劊子手連忙跑上去追着

犯人底身體，左脚踏住他底胸口，不管犯人底掙扎，活活的把他底頭割了下來，又一脚踢開了頭。剩下的屍體底頸項立刻縮進去，與肩相平了。從頭座子裏冒出絲絲的鮮血來。帶着鮮血和塵土的頭像一個皮球般地飛滾開了，經過一個兵士底面前，又被他一脚向右邊踢去。在幾分鐘以內，那個頭就變成了兵士們底足球。這是多麼有趣的球戲呵！無怪乎羣衆不斷地發出歡呼聲了。

完了，革命黨就這樣地滅亡了。

演劇的脚色走了，羣衆中有的人看夠了，便退出去，而後面的人又趕忙擠上來補了空位。有的渴血的人拿了包子在蘸死人底血液。

杜大心早痛苦到失了感覺的地步。當他恢復知覺的時候，纔明白自己是在一個廣大的羣衆中了。廣場的圈地上只剩下那個臥在血泊中的無頭屍體，在屍體右邊一尺多遠的地方放着一個頭顱和半邊臉皮。在那指手畫脚議論紛紛的人叢中，他聽見背後有人在大聲談話，而且差不多要吵了起來。他留神一聽，原來是兩個中年人在爭論從前革

命黨徐錫麟被殺的時候，是否有剖腹挖心活祭恩銘的事。在他底右邊也有人在爭辯。一個老年人憤憤地答覆他底鄰人道：「慘！殺革命黨越慘越好！這般無父無君的禽獸，都應該死得像這樣。我什麼事都見過了，比你懂得多什麼！革命黨就是長毛一樣的東西！真命天子就出現了。他們能夠做什麼，不過自己討死罷了。說不定現在號令五省坐鎮金陵的孫聯帥就是真命天子咧！」

杜大心底臉上又起了一陣可怕的痙攣，他覺得自己全身都在戰抖了。他忽然懷疑起來，不知道自己是在什麼時代，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在他底周圍是些什麼人。那個帶着血和土的圓球似乎在開口說話了：「什麼時候革命才會來呢？」這樣的問話還不斷地來追逼他，他依然找不出一句答覆的話。他分明記得當這個頭還不會和這身體分離開的時候，當在他底面前不是這血和肉塊，還是那活潑的大孩子張爲羣的時候，他也曾聽見過這樣的問話來，而且他也曾幾次告訴過這個人（他底「大孩子」）說，在最近的將來，那偉大的日子就會來的，那時候誰也不再哭了，誰也不再受苦了，每一家都有住

宅，每個口都有飽飯，每個人都有衣服。人們安靜地過着和平的日子。凡是曾害過人，正害着人，將害到人的那般民賊都要滅亡了。他曾幾次清清楚楚地這樣向這個人說過，然而現在就在這個人底面前他底一切的話語都沒有力量了。滅亡！滅亡！滅亡的不是民賊，而是這個人，他底「小孩子。」張爲羣就如此滅亡了。事實明擺在眼前：在這一羣渴血的羣衆中，張爲羣就如此滅亡了。頭和身體分離開，而且臥在血泊裏。誰相信這個滅亡的人會具有着一顆恨罪惡，愛正義，爲別人求幸福的黃金似的心呢？一個痛楚的感覺像火一般地燒得他底頭發痛了。

突然有一種清晰的聲音來到他底耳邊：「我死，我一個人死也不要緊。」他激昂地，無可如何地抓住自己底頭髮。他好像在抵抗什麼，從他底口裏不能自己地吐出一句話：「不，不能！決不能讓你一個人死！」雖然這聲音是低到旁人差不多不能夠聽清楚的程度，而在他已經是力盡了。

他憤然用很大的努力在那像潮一般湧來的羣衆中擠開了一條路，出去了。走出了

這廣場，又像換了一個世界。他突然覺得是在熱鬧的街道中了。商店依然做着生意，過往的行人依然照常過往，不自然的笑臉依然在到處擺着。電車過去了，汽車過去了，黃包車也過去了。所有的行人似乎都不會感到在這一短時間內，死神曾在這附近降臨了一次，如此殘酷地取去了一個人底生命。其實在這樣一個大城市裏，一個人底生命之毀滅本算不得一回事，何況滅亡的又是那個死有餘辜的革命黨呢！然而這時候杜大心底心理卻正相反。他覺得這些車子都該毀滅，所有的過往的行人都該滅亡，而張爲羣卻應該復活起來。他在絕望的憤怒中，又加重了他底脚步。

在他底前面，又有人在說話了：

「一代不如一代，這話真[！]有道理！」一個有經驗的老年店夥惋惜地說。「世道真正壞得不成樣子了。從前的劊子手，哪里像這樣！那有名的山東金刀王太的手藝真不錯，我都看過了，真不錯！我見過他一天殺了七個強盜，臉不紅，氣不喘，真正威風……你看他不僅不忙提起了刀，一點氣力也不用，輕輕送過去，「礮」的一聲，人頭就滾下地了，齊齊整

整一點也不偏。要是犯人是有錢的，家裏送了錢給他，他在下刀時候稍微偏一點，留下一塊頭頸皮在頭上……」

「留下一點皮有什麼好處？還要花錢！」聽話的年青學徒疑惑地問，他底經驗太淺了。

「沒有好處？你不懂爲了這一點皮，有的人還花了幾百兩銀子咧……像今天的革命黨，殺了不准收屍，胡亂埋掉就算了……從前大清時有錢的和做官的，犯了事，喫了官司，服了王法，他家裏人收殮屍身時，是要把殺掉的頭縫在身上的。殺了頭的人頸項是要縮進去的，要留點皮纔縫得起……現在真是世風日下了……那劊子手真不行……現在就是金刀王太還在世，也沒用了，一顆槍子就算完了，誰希罕你有好本事……我在S市快住到十年了，看殺頭，今天還是第一次也算是見過了世面……人都說這年頭轉了好運……大概真命天子會出現了……」

學徒底臉上浮出無意識的笑容。

「什麼真命天子！」突然從他們底身後發出一聲怪叫，一個人猛然向前衝來，分開了這兩個人，頭也不回地一直往前走了。等這兩個被撞得偏偏倒倒的人立定了身子的時候，那個人已經去得很遠了。老年的店夥在暫時的驚惶中說不出話來。但過了一刻又若無其事了。

那一羣參加過這殺頭之盛典的人回到家裏，這天晚上都做了一個好夢。在他們底夢中，男人拖着辮子，挺直的爬在地上，脫了褲子，挨一五一十地數着的小板子；女人也跪在青天大老爺底公堂上，被人拉着她底兩手，隔着她底寬大的衣服，用皮鞭在敲她底背。他們挨完了打，謝了大老爺底恩典，被人牽起來，扭扭捏捏地走了。他們心裏感到說不出的安慰，因為他們知道天下已經太平，真命天子也已經出現了。

第十八章 兩個世界

正是黃昏時候。天色漸漸陰沈起來。一切都往黑暗的路上不停地走去了。自然的光線終於完全不見了。於是人造的光明便立刻出來代替，在馬路上，在大小商店，茶樓，酒館裏，電燈燃得雪亮。夜告訴人們說，牠已經到臨了。

在S市的一條最大的馬路的電車站上，在十幾個候車的男女中間，站着杜大心。電車來了，在這個站上停了一會。在一部份乘客下了車之後，候車的人便爭先恐後地擠上車去。賣票人照例拉鈴，電車又往前行了。

杜大心並沒有上車。他等電車去了後，便走下站，邁步穿過街心，走到馬路的那一面步道上去了。他並想不到什麼地方去，而且也沒有去處。他離開了SN車站廣場以來幾點鐘不休息的行路，精神上的激動以及沒有用過晚餐的肚腹，都是他底深深的疲乏底

原因。但他覺得在這個城市裏實在找不出一個可以休息的地方了。他知道不僅在這城市中，就在全世界中，他也是一個最孤獨的人。他底思想，他底希望，他底苦楚，全然與別人底不相通。周圍的人不但與他無關，而且還是他底敵人。在他底心裏，夜色並不是在這時候纔降臨的。很多日以來，他底心裏就只有夜色了，特別今天濃得最厲害。他清清楚楚地感到一個痛苦的思想在嚙他底腦子。他明白在他自己底面前使站着滅亡，然而在人們底臉上簡直看不出一點對於他底同情底痕跡。而且在他底心中充滿了無可伸訴的痛楚的時候，人們似乎特別在娛樂了。包車上坐着油滑的臉，步道上走着談笑的豔裝女子和穿着時髦西裝的青年。兩眼發光大聲咤叱的汽車不知爲什麼今晚上是特別的多。這樣的的思想更使得他痛楚了。

「人是沒有同情的東西，而且他正是在別人底痛苦上建築自己底快樂。」這樣一個思想在撕裂他底心。在說不出的痛苦中，他又感到一種不能抑制的憤怒。他想他不能滅亡，至少他不能夠拿他底滅亡來造成這一些人底快樂。他現在不再感到痛苦了。憤怒

制服了他，一切痛苦的感覺都消失了。他現在確實相信所有這一些人都要滅亡，而且要先他而滅亡。他底死，至少也帶來全人類底死。一個破壞的激情在他底身體內發生了，他很想把一切人，一切建築毀壞淨盡！他用了奇異的眼光，看着路上的人和物，在他底利刀般鋒利的眼光之下，所有過往的盛服豔裝的男女都被剝下衣服，而且刮了皮，只剩下那直立着的骷髏，一輛一輛的汽車也成了柩車，霎時間到處都是骷髏，都是柩車。這時候他又感到一種復仇的滿足了！

他得勝地像一個劊子手似的在馬路上巡行了兩個多鐘頭。忽然他底脚步在一家店舖門前停住了。他覺得眼前十分明亮，而且人聲也很嘈雜。他原來站在S市一家最熱鬧的大餐館底門前。進出的人往來不絕，男男女女裝飾得一個賽過一個，口裏吐出清脆的漂亮的話語和笑聲。在玻璃窗櫺裏用細緻的細磁盤子盛着各種精美的菜蔬和異樣的點心。這玻璃窗櫺把裏面和外面分成了兩個世界。裏面是光明，是暖熱，是笑聲，是快樂，是熱騰騰的蒸氣，是精美的飲食。外面站在玻璃窗櫺旁邊的是幾個面上帶着飢餓之色

的窮瘦漢子，雖然他們底眼睛饜饜地釘在窗櫺裏的菜蔬上面，然而在他們底心裏卻只有黑暗，寒冷，痛苦，飢餓。在那裏面的快樂世界中誰也不會想到這幾個立在外面被人間的幸福遺棄了的人。

「人是沒有同情的東西，而且他正是在別人底痛苦上建築自己的快樂。」這思想又一次來撕裂他底心了。憤怒壓倒了他。他不能夠再看下去。便絕望地叫了一聲，使得衆人都掉頭驚訝地看他，但是他卻昂然大步走了。

十一點鐘的光景，杜大心回到了Y區。在一條僻靜的街道上，那所房子挺直的立着，動也不動。遠遠地在那邊，紗廠底烟囱裏正冉冉的冒着烟，在黑暗的天空中更顯得血紅。血紅裏又冒出灰白色的雲一般的東西，這樣點綴了天底一角。在那邊，在萬盞燈光裏，他認得那是S市。在S市，在工廠裏，這時候人們正在享樂，談笑，遊戲，勞動，受苦，而他這里卻只有寂靜和死亡。他立在門前遲疑了一會，終於推開那油漆脫落的大門進去了。這兩

扇大門又關住了裏面的一切。

杜大心在黑暗中摸索着走上樓梯，進了他底後樓，走過亭子間時，聽見那屋裏還有聲息。開了他底房門，他是在那又低又窄的屋子裏了。他先在桌子上摸索得了火柴匣，抽出一根擦燃了。在火柴底微光下，他看到窗臺上的洋燈，他把燈點燃了，拿過來放在桌上。他又去關了房門。

他在桌子前的一把椅子上坐下，身子差不多俯在桌子上，兩手支着下頷，眼睛望着燈，好像在想什麼。他坐了一會，覺得很悽慘，正預備起來脫衣睡覺。

有人在開門，有人在樓梯上走動，過後又有人在敲他底房門。「杜先生，你睡了嗎？」一個女人低聲問。他知道就是張爲羣底妻子。他立刻惶惑地站起來，想找個地方躲避。

「杜先生，杜先生睡了嗎？」那女人又在問，聲音較高了。

他知道沒有地方可逃了，便答道：「沒有睡，請進來。」他一面去開了門。

進來的果然是張爲羣底妻子。他指着一把椅子，裝出不自然的笑容向她說道：「你

請坐。」但他底聲音表示出來他有點害怕那個來客。

那女人走到椅子前，但並不坐，一隻手按住桌子，急忙顫抖地發出他底問話：「杜先生……他怎麼了……他們說今天殺了一個革命黨……」

杜大心顯然是窘住了。在幾分鐘的時間內，他找不出一句答語來。他惶惑，激動，苦惱。他想哄騙她，然而他底一切的智慧現在都失掉了。他對於這簡單的問話，簡直不能夠答覆了。他明白，他十分明白這是他奪去了這女人底一切幸福，一切希望；這是他給她帶來所有將來的痛苦，這是他奪去了她所相依爲命的丈夫。他記得他曾經拿美麗的幸福允許了她，他們；但他所給她，他們帶來的卻正是相反的東西。他覺得他不能夠再向她敘說或辯解什麼了，因爲她底已受過的，正受着的，將受到的痛苦底力量堵塞了他底嘴。他底言語是完全沒有力量了。突然他把臉陰沈下來，把他底頰長的身軀跪在她底面前，雙手捧着臉，喃喃地不知說些什麼。又好似一個小孩子打碎了母親底心愛的東西，被發覺出來，跪在母親底面前服罪。

那女人嚇得往後退一步，在一陣驚愕中發出叫聲：「杜先生！杜先生……你在做什麼？……你爲什麼要這樣？」

然而過後她就明白了。在一切希望完全斷絕之後，她便倒在椅子上哀哀地哭起來。她底聲音雖然不大，卻是如此淒慘。這屋子都被她哭得戰抖了。在靜寂的黑夜裏，這哭聲透過空氣，恰像鬼叫一般。

樓上樓下的人都被驚醒了。大家心裏都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恐怖，便都蒙着頭睡了。因爲在窮人世界中悲慘的事是不時出現的，在靜夜裏的淒慘的哭聲，已是很平常的了。雖然一時不知道哭的人是誰，但大家都在哀憐那個哭的人，他們知道這時候在他們這一類人中又有一個成了惡運底爪下物了。

不知過了好些時候，那女人哭得夠了，冷冷地擡起頭用她底淚眼向前面看。杜大心依舊惶亂地跪在那里，口中仍在喃喃地說話，她分辨出他是在反覆地說着：「我不能夠讓你一個人死。」她不大懂得這是什麼意思。看見了他底這樣子，她一時又忘掉自己底

惡運，反而覺得他是可憐的了。她覺得跪在她面前的不是一個大人，只是一個孩子，一個受了她底責罰的孩子。於是她便把她底溫和的，母親般的手撫着他底頭髮，口裏說：「可憐的杜先生。」杜大心和順地把頭放到在她底腿上，小孩子似地在她底懷裏哭了。

工廠底放汽聲驚動了她，她知道這是夜班放工的時候了。她輕輕地擡起杜大心底頭，自己站起來，放他底頭在椅子上，然後在牀上取了一個枕頭，又擡起他底頭墊在枕頭上。她還從牀上取了一條薄被蓋着他底身子。她吹了燈，掩上門，輕輕地走出去了。

她回到自己底房裏。在那快熄滅了的洋燈底微光下，看見酣睡在牀上的她底小孩，她又想起了自己底淒涼的身世和以後的日子。她輕輕拍着酣睡的小孩，低聲說：「苦命的兒，你如今沒有爹爹了。」她又啜泣起來。

第二天的日光射進房裏的時候，照見了她底青白色的病臉，白黃色的枕頭上有一大灘淚痕。

第十九章 決心

這是張爲羣死後的第三天。這天晚上杜大心做了一個夢：

他覺得自己是在一座高塔上，前面是一大塊稻田。遠處有一帶青山，斗大的太陽正向着山邊慢慢地落下去。牠底平時的射得人睜不開眼睛的金色光芒也已經漸漸失去了，變成了一面紅得像丹一般的大圓鏡。牠愈走下去愈紅，而牠所放出的紅光更擴大起來。藍天已被牠染紅了一角，青山底頂也帶了燦爛的紅光。離太陽不遠的幾片紫色和淡墨色的雲被日光烘托起，成了特別的顏色，還鑲上一道寬的金邊。太陽只剩下了一半，卻是更大更紅，到後來終於完全落下去。霎時間萬道金色霞光渲染了半個天，山哪，樹哪，雲哪，霞哪，都打成金色的一片。他底眼光撩亂了。好像周圍的一切都是同樣金色的東西，更分辨不出來各個的形狀。

滅

亡

遠遠地，不知什麼地方起了一響槍聲。接着又是一響。

過了一刻，他底眼光恢復了常態。槍聲又響了一下，似乎較近了。他看不出什麼形跡，也不知這是什麼緣故，又喫驚，又奇怪。他底脚不由自主地走下去。下了兩層塔梯，他瞥見遠遠的一個人向這面跑來。又走下三層，他看見那個人跑近了，是一個女子，很像李靜淑。他大喫一驚，連忙跑下那剩下的兩層塔梯。站在塔前，他看見那女人跑近了，這並不是李靜淑。她跑到離他只有四五步的光景，忽然叫一聲「杜先生」，就倒在地上了。

他很奇怪這女子會知道他底姓。他連忙跑到她底身邊。這時候他纔認出這是張爲羣底妻子，但她卻是憔悴得多了。她底臉灰白得像一張紙，眼睛半閉着，口裏微微在噓氣。他叫了她一聲。她睜開眼睛癡癡地把他望了一刻。忽然用一隻手支着地，她坐了起來，咬緊牙齒，解開衣服底鈕扣，左脅下血像紅水一般流着。在她底懷裏縛着她底孩子，這孩子似乎變得很小了。她解下帶子，把孩子交給他，一面說：「杜先生，我殺了戒嚴司令替我丈夫報了仇。他們在追趕我……我爲了我丈夫這一點親骨血，所以要逃命。現在他們打傷

了我……我是不得活的了……天幸遇着杜先生，就請你把我這個孩子養活罷……待他長大之後，你要告訴他，他爹爹和媽媽是怎樣死的，要叫他替我們報仇！」

杜大心接過孩子，便也解開衣服，把孩子縛在懷裏。他想去附近找一點水來替她洗一洗傷痕，或找一兩個農人來幫忙把她暫時搬到農家去休息。但他走了不遠，便聽見號角聲和吶喊聲。他回過頭，看見她已被幾個兵士擡起走了。

他心裏懷着說不出的憤怒，不顧性命地追上去。一顆子彈打進了他底胸膛。一陣劇痛壓倒了他，他便昏倒在地上了。

等他睜開眼睛時，什麼人都沒有了。一天的月光，到處的蟲鳴。他覺得沒有一點痛苦，似乎並不會受什麼槍傷，他忽然記起了懷中的孩子。他解開衣服，但懷裏並沒有孩子，只有一本大書。他連忙翻開書看。這是一本畫冊，裏面有許多人底照像，也有他認識的，也有他不認識的，但一時都說不出名字來。後來他看見張爲羣底像了，過後又是張爲羣底妻子底像，又看見他自己底像。他還要翻下去，忽然那些已翻過的篇頁竟不待他底手動，自

己一頁一頁地翻回去。而且剛纔他明明看見的照片都沒有了。每頁都染着一大團血跡，似乎還有熱氣。他覺得害怕，畫冊就從手中落下去。即刻平地起了一個大霹靂，好似天崩地坼一般。

杜大心醒過來時，心還在顫動，然而周圍的一切都是很安靜的，他自己也是很安靜地睡在牀上。他知道剛纔的一切不過是夢景。他想把在夢中受了刺激的腦筋安靜一下。天漸漸在亮了。

工廠底放汽聲又在響了。他知道這是日班上工的時候。一個思想猛烈地刺痛着他底頭腦。他想起了張爲羣。他知道從此在那成羣結隊往工廠去的工人中，不能再有張爲羣了。他覺得是他殺了「他」。立刻「他」底血淋淋的只有半邊臉的頭在空中滾着，兩隻血紅的眼睛對他圓睜着，好像在責備他怕死一般。他感到一種劇烈的良心上的譴責。他明白是他斷送了張爲羣底性命，是他斷送了「他」底妻子底幸福。「他」死了，而他

自己還活着，這是不可能的。他應該拿自己底生命來報償「他」，替「他」復仇。他覺得現在自己只有這一條路可以走了，而且唯有走這條路才能夠帶來他底良心上的永久的安慰。這時候他開始覺得這長久不息的苦鬥應該停止了。他想休息，他想永久地休息。這就是死，只有死才能夠帶來他底心境的和平，只有死才能夠使他享着安靜的幸福。就是在這一瞬間，他才決定了自己底命運。他要去刺殺戒嚴司令，去替張爲羣報仇。自然也就是去死。

平常留戀着生的人，一想到死，便不免有畏懼，悲哀等的念頭。但在這時的杜大心卻不是這樣。他把死當作自己底義務，想拿死來安息他一生中的長久不息的苦鬥，因此他一旦知道死就在目前了，自己快要到了永久的安息地，心裏也就很坦然了。他反而覺得快樂，因爲他已找到了一條路可以終止他底一生的苦痛了。所以他又復安靜地睡去。

杜大心所夢想着永久的休息果然到了，這並不是很久的事，就在幾天以後。

第二十章 最後的愛

在一個沈靜的晚上，廣大的藍空裏沒有一片白雲，真正成了一個純潔的整體。在這樣大得無邊的天體中，只嵌着幾顆數得清楚的閃光的明星。在東邊天底一角，還嵌了一個圓圓的白玉盤。那一輪明鏡似的皓月慢慢地向上面移動。李靜淑倚着右邊樓上的欄杆望月，微風吹動了她底頭髮，瀰漫在空氣中的桂花香時時送進她底鼻端。她在深思着。她在想念一個人。

這時候來了杜大心。他踏過桂花鋪滿了的石路，走上樓，來到李靜淑底身邊。

在月光之下，杜大心底瘦削的面容，今晚看起來是不可思議的美麗了。不錯，當一個人清楚地知道自己逼近了死路，而心中又無一點遺憾的時候，現實生活裏的一切微小的東西都在他底眼前消滅了。他更看透了生活底內幕。因為這時候，他自己好像只是

一個旁觀者，而不是一個生活着的人了。他底心靈中似乎又揭去了一層簾幕，看見了另一個常人所能看見的世界。一切世俗的念頭都早消失淨盡，心裏只燃燒着一個崇高的理想。他覺得自己是要到那幸福的永久安息地了，他憐憫着那些還留在這苦痛的世間的人們。世俗的愛和憎也已完全退遠了。他似乎全然沐浴着崇高的理想底光明。在純潔的月光之下他更成了一個光輝的聖像了。

他帶着一種非常的微笑把李靜淑看了許久。她並不避開他底深透的眼光，因為她從這裏面看出了無限的善意。她本來想責備他爲什麼這許多天不到她底家裏來，使她那樣苦想他。但這時候看見他底面容，她不能說這樣的話了。

忽然他底臉色又憂鬱起來了。她看出來他底眼裏閃耀着幾顆明珠，至少在月光下看來是如此。他在流淚。夜是異常靜寂。他們都不說話。李靜淑睜着一雙大眼望着他。她開始明白他許多天不來一定有什麼苦衷在，今晚來這里也有什麼不尋常的話要告訴她。她想問他，但好像什麼東西塞住了她底咽喉，她只低低地叫了一聲「大心。」

「靜淑，我現在有一句話要問你……你大概不會怪我……」杜大心用了微微戰抖的聲音說，他底含着淚珠的眼睛悽然望着她，等候她底回答。

「你怎麼說出這樣的話？我會怪你……」她故意用驚奇的聲音責備他。

「我知道你是不會怪我的……現在我要問你的，乃是在我底心裏隱藏了許久的問話，我有很多次就想向你吐出來了，但不知爲什麼一直隱忍到今晚。現在是最後的機會了，要是今晚不說，便永沒有說出的時候了……你底前途是很幸福的，你有青春，你有生命力，你有無限的善心……我知道的。我常自問，像我這樣的人能在你底心中佔一個位置嗎？我現在要問你的也就是這一句話：我能在你底心中佔一個位置，而且是最深的位置嗎？」他斜倚在欄杆上，用右手遮着半邊臉。

「大心，你爲什麼要對我說這樣的話……你難道還不知道我底心……」李靜淑用一種誠懇的，愛憐的，溫柔的眼光望着他，想看穿他底心底深處。但她底靈魂深處也被他擾動了，因爲她從來沒有看見他這樣謙遜地，這樣柔和地說話，她更沒有想到他會這

樣地哀求她。

「靜淑，我很願意不曾見過你……」他取下了遮臉的手，但並不看她，只仰頭望着藍空。「如果我不曾見過你這人，我至少在這一會是幸福的了……你該看見（我自己也很覺得）我今晚剛進來時的面容和現在的是何等不同了……我自從第一次認識了你以來，我底心漸漸被你吞食去了。我底一切都快被你佔有去了。很多次因為一天不曾見着你，就好像在受着苦刑；沒有你在旁邊的日子，就幾乎不能生活下去。一用思想時，你底印象，你底好處就都來包圍了我……總是你，永遠是你……你常勸我要保養身體，但是正因為你，我才更把身體摧殘了。你知道我為什麼要如此拚命地工作？為什麼要這樣地摧殘自己？其實這也是爲了你的緣故。我不要去思想，我不要去自己有什麼，爲的是免得想你。我把身體弄得衰弱，也爲的是免得有精力來想你……我固然不曾對你有過什麼表示，而我愛你卻是愛到了極點……你平日對我的種種好處，我知道在你並無他意，在你底慈愛的，溫柔的靈魂中，這正是應該如此的。我固然十分感激你，而我底病

也就從此深了，唯其知道愛你的程度太深了，所以不得不用了全付心血來壓止牠。爲了愛你，我會有過不少次的失眠的長夜；爲了愛你，我會有過不少次感情與理智間的激鬥；爲了愛你，我感到不少次良心上的痛悔；爲了愛你，我竟拿工作來麻醉自己，摧殘自己。總之，爲了你，我真也受夠苦了。然而這是我自己底錯。你們兄妹對我，總是好到無可再好的了……你們救了我底性命。在你們家中，病中七天的生活是我永不會忘記的。承你像慈母一般地看護我，使我在這短促的一生底最後的日子裏又享受到人間的幸福……那麼就爲了你受夠苦，我也甘心……你知道我爲什麼在第八天的早晨會不告而去，這並不是因爲我忙，乃是因爲我愛你。我愛你愛到要發狂了，我不敢再在你家裏住下去。所以從那天起就不來了……我想從此該可以把你忘掉罷，然而事實上不是這樣……我也曾愛過女人，也曾做過好夢。但我從沒有像愛你這樣地愛過別人。這一次，只有這一次我是熬盡了我自己底心血來做代價的……我知道我是個命定了的人……你底前途還充滿着無限的幸福……我所希望於你的只是……不要哭……不要哭！我所希望於

你的，只是你能把我底紀念放在你底心底深處。這樣，我就死了也感激的……不要哭，我底靜淑。」

這樣的話語是李靜淑希望了許久的，也是她今晚早有點料到的，然而他卻說得太苦了。她愈聽下去愈感動，漸漸把身子移到他底身邊，到了最後她竟支持不住，哭了起來，把身子斜倚在他底身上，頭靠在他底肩上，口裏低語說：「大心，不要這樣說，要是你沒有幸福，我還能夠是幸福的嗎？」

杜大心見到這樣的舉動，聽到這樣的言語，他底全身都因過度的驚喜而顫動了。他底臉上發了光，他立刻抱着她，掉過他底頭望着她底淚臉。兩對眼睛對看着，快樂的眼淚流下來。兩人底眼淚融合在一起了，誰也分辨不出哪一滴是你底或我底眼淚來。兩人底嘴湊在一處，接了一個熱情的吻。在愛與被愛的純潔的快樂中，兩個人完全變成了一個人。他底決心，他底來意，都被忘卻在九霄雲外去了。

「靜淑，告訴我：我們是在夢裏嗎？」他喃喃地說。

她只是拿愛憐橫溢的眼光注視着他底因快樂而發熱的臉。她底身子更緊緊地貼在他底身上了。

「我從哥哥底生日以來就愛上你了……我爲了你也就苦夠了……現在我們兩個總算是幸福的了……可憐我苦苦等了你許久，今天到底等着你來對我說這樣的話了……你從此就不要去了罷……」

他吻她底額，她底臉。他們底嘴又合在一處了。

「我們彼此都已苦夠了，以後我們不再分離了……從此你不要再離開我了……我底心，你不要再去了。我願意分擔你底工作，分享你底愁苦……」李靜淑又欣喜地，帶着孩子的快樂說。

然而一提到「工作」兩個字，便驅散了他底所有的快樂，使他記起剛纔所忘掉的一切來。好像一瓢冷水潑在他底頭上，一切一切都冷了。他記起了張爲羣底死，他底夢，他底決心。工作？他現在所正從事的工作是什麼？殺人被殺！這就是他底唯一的工作，此外再

沒有別的了。這工作是她所能分擔的嗎？所應該分擔的嗎？這不可能！而且他已是一個快要死的人了。他能夠愛人嗎？不可能！剛纔的快樂已經雲散烟消般逝去，現在所留下的，只不過是苦痛的回憶而已。人間的幸福他是不應該再享受的了。然而最可悲的是那幸福已經到了他底手裏，而他自己卻不得不忍心拋去。他知道現在他只有一條路可走了，就是把這一切告訴她，向她真實地說，他是來和她訣別的，請她原諒，望她了解。但要向她說明他底來意，無異乎拿一把利刀刺進她底胸膛。去刺殺戒嚴司令，他是能夠的，可是要這樣來殺他所鍾愛的女郎，他卻不能夠了。這也太殘酷了。他躊躇了。他底心中又起了猛烈的戰鬥。

那個聰明的女郎似乎看出了他底心思。她叫道：「大心，你爲什麼又憂愁起來了？告訴我，這是爲什麼……難道你不願意嗎？」

「不是我底靜淑，」杜大心分辯道。「我是要去死了……」

「去死？去死？你要去死？」她驚訝地插口問道。她幾乎不相信她底耳朵了。

「是，我要去死，我要去刺殺一個人……我今晚是來和你訣別的！」這些話是費了很大的努力才說出來的。他說着自己也戰抖起來了。他並不看她底臉，他也不忍看她底臉，因為他知道自己是在用刀刺殺他底愛人了。

他底話果然像一把利刀那般鋒利地刺進她底身體，刺到了她底心深處。她底臉突然變了色，口大張開，呼吸停閉，兩隻大眼失神地望着他，一隻手拊着心……

她知道他是不會騙她的。他是真要去死了。她也明白了他是要去刺殺什麼人。然而這又和她有什麼關係呢？殺人總是殺人罷了。她想她是不能夠留住他了。他是定要去殺人了！多日來等待他來接受她底愛，他來向她說愛情的話語，她算等着了。他今天果然來了。然而結局卻是這樣。這是他第一次向她表示愛情的時候，也就是他來和她訣別的時候。他不久就要去了，永遠地去了。這太可怕了。這時候他不僅是她所鍾愛的一個人，他已成了她底身體底一部份，成了她底心了。要讓她底心跑去，在她簡直是不可能的。她一定要留住他！

忽然一陣心酸，她底眼淚竟如泉水一般地洗滌着她底潔白的臉。迷人的大眼裏又露出一種哀求的表情。她想把她對他的全量的愛從她底眼裏傾倒出來，用這最後的絕望的努力來哀求他，使他聽從她底最後的要求，不要離開她。

杜大心底心就像受着刀割。現在他並不是爲自己苦痛了，他是爲着那女郎而苦痛。而且正因爲她底苦痛都是他帶來的，他自己底苦痛便是更大了，她底一聲聲的抽泣正是刺進他底心裏的一柄柄的利刀，他想要是留下罷，那麼張爲羣呢？要是走罷，那麼這女郎呢？她又是哭得何等淒慘！他在歧路中徘徊了。

那女郎從他底眼裏知道了他底心情，她於是慢慢地收了淚，向着他作最後的進攻。她說了：

「大心，爲什麼你一定要去死呢？一定要去殺人，被殺呢？殺，不是殺得夠多了嗎？血，不是流得夠多了嗎？爲什麼還要去殺人，去流血？你現在也要去殺人，難道人真是個喝血的猛獸……爲什麼你也相信殺人，流血……夠了，夠了！我們現在正應該叫人們彼此相

愛，不論什麼人都應該像父子兄弟家人似的相愛。我們就犧牲全精力，全時間來做這樣的工作，來宣傳這樣的愛還嫌不夠呢？爲什麼你也要殺人……不，什麼人都是一樣。大家都是現社會制度底犧牲者……誰都沒有權利來殺人，誰都是父母生的血肉之軀，誰沒有像我們一樣的父母，兄弟，姊妹？那些人又有什麼罪呢……夠了，夠了。我們現在所能宣傳的愛，所能做到的愛，和那爲了憎恨相仇的緣故而流的血海比較起來，已經差得太遠，太遠了。爲什麼我們也要拋棄了愛，跟着別人去尋仇相殺呢……大心，我們不要再演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慘劇了。難道這樣的慘劇還演得不夠多嗎……難道別人犯了錯過，我們不但不去糾正他們，反而也要做做着他們再來犯一次嗎……別人犯了錯過，我們應該憐憫他們，我們應該用我們底愛來聖化他們，洗滌他們底罪過。我們應該原諒他們，教導他們，使他們能悔過自新……這才是我們底偉大的工作。要這樣才能夠建立起愛的人間來；要這樣真正自由平等的美滿社會才能夠實現在世界上；要這樣世間的罪惡才能消滅，而幸福底太陽才能以牠底光明來普照世界……如果人們對我們做錯了事，

虐待了我們個人，這算得什麼？我們要拿偉大的愛來感化他們，使他們失了人心的人也回過心來屈服於愛底勢力下，和我們攜手來做愛底工作！這才是我們應做的工作……如果只靠着殺，那麼，你殺人，別人又殺你，殺來殺去，人類底歷史也只是個殺字罷了……現在不要說殺了，我們只來說愛。如果殺能夠建立起崇高的理想，帶來人類的幸福，那麼爲什麼人類至今還會被囚在一個圈子裏互相吞噬，互相殘殺呢？夠了，夠了！殺得夠了！你不要去了！讓我們來開始那偉大的工作罷！我知道也許我們所能做出的是很有限，然而那工作是應該開始做的……大心，我底大心，你不要離開我了。」

熱情之火在她底胸中燃燒着，她底言語自然地湧了出來，像泉水一般，愈過愈急。她堅決地相信這是至理，他一定會被她說服的。

他並不說什麼反駁的話。實在，他也找不出一句話來反駁她了。而且他也不願在他們兩人底最後一次的會面中再爲那些不可挽回的事作無益的爭辯了。所以他竭力抑制自己，安靜他底波動得很厲害的心，掃去一切悲哀底痕跡，裝出快樂的笑容。

她快樂了。她以為他被說服了。他不會離開她了。於是她歡欣地低語說：「你是不走了！」

他用手撫摩着她底散亂了的頭髮，差不多淒涼地微笑說：「淑，不要說這些了。你底話自然是不錯的。然而我是不能改變我底決心了。想一想因我而死的張爲羣，我能夠逃避我底命運嗎？我如果能夠永遠和你生活在一處，我是多麼願意呵！你知道我是多麼愛你，然而唯其我愛你，把你當作生命般的愛你，我便應該勇敢地去接受我底命運，做一個值得你底高潔的愛的勇敢的人。你的一想要是我看見張爲羣那樣慘死，他底妻兒做了孤兒寡婦，而我卻苟且偷生地來陪伴你，那麼，這樣的人還值得你底高潔的愛嗎？從今後每天早晨起牀晚上睡覺的時候，一個背叛主義，賣掉同志的思想便來苦惱我，折磨我，使我感到良心上的痛悔，那麼我哪里還有精力來和你說愛情，說幸福，說光明的太陽，說自由的空氣，說美滿的世界，說美妙的青春，說充滿活力的生命呢？……你怎麼？……我底淑！不要說這個，……你怎麼？不要怕……說別的更快樂的事罷！……你怎麼？……」

她早已不能夠聽到他底話，她已落在冰窖中了。她抖得像一株在微風裏的白楊樹一樣。他緊抱着她，她口裏喃喃着說些他聽不清楚的低語，正如白楊樹葉底私語。

過了一些時候，她醒過來，她底憂愁的面容漸漸消失去，柔和的臉上又現出溫和的笑容來。她不再哭了。

本來女人底愛雖然常常是專制的，盲目的，誇張的，但其中也含得有很多母性的質素。只要她真正愛一個人，便可以像母親愛護小孩子一般地愛憐他，看護他，只要能夠獲得她所愛的人底幸福，縱然犧牲她自己底一切，她也甘願的。她想既然他是留不住的，那麼又何必再提這樣的事來傷他底心。爲了他，她已忘掉自己底痛苦了。她並不再想自己以後沒有了他怎樣能夠生活，她現在只想他沒有了她，如何能夠去就死。於是她又忘記了剛纔的一切，重燃起愛情之烈火，拉他坐在旁邊的一把藤椅上，自己偎在他底身邊，低聲向他絮絮地說那包含着無限的愛情，無限的溫柔，無限的美趣等等的情話。他們又沈醉在愛與被愛的純潔的快樂中了。月光溫柔地愛撫着他們，似乎也在羨慕他們底幸福。

「噫……」掛鐘敲了十下，李靜淑猛省地站起來，理着自己底髮髻，向杜大心說：「現在，你可以去了，我們底緣分算從此終結了。有了今晚的會面，我也就沒有什麼遺憾了。」她底態度很是安靜，而且似乎是無情的，其實在心裏，她正哭着血的淚。

杜大心知道這個，倒也有點留戀了。但略爲遲疑了一下，他終於站起來悽然說了一聲：「淑，我走了！」也不再看她一眼，連忙走下樓去。

站在欄杆前的她先聽着他底沈重的脚步走下樓，又看見他底瘦長的背影走過石路，開了鐵柵門，一逕向街中走去了。她還想看，但樓前那一株高大的桂樹遮住了她底眼睛。

第二十一章 「淑，我去了！」

明月依舊高掛在天空，馬路在月光中伸長出去，兩旁的步道上生着的森森的梧桐樹，很齊整地排列着。涼風吹透了杜大心底衫，似有寒意；路旁的桐葉受着風，知道快到深秋，也在互相低語。懸在路中的街燈在明亮的月光下倒顯得陰暗了，好像是一連串半明半昧的星羣。偶爾有一兩個行人，都是匆忙地走過去。這樣大的馬路上只剩了杜大心一個人。他很喫驚，怎麼會到了這樣的清涼的境界。他底緩慢的有節奏的腳步聲伴着微風過後桐葉底私語，算是在這幽靜的自然界中唯一的音樂，撫慰着他底靈魂，讓他沈溺在思索裏面。

他第一就想起「她」，永遠是「她」！他又把剛纔的事回憶了一番。他想她自己說過她已是屬於他的了，她愛他，她只愛他一個人，而且拿全個心來愛他。她願意爲他犧牲

她自己底一切。她是多麼溫柔，多麼慈愛，多麼美麗。他想到她底種種好處，他底臉上又露出安靜的微笑。他不僅記着她在過去爲他所做過的一切，而且他還想像着她在將來能夠爲他做的更大的一切。在他底腦筋裏又現出一幅將來的圖畫：他們兩人或是共同生活在都市的工人區域中，或是生活在安靜的，風景優美的鄉村裏，教育工人，農民以及他們底孩子，幫助他們，向他們宣傳自由平等的愛之福音。她和他分甘苦，共患難。她會拿她底那種優美的，寬厚的，偉大的精神去救濟人民。漸漸人民覺悟了。他們愛她，她也愛他們，他們會把她當作小母親……漸漸人民起來了……他感到莫大的快樂。在他底瘦弱的臉上便露出柔和的笑容。但後來他又一想：這是李靜淑底理想，怎麼會來到了他底腦裏！他覺得更可笑了。他知道自己底理想並不是如此的。

忽然他覺察出來在這寂靜的街道上，除了他底脚步声之外，還有一對沈重的脚步声。對面一個碩大的黑影迎過來，他看出這是一個背槍的印度巡捕。那人走近了，圓睜着怪眼把他打量了一下，便對面直撞過去。

他底心情改變了。剛纔的李靜淑底理想都烟消雲散，只剩下一個苦痛的遺跡。第一張爲羣底砍掉了半邊臉的圓頭出現在他底眼前；其次他又想起了明天的計畫。這兩個思想把他底一切未來的好夢完全打破了。他記着他今晚告訴過她的一切的話。他已經和她訣別，不但以後不能夠和她共同生活，連和她再見一面的機會也沒有了。他明天只有去就死，去赴那不可思議的死。她底一切都和他沒有一點關係了。明天他必須去死。這是不免的事。至於她以後或生或死又和他有什麼關係呢？因爲他明天就要死了。縱然她還在愛他，記念着他，死了的他卻一點也不能感到了。他一個人走向那無邊的，不可知的，奇怪的，也許還是可怕的死之路上了。

他想到明天晚上街道依然是這般靜寂，月光依然如水，桐葉依然在私語，涼風依然吹透行人底袷衣，背槍的印度巡捕依然睜着怪眼打量行人。可是他沒有了，他不復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了。他想這是不能夠的。爲什麼他一個人應該明天去死呢？她底話是不錯的，他爲什麼要去死呢？死，對於他自己，對於她，對於他底同志們，對於張爲羣底妻兒，對於

一切受苦的人又有什麼好處呢？他爲什麼又不該愛她呢？她愛他，那麼他底死對於她是何等的難堪了。他們爲什麼又不應該過着和平的宣傳生活呢？還有他底家裏的兄弟呢？他也要使他受着苦痛嗎？他也是如何愛他！

他覺到死會奪去了他底這一切心愛的東西。他陡然感到死之可怖了。實在他這時候真想從死之掌握下跳出來了。他覺得明天去刺殺戒嚴司令的計畫是完全錯誤的，愚蠢的，而且有害的。他決定把牠打消了。他興奮地回轉身，在浴着月光的馬路上加速了脚步。他要再回到她那里去，向她說明他底殺人的計畫打消了，他現在願意永遠陪伴着她，永遠不離開她。

不久他又立在她底住宅底門前。他從鐵柵門看那一座樓房。天井中的桂花開得正繁盛，生長着花草的土地以及中間的一道石路都被零落的桂花蓋滿了。金黃的，白的花瓣鋪滿了一地。階砌和牆角底縫隙裏發出各種秋蟲底叫聲。這時候人間的煩惱都安息了。自然正在大開她底音樂會。在右邊和左邊的樓房裏都有燈光。顯然是她沒有睡，李冷

也回來了。他想進去，但又不忍打破這安靜的空氣，打算明天再來。在門前凝立一會他又決然走開了。

他已經走出了這條馬路，要轉彎了，忽然看見遠遠地在電燈桿上掛了一個小的竹籠，裏面放着一個血淋淋的人頭，只有大半邊臉。這是張爲羣底頭。但他立刻明白這不過是幻象。耳邊又有人聲了：「我死，我一個人死也不要緊！」在他底潤溼了的眼邊，又看見大刀，槍彈，絞刑臺，監獄底圖畫。他明白了，他恍然明白了，他是一個被命運判定了的人，人間的幸福他是沒有份的，一切的幸福之門在他底面前都關住了。就是她，用了她底純潔的，偉大的愛，也不能改善他底命運，也不能使他再享受到人生的樂趣。死是終於要來的！縱然這一次他放棄了他底計畫，他逃避了死，那大刀，槍彈，絞刑臺，監獄終於會來的。和平的宣傳……也免不掉這樣的報酬。同樣是死，與其和平地像柔馴的羔羊被牽出去宰殺，不如起來做一個先下手的人……做一個替那許許多多受苦者復仇的人！明天他是要去死了。

他這樣一想心倒也平靜了，頭腦也就冷靜了。不過他還想在他未死之前再去見她一面。他又走到她底門前。黃的，白的桂花依舊不住地落。月光照在地上。右邊樓房裏已沒有燈光了，更沒有人聲。玻璃窗內掛着白紗的簾帷，遮住了屋裏的一切。蟋蟀叫得更淒切了。他靠着鐵柵門，一手握着冰冷的鐵欄，一手支着下頷，暫時沈醉在夢中。不知過了若干時候，從李靜淑底房裏發出來的鐘聲打破了靜夜底岑寂，在這安靜的空氣中盪漾不散。這鐘聲是何等淒慘！在他聽來，好像是報喪鐘，在報道他底末日底來臨。他知道這已是中夜，久留在這裏也沒有用處，便走了。臨去時他輕輕敲着鐵柵，低低叫了兩聲「靜淑」，然後流下兩三滴眼淚，用極其淒楚的聲音說了最後的一句話：「淑，我去了！」

杜大心走了四五步，還回過頭來看，但終於決然去了，永遠去了。沿途一切都沒有了。一雙明澈的，無所不照的大眼睛追着他，半空中有人在大聲說：「我死，我一個人死也不要緊。」

這時候在如水的月光下，在安靜而芳香的空氣中，在掛了白色簾帷的樓房裏，李靜

淑柔和地睡在牀上，做了一個十分悽楚的夢，在夢中她底潔白的柔嫩的臉上留着晶瑩的淚珠，她是在哭了。然而她不會知道她所鍾愛的人今晚自離開她以後，又懷着兩種完全異樣的心情，兩次徘徊於她底門前！

這天晚上，兩點鐘時有人在敲朱樂無家底後門，朱樂無從夢中驚醒起來，親自下樓開了門。出乎意料之外的，他發現這來人是杜大心。他和杜大心進了房，問他底同志爲什麼來得這樣遲。杜大心不開口，只是冷靜地微笑着。在他底朦朧的睡眼中，杜大心底瘦臉是異常美麗，異常光輝，異常莊嚴！他當時頗覺驚異，但他也不曾十分追問。一直到第二天晚上讀杜大心底遺書的時候，朱樂無才明白這是什麼緣故。

第二十二章 滅亡

第二天早晨七點鐘左右，杜大心走了。他交了一個小紙包給朱樂無，囑咐他在這天晚上拆開。

這晚當戒嚴司令遇刺的消息傳遍S市的時候，朱樂無拆開了杜大心底紙包，裏面有五元的鈔票二十張，共是一百元。另外有三封信，一封是致同志們的遺書，是以殉道者底精神和他底同志們談主義和運動的事，並且解釋他爲什麼要去死。致朱樂無的信上說到他身後的事，請他把一百元交給張爲羣底妻子，並請同志們不時去幫助她們母子，又託他到Y區取回他底行李，其中除了幾部從朋友們處借來的書請他分別代還外，其餘的書籍都請他送到李靜淑處。他底二十多本詩文和日記底遺稿都請他代爲焚燬。另外還有一封信是給李冷兄妹的。

朱樂無一一照着他底話做了，不過有一點卻違反了他底死友底意思。他並不會焚燬他底遺稿。他經過他們團體底討論後，把杜大心底遺稿編成一厚冊，以團體底名義出版了。依杜大心底從前底意思名為生之懺悔，在這書前面朱樂無替杜大心著了一篇傳記。並且把他底遺書也載了出來。朱樂無在那篇傳記中說，本書裏面雖表現着對於人類的深刻的憎恨，但作者底憎恨底出發點乃是一個「愛」字。他說，最好的證據，就是作者終於為愛而死的事實。這自然是朱樂無底個人的意見。至於真正事實是否如此，除了朱樂無和李靜淑外，就沒有人知道了。並且為愛之故而必須殺人這理由，更為一般讀者所不能瞭解。不過知道杜大心的人，為了這部書卻也流了不少的眼淚。大學教授袁潤身也因偶然的機會，得把生之懺悔讀過一遍，他底批評是：根據本書看來，他從前疑心杜大心有神經病的話，果然是不錯的。

這天晚上一個驚人的消息傳遍了S市。在緬商會歡燕戒嚴司令的席上一個冒充

新聞記者的不知名的青年向着戒嚴司令放了四槍。戒嚴司令底肩受了微傷，但他底一個馬弁被打死了。兇手也用剩下的一顆子彈打進自己底腦裏自殺了。

兇手底頭被砍下來，裝在竹籠裏，掛在車站前的電桿上示衆。

戒嚴司令並沒有死，幾天以後就恢復了健康。他勃然大怒，說商會會長構通敵人暗害他，就把商會會長扣留起來。結果商會會長報效了五十萬軍餉，買回了自己底自由。

戒嚴司令並沒有死。他正在慶幸因了杜大心底一顆子彈，他得了五十萬現款，他底幾個姨太太也添了不少的首飾。然而杜大心底頭卻早已化成臭水，從電桿上的竹籠中滴下來，使得行人掩鼻了。

杜大心就這樣地滅亡了。但他也不是白死的。在他死後一個多月的光景，他底足跡常到的那一所BW路的洋房底鐵柵門便加上了重鎖。五年以後在S市紡織工人大罷工裏，工人佔據了工廠，使各廠主不得不屈服。而這次大罷工運動的主動人物乃是一個

深得工人們底敬愛的青年女郎。據說她就是李靜淑。